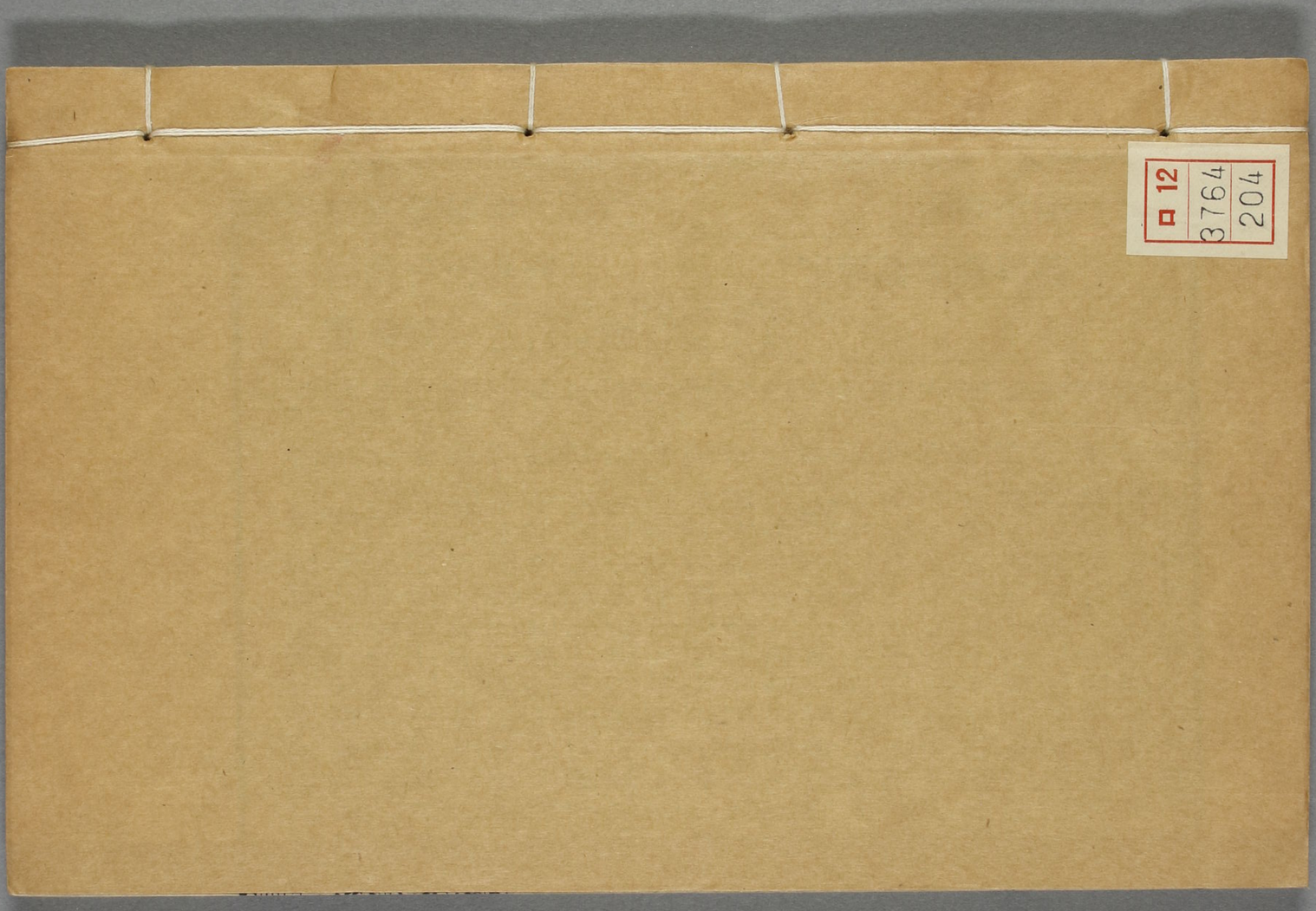
□ 12
3764
204

D12
3764
204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九

南菁書院

論語古注集箋一

吳潘維城朗如著

學而第一〔釋文凡〕〔箋〕漢石經每篇計章在後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注〕馬曰子者男子通稱也謂孔子也王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也誦習無廢業所以爲說懌也集解○釋文亦說音悅注〔箋〕子者白虎通號篇云丈夫之通稱崑山顧炎武同通稱尺證反說懌音亦〔箋〕日知錄曰周制公侯伯子男爲五等之爵而大夫雖貴不敢稱子春秋自僖文以後執政之卿始稱子其後匹夫爲學者所宗亦得稱子老子孔子是也孔子弟子惟有子曾子二人稱子閔子冉子僅一見又曰論語稱孔子爲子蓋夫子而省其文門人之辭也亦有稱夫子者不直曰子而加以夫避不成辭也江都汪中述學別錄云古者孤卿大夫皆稱子子者五等之爵也周官典命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大行人大國之孤其禮眡小國之君春秋傳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則子男也子男同等不足以並稱故著子去之子單子列國則高子國子是也王朝則劉子單子列國則高子國子是也王

未下七九
191.9
贈寄
91-237

生稱子沒配謚稱公列國生稱子沒配謚亦稱子此其別也
稱子而不成辭則曰夫子夫者人所指名也春秋傳夫圄謂
君夫豈不知服云夫謂鬬伯比夫石猶生我服云夫謂孟孫
夫不惡女乎服云夫謂大子
凡爲大夫自敵以下皆稱之
之二子親爲其諸父而曰夫
故知爲大夫者例稱夫子不
人稱之曰子曰夫子後人沿
其始者曰皇疏引說文云開
文爾雅釋詁粵于爰曰也那
作敷云覺悟也从教从冂冂
敷省習說文云數飛也大戴
大藝賈誼新書引容經云小
學之大者言鄭君禮記學記
毛奇齡論語稽求篇曰學者
語述何曰學謂刪定六經也
乃述堯舜三王之法垂教萬
也說者周易序卦傳云入而
李鼎祚集解引虞翻注兌爲
江都焦循論語補疏曰當
不俳不發時也中人以上可
時也求也退故進由也兼人
故退時也學者以時而說此大

學之教所以時也維城案禮記學記云雖有嘉肴弗食不知
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敦
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
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學半其此之謂乎鄭注言學人乃益
己之學半釋文學學上胡孝反下如字學人胡孝反又音教
孔疏上學爲教音敷下學者謂習也謂時習也孔雖以時習
專屬下學字據說文云學篆文斆省則斆學爲一字故記引
兌命並作學學而時習之當兼教言下文有朋自遠方來乃
極言其教之廣自反自強皆所謂時習也時習則知其善故
說也不亦高郵王引之經傳釋詞云凡言不亦者皆以亦爲
語助不亦說乎不
說乎也後放此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注包曰同門曰
朋集解文選古詩十九首注引作鄭曰○釋文有朋蒲弘反
有或作友非亦樂音洛譙周云說深而樂淺一云自內曰
悅自外
(箋)
曰樂
朋說文以爲古文鳳云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
朋黨字有釋文云或作友者武進臧庸拜經日
記云白虎辟雍篇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
朋友之道也又易蹇正義周禮司諫疏並引鄭康成此注云
同門曰朋同志曰友考班孟堅引用多魯論包鄭所注亦魯
論然則魯論舊本作朋友自遠方來陸氏所見本有作友正
與班鄭等合特友字當在朋下何晏作有朋未知所據所采
包注原本當亦有同志曰友一句因經作有故節之臨海洪

顧炎武讀書叢錄又據文選陸機挽歌友朋自遠方李善註引論語爲證謂有當作友僎師武億羣經義證云釋名友有也相保有也友有同用或作友與古傳本合未可云非長洲宋翔鳳樸學齋札記曰大司徒鄭註同師曰朋皇疏云同處師門曰朋同執一志曰友朋猶黨也共爲黨類在師門也是朋爲同處師門之稱此云相爲黨類而來受業故曰有朋自遠方來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定公五年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卽有朋自遠方來也樂者史徵周易口訣義兌象引鄭眾云樂卽有朋自遠方來之虙所以君子樂之美者莫過於尚詩書敎習道義敎之盛也樂在斯焉論語述何曰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記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友天下之善士故樂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注鄭曰慍怨也釋文不慍紆云也問反鄭云應善薩本行經音義引倉頡篇恨也並與鄭訓怨義近嘉定錢坫論語後錄曰夫子曰莫我知也不怨天不尤人是鄭說所本君子者白虎通號篇云或稱君子何道德之稱也君之爲言羣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論語述何曰禮中庸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又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傳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蓋夫子述詩書禮樂文辭有可與人共者不獨有也至于作春秋筆削則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故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儀徵阮元揅經室集曰學兼誦之行之爾雅貫習也轉註之習亦貫也時習者事也聖人之道一以貫之義與告曾子同言聖道壹是貫行非徒學而識之兩章對校其義益顯此章乃孔子敎人語卽生平學行始末也故學必兼誦行其義乃全注以習爲誦習失之朋自遠來者孔子道兼師儒周禮司徒師以德行敎民儒以六藝敎民各國學者皆來從學也蓋學而時習未有不朋來聖人之道不見用於世所恃以傳於天下後世者朋也人不知者世之天子諸侯皆不知孔子而道不行也不慍者不患無位也學在孔子位在天命天命既無位則世人必不知矣此何慍之有乎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者此也易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卽此道也此章三節皆孔子一生事實故弟子論撰之時以此冠二十篇之首也二十篇之終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與此始終相應也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注鄭曰孝爲百行之本言人之爲行莫先於孝釋文孝弟大計孝經三才章正義鮮寡也反本或作悌下

同而好呼報反下同鮮仙（箋）有子禮記檀弓注孔子弟子有若鄭君篇目弟子云魯人潛夫善反少也鄭云下同論志氏姓篇有歸姓孝說文云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弟說文云韋束之次之次弟也禮記曲禮正義云弟者事長次弟之名陸云本或作悌說文無悌字弟正字悌俗字也犯上皇氏熊氏並以上爲君親犯爲犯顏諫爭邢疏非之論語補疏云漢書藝寬饒傳云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奸顏師古音干又敘傳云初成帝性寬進人直言是以王音翟方進者繩法舉過而劉向杜鄴王章朱雲之徒肆意犯上後漢書荀彧亦云田豐剛而犯上爲犯顏而諫古之通義也皇熊知古人事君之禮故用以解此鮮易繫辭傳釋文馬鄭王肅云少也寡說文亦云少也二字同義故鄭訓鮮爲寡偃師武億經讀考異云近讀以其爲人也孝弟句愚謂其爲人也當絕句孝弟連下讀語勢自順仁和翟灝四書考異云詩大雅思齊正義孝經事君章疏俱引論語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注包曰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成也集解○釋文（箋）作亂者本與音餘（箋）禮記表記云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鄭注亂謂違廢事君之禮阮元撰經室集曰論語孔子稱子外

惟有子曾子稱子諸弟子以有子似夫子而欲師之惟曾子不可强故論語次章即列有子語於曾子之前其言益兼乎孝經春秋之義此即似夫子者也孔子道在孝經孝經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最重之事順其道而布之天下封建以固君臣以嚴守其疆虐保其祭祀永無奔亡弒奪之禍即有子所云孝弟之人不犯上不作亂也使人人不犯上作亂則天下永治矣惟不孝不弟不能如孝經之順道而逆行之是以子弒父臣弒君亡絕奔走不保宗廟社稷是以孔子作春秋明王道制叛亂明褒貶春秋論之於已事之後孝經明之於未事之先其開相通之故則有子此章實通徹本原之論其列於首篇次章宜也又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本立而道生句乃古逸詩也君子務本節乃孔子語也說苑建本篇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生又後漢書延篤傳云夫仁人之有孝本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謂始元終麟仁道備矣論語述何亦本此爲說云本立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篤以此節十九字與孝經十四字同引是兩漢人舊說皆以爲孔子言矣堯舜之行本乎孝弟夫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相表裏也維城案篤傳引此節不與上節爲一章所謂斷章取義也寶應朱彬經傳考證則云仁即人也論語觀過斯知仁矣後

漢書吳祐傳引作人無求生以害仁唐石經仁作人元和江
聲論語竢質亦云仁讀當爲人古字人仁通其爲人之本正
應章首其爲人也孝弟句不知六書段借
之法徒泥仁爲仁謚字紛紛辨說無當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注〕包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
皆欲令人說之少能有仁也集解○釋文鮮息淺反力呈反人說音悅王曰巧言無
實令色無質皇〔箋〕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巧言令色難于仁矣
疏〔箋〕逸周書官人篇巧言令色皆以無爲有者
也禮記仲尼燕居篇云給奪慈仁鄭注巧言足恭之人似慈
仁夫曰似慈仁則非眞能慈仁矣論語述何曰此篇首記夫
子論學次及論仁因辨巧言令色之非仁巧言令色舜禹所
畏乎巧言令色爲
不仁者遠益本此

曾子曰〔注〕馬曰弟子曾參也集解○釋文曾子所金反又七南反吾日三省吾身
〔注〕鄭曰思察己之所行也釋文三息暫反又如字省悉井反視也鄭云云〔箋〕錄曰荀
于云參省卽此四書考異曰大戴禮立事篇記曾子之言曰
日旦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歿其身亦可謂守業矣似卽三省

言而記者之詳略殊
爲三當讀去聲爲正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釋文爲于僞反又如字〔注〕鄭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周易蹇正義〔箋〕說文
慮難曰謀又云忠敬也詩文王正義謀者主忠同門曰朋同
志曰友公羊定四年傳疏引倉頡篇文海窻陳鱣曰漢書司
馬遷傳李陵非汝同門之朋同志之友乎義通于此傳不習乎〔注〕鄭曰魯讀傳爲專今
從古釋文傳不直專反鄭注云案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
正凡五十事鄭本或無此注者然皇覽引魯讀六事則
無者非也〔箋〕陳鱣曰釋文下采鄭注魯讀云云有不引鄭而
後皆放此〔箋〕直載其辭者故於此起例謂放此者皆鄭注也
臧在東曰魯讀傳爲專者釋文條例引云其始書之也倉卒
無其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爲之趣于近之而已受之者非
一邦之人人用其鄉同言異字同字異言于茲遂生矣此傳
字从專得聲魯論故省用作專鄭以古論作傳於義益明故
從之長洲宋翔鳳論語發微曰孔子爲曾子陳孝道而有孝
經孝經說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則曾子以孝經專門名其
家故魯論讀傳爲專論語述何曰忠信所以進德則
遠於巧言令色矣傳六經之微言大義也習時習也

子曰道千乘之國〔注〕馬曰道者謂爲之政教也司馬法六尺爲

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
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城居地方三百
一十六里有奇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
過焉包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
爲井井十爲乘百里之國者適千乘也馬融依周禮包氏依
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集解○釋文道音導本或作導包
同千乘大國之賦也司馬法云治也注及下同千乘繩證反注
兵周禮司馬掌征伐六國時齊景公時有司馬曰穰苴善用
附穰苴於其中凡一百五十篇號曰司馬法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兵法
之殘反之封甫用反又如字雖大賦絕句一本或云雖大國
之賦包依王制孟子王制
及孟子皆以百里爲大國鄭曰司馬法云井十爲通通十爲
成山正義成方十里左成元年傳正出革車一乘詩信南山
傳正義周禮小司徒疏無
出字匠人疏作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小司
徒疏

〈箋〉原稿闕五字論語釋故曰周官之法以田令賦以賦出軍
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
千乘大夫百乘者賦法也定賦之法有二一以人計九夫爲
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謂
匹馬邱牛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
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備具謂之乘馬之法
騶洞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
居園囿術路三分去一三萬六千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
馬四千匹兵車千乘灘洲小司徒所謂上地家七人可任也
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
任也者家二人者也一以家計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
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出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
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革車
十乘十終爲同方百里革車百乘騶牛三百一十六里有
畸而得千成十萬井三十萬家革車千乘士萬人徒二萬人
魯頌所謂公車千乘公徒三萬也以人計者爲共賦之法以
家計者爲出軍之法其實不殊周制封國公五百里侯四百
里伯三百里謂之成國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不成國自伯而上雖
大宗伯云七命賜國五命賜則是也千乘之國自伯而上雖
五百里之公其軍賦亦不過此子則二百里之地出車四百
乘男則百里出車百乘而已論語後錄曰坊記曰制國不過
千乘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

法也千乘卽千甸也古者甸乘同字周禮稍人掌令邱乘之政令注邱乘四邱爲甸甸讀與維禹甸之之甸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甸甸訓爲乘是甸與乘通又小司徒注云六十四井曰甸或謂之乘甸者四邱邱者四邑以四井爲邑之法例之則甸當六十四井也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有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樵汲五人計一乘爲一百人輕車七十五重車二十五兵車輕車是也然則千乘之國舉十萬之衆矣非公侯之封何足以當之馬義爲長宣城梅沖然後知不足齋答問亦曰古者甸字當乘字當之馬義爲長宣城梅沖然後知不足齋答問亦曰古者甸字當乘字則乘出於甸可知司馬法獻百爲夫夫九爲井井百爲成成出革車一乘卽地官之四邱爲甸而出長轂一乘也蓋一成而三分去一實出賦六十四井適得四邱之數漢書刑法志與周禮合證之字義又合是六十四井出一乘固古之定制包氏乃有十井一乘之說於一成百夫之地才十之一又於經傳無證人之或疑馬氏而存包氏者則以有孟子之說耳依馬氏則千乘之地乃爲方百里者十開方計之爲百乘之家核其車數人數並不能所稱方百里之大國僅爲百里之大國僅爲備一軍如包氏則十井出一乘方百里者萬井適得千乘人以其合於孟子不能不存其說然計兵車一乘必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共百人千戈備具百里之地三分去一僅六千四百井以六

千四百井出千乘是六井有奇出一乘也六井有奇不過五十餘家以家出一人計之則人數僅及一乘之半而令供半馬兵甲等項爲包氏之百姓者何罪乎是包氏不過以孟子有大國百里之言又聞大國千乘之說因作此算法以合之不知孟子明云嘗聞其略實未見舊籍且孟子意在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既使大國止於百里必不使復有三軍準前制而不過萬人此孟子之意也二者本不相謀焉可以千乘之大國合於方百里之大國乎究而論之諸侯大國千乘原不爲多夫天子萬乘如馬氏說則王畿千里適得萬乘先王定法自以王畿爲主天子百同萬乘大國十同千乘大家一同百乘以十遞降亦是自然一定之法且孟子亦嘗言萬乘千乘百乘乘矣萬取千千取百乃是方千里百分之一何必如此懸絕乎故孔子並無以大國千乘爲過制之意總之千乘之地必須方百里者十包氏以方百里者一當之則萬萬不可必須力闢者也此皆主馬氏說者也桐城方觀旭論語偶記曰近時經師從馬氏案泰伯篇曾子曰可以寄百里之命謂攝國之政令先進篇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謙不敢當千乘之國則千乘之國爲百里甚明論語發微曰公羊何休說鞏伐十井爲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七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此與包義同孟子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此一乘有士十人也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此一乘并數士十人

徒二十人也春秋之法盡大國之地所賦車徒之數止此多於此者則在所損故論語言治國以千乘矣論語述何曰春秋述三代之制大國地方百里有萬井十井而賦一乘故曰千乘臨海金鶚求古錄曰以開方法計之方里而井百里之國計有萬井萬井而出車千乘則十井一乘矣哀十二年公羊傳注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此一證也孟子大國地方百里以出稅之田言非以封域言也馬鄭皆據司馬法言司馬法未必眞周公之制所言與孟子不合信司馬法何如信孟子邪此皆主包氏說者也維城案主馬氏者古文家說也主包氏者今文家說也故二者不同上元陳懋齡經書算學天文考曰融依周禮以大司徒有諸公方五百里云云包依王制孟子以公侯皆方百里也二說可以通融然包氏以十井爲一乘方一里者百爲一乘方十里者百爲一封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爲千乘其數適足相當馬氏以一封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爲千乘之國則開方之法不可不講邪疏以中方三百方爲方百里者三三而九則爲方百里者九又以方百里爲六分埤一西南兩邊長闊皆三百一十六里餘邊牆一百四十四里不盡開也算術干乘之國地干成方十里置一成地十里以里三百步乘之得三千步重張相乘得九萬步又以干成乘之得積九十億步以開方除之得數以里三百步爲法除之得三百一十六里不盡六十八步歙汪萊干乘之國解干乘之

國是合境而出之乃方二百里之小國攝乎大國之閒而生畏者試取司徒司馬載師匠人之文而約計之方二百里其地四同同萬井九萬夫城郭宮室涂巷等三分去一上地中地下地通率二而當一實受田者三萬家置一同於中去二萬五千家爲一鄉一遂凡三百三十三乘三分乘之一餘五千家廛里場圃之等九者各去五百家餘五百里從後計外周四面合三同造都鄙卿三致仕卿三宜殺于王卿約方四十里親公子弟地從卿數又宜減於王親約二凡一百二十八乘大夫五致仕大夫五約方二十里疏公子弟地從大夫數約三凡五十二乘餘一同二終爲十萬八千夫三而當一實受田者三萬六千家通前五家分處公邑出車從鄉遂凡四百八十六乘三分乘之二合干乘云此又在馬包二家之外者

敬事而信注包曰爲國者舉事必敬愼與民必誠信也說之

集箋易乾文言曰貞固足以幹事李氏集解引何妥曰貞信也君子堅貞正可以委任於事故論語曰敬事而信故幹事而配信也

節用而愛人注包曰節用者不奢侈也國以民爲本故愛養之也

集解毛奇齡四書賸言曰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而周官均人又以豐凶較公旬之政豐

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此云使民不止公旬有卽以農事使民者如三日于耜四日舉趾則使民耕植之時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則使民刈穫之時龍見而畢務火見而致用則使民興築之時仲冬斬陽木仲冬斬陰木則使民樵采之時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則使民謹出入脩橋道之時故春秋傳曰凡啟塞皆當從其時也又漢食貨志古有入民出民皆有官使之卽此年入學三年賓興亦引論語此文爲說故知王制周禮所言并左傳所謂蒐苗獮狩皆於農隙以講事均不足以賅使民也論語述何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者天子敬天事諸侯敬王事乾爲敬爲信謂法天也禮王制家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大國萬井三分去一爲六千六百六十六井不盡助法八家同井可受五萬三千三百二十八夫不盡一家八口計四十二萬六千六百二十四口諸侯有分土無分民民眾地寡則自狹鄉徙之寬鄉大國諸侯祿田三萬二千畝若漢時三百二十戶耳易訟二交邑人三百戶舉大數謂天子上大夫受地視侯也朝聘貢獻祭祀摧秣之屬咸出其中軍旅之歲民間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故春秋譏初稅畝用田賦作邱甲城築必書皆重民也人謂大臣羣臣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

以學文注馬曰文者古之遺文也集解鄭曰文道藝也釋文則本亦作悌汎愛孚劍反行有下孟反注弟子儀禮士相見禮下云觀其行同學文馬云鄭云箋曰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賈疏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者謂七十致仕之人依書傳大夫致仕爲父師士致仕爲少師教鄉里子弟雷次宗云學生事師雖無服有父兄之恩故稱弟子也云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者幼與老對此幼卽弟子之類孝弟事父兄之名是人行之本故云言孝弟於父兄是弟子爲學者之稱又幼者之通稱也子罕篇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而此乃以事父兄分屬出入者孝經云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一則就百行之本言之故云入一則就推暨者言之謹說文云慎也汎左襄二十八年正義引作氾楚辭卜居將氾氾若水中之鳧乎王逸注氾氾普愛眾也說文氾濫也段注引論語此文謂假汎爲氾論語述何曰此因上文孝弟忠信愛仁而類記之文者字之始誦法六經先正聲音文字謂小學也四書賸言曰姚立方云文字也非詩書六藝之文言弟子稍閒使學字耳說文文交畫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箋子夏篇目弟子云溫國卜商論語後錄曰漢書地理志溫故國屬河內郡河內衞地

也故家語以爲衛人氏於事小應劭說賢賢易色漢書李尋傳顏師古注賢賢尊上賢人易色輕略於色不貴之也常熟陳祖范經咫曰此主夫婦一倫言賢賢如闕雎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車舝之辰彼碩女令德來教易色如所謂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在婦爲嫁德不嫁容在夫爲好德非好色也樸學齋札記亦據闕雎序爲明夫婦之倫論語述何曰賢賢者同德也易讀如易知則有親之易六經之道造端乎夫婦詩桃夭灼灼其華喻色也有蕡其實喻賢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首舉之**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箋說文竭負舉也論語竣質曰說文竭盡也經傳以竭爲偈譌字而以竭爲竭說文云詣送也**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注王曰言能行此四者雖云未學而可謂已學也皇疏箋論語述何曰此四句亦因上三章言信而類記之子夏言學必以行爲本也後世有僅明小學而不知大學者子夏之所謂未學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箋重說文云厚也左襄三十一年傳有威可畏謂之威論語竣質曰固嗇陋也嗇陋則不莊重學則可以救其嗇陋斯不固矣不固則莊重則威嚴矣此下別爲一章當別有子曰字子罕篇所記可證也**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注鄭曰主親也憚難也集解○釋文毋友音無本亦作箋論語述何曰憚徒旦反難乃旦反箋曰學以忠信爲本此因忠信而類記之論語補疏曰親忠信之人無友不如己之人兩相呼應皇侃解作忠信爲心百行之主殊鄭義中論貴驗篇君子不友不如己者非羞彼而大我也不如己者須已而植者也然則扶人不暇將誰相我哉吾亦無日矣憚說文云忌難也一曰難也改更也衛靈公篇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故君子貴勿憚焉

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箋論語述何曰愼終者先君有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故天子以祖配天諸侯及其大祖大夫繼別爲祖孝治之本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注鄭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字子禽也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字子貢也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爲治邪集解○釋文子貢本亦作贛音同之與音餘下之與同抑與上於力

反陳亢音剛又苦浪反〔箋〕論語後錄曰亢陳子車之弟齊諸
必與音預爲治直吏反〔箋〕陳也說文解字有伉云人名論語
有陳伉許君說古文論語是季氏篇陳亢問於伯魚古文正
作伉也作亢者字省通用經左暄三餘續筆曰陳子禽漢書
古今人表孔門弟子陳亢一人三見一作陳亢一作陳子禽
一作陳子亢子貢漢石經作贛史記弟子傳曰孔子適是國必
竢質論語後錄並云當作贛說文貢獻功也贛賜也論語
聞其政又田叔傳贊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維城案說
文云邦國也漢高祖名邦故史公諱邦爲國漢人引經多如
此抑與漢石經作意予論語後錄曰說文解字云卬按也俗
加手作抑是抑正字意借字詩十月之交抑此皇父抑鄭讀爲意
爲意知兩字通

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注〕鄭曰
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願求與爲
治也〔集解〕〔箋〕温猶温温也詩小宛傳云和柔貌良說文云善也
解名云量也量力而動不敢越限也恭說文云肅
也賈誼新書接遇慎容謂之恭儉說文云約也禮記樂記正
義恭謂以禮自持儉謂以約自處讓古作攘說文云推也書
堯典正義引鄭注推賢尚善曰讓說文言部讓相責讓非此
義其諸公羊桓六年傳其諸以病桓與何休注辭也經傳釋

詞云擬議之辭也讀書叢錄又引閔元年傳其諸吾仲孫與
僖二十四年傳其諸此之謂與宣元年傳其諸爲其雙雙而
俱至者與十五年傳其諸則宜於此變矣謂是齊魯閒語韓
詩外傳十云君子温儉以求於仁恭讓以求於禮得之白是
不得自是論衡知實篇曰陳子禽問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
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
得之温良恭儉讓尊行也有尊行於人人親附之人親附之
則人告語之矣然則孔子聞政以人言不求而自知之也維
城案禮記樂記云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
謙者宜歌風温良而能斷者宜歌齊讓義近是人未有兼
此五德者夫子兼之故得聞列國之政也論語述何曰禮經
解引夫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温詩教也良樂教也恭儉
讓禮教也與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易書春秋之旨己賅之矣
反是罵其政亂可知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安上治民
莫善于禮禮云王者陳詩以觀民風不下堂而見天下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箋〕禮記坊記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
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鄭注不以己善駁親之過大戴
禮本孝篇孝子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漢書五行志京房
易傳曰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子三年不改父道思慕不皇

亦重見先人之非師古曰言父有不善之行當速改之若惟
思慕而已無所變易是重顯先人之非也一曰三年之內但
思慕而已不暇見父之非故不改也論語後錄曰道謂父之
臣與父之政三年居喪之歲也能終喪不改父之道則孝可
知論語發微曰道治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謂繼體爲政者
也若泛言父之教子其道當沒身不改難以三年爲限惟人
君治道寬猛緩急隨俗化爲轉移三年之後不能無所變易
然必先君以正終後君得有誅閹不言之義苟失道而死則
爲誅君其子已不當立何能三年無改也按七略春秋古經
十二篇經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古經十二篇老左氏之學
無傳士所傳經十一卷者出今文家繫閔公篇於莊公下傳
士傳其說且子夏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傳曰則曷爲於其封
內三年稱子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見公羊閔二年
傳何注唐石經穀梁傳分十二卷用范甯本此亦晉人不知
師法而妄分也論語微言與春秋通明三年無改之道以示
繼禮爲政之法而孝道以立孰謂七十子喪而大義遂乖乎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
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注馬曰人知禮貴和而
每事從和不以禮爲節亦不可行也集解〇翟文信
解〇案易繫辭傳曰履以和行元和惠棟周易述云履者禮也論
語云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行也履以和行
謂以禮節之而行也又周禮序官亦云乃立春官宗伯使帥
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賈疏云樂主和同禮主簡別
案樂記云樂勝則流禮勝則離鄭云離謂析居不和恐其不
和是以禮言和論語云禮之用和爲貴也維城案寓簡別於
和同之內斯禮無不可行者矣
亦不可行也漢石經無可字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注包曰恭不
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於禮也集解〇釋文信
及注同又如字近附近之近下
遠恥于萬反
一言以此操之義之言我也維城案義古作誼誼說文云人
所宜也从言从宜曲阜桂馥札樸據左哀十六年傳復言非
信也杜注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之不顧道理謂不顧道理則
信不近義故曰非信說苑修文篇引信近於義二語作孔子
語恥說文云辱也辱恥也是二字同義泰伯篇云恭而無禮
則勞禮記仲尼燕居云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勞與給皆可恥
辱者也禮記表記云恭以遠恥又云恭近禮蓋近此則遠彼遠此則近彼禮與恥辱適相反也**因不失其親**

亦可宗也〈箋〉因詩皇矣因心則友傳親也箋云王季之心親親而又善於宗族正義曰周禮六行其四曰姻注姻親於外親是因訓爲親乃姻之省文說文姻壻家也女之所因故曰姻从女从因因亦聲是姻本爲因孳生字故得省作因羣經義證云野客叢書引南史王元規曰姻不失親故古文尚張說之碑同又徐鍇說文通論禮曰姻不失其親故古文尚女爲妻肖古貴字也皇邢二疏失之皇本宗下有敬字鎮洋彭兆蓀潘衍桐筆記曰此章皆有韻文古無四聲復與辱固韻義與禮亦韻也宗古訓尊當有尊音春秋傳伯尊或作伯宗故與親爲韻易林大壯之兌嵩高岱宗峻直且神是其證皇本似涉孔注而誤衍一字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注〉鄭曰學者之志有所不暇也集解〈箋〉君子食無求飽儀禮公食大夫禮疏引作學者食不求飽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箋〉說文敏疾也愼謹也有道有聖人者而求其是也漢石經也已作已矣之道者正說文云是也謂就有道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

好禮者也〈注〉鄭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賤爲憂苦也集解○釋文無諂勅檢反而樂音〈箋〉說文讇諛也从言閻聲諂或省論語洛注同好呼報反〈箋〉後錄曰立容辨卑無讇春秋繁露讇順主指是用正字此用省字唐玄宗孝經諸侯章注無禮爲驕疏謂陵上慢下也史記弟子傳引貧而無諂二語倒置未若貧而樂弟子傳引作不如貧而樂道樂下有道字司馬遷從孔安國問古文尚書史記所載當是古論後漢東平王傳論亦作貧而樂道據鄭樂謂志於道是鄭本無道字陳鱣謂鄭據魯論故無道字臧在東曰雖也篇云回也不改其樂義本可通故鄭不定從古以校魯也論語後錄曰坊記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寡者小其幾矣是讀樂爲周禮司樂之樂義可兩通論語孰何曰董子云安處善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顏子居陋巷而樂道帝王之道周公相成王而思兼三王之禮貧富不同其揆一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曰釋文如切治骨曰切磋七多反治象曰磋以成器譬如學問以成德也可與鄭義相發明但未及琢磨耳爾雅釋器云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詩疏引孫炎注云

治器之名釋訓云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脩也寶應劉台拱論語駢枝據此謂三百篇古訓古義存者僅此二句則此章問答之旨斷可識矣盖無諂無驕者生質之美樂道好禮者學問之功夫子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而七十子之徒獨稱顏淵爲好學顏淵而下穎悟莫若子貢故夫子進之以此然語意渾融引而不發子貢能識此意而引詩以證明之所以爲告往知來集解及皇邢二疏並未分明論語述何云古文衞宏以此詩爲美衞武公以禮自防大學云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子貢貨殖聞夫子言始以禮自脩也嘉定陳詩庭讀書證疑曰切磋琢磨皆磨器之名故雅訓並列爾雅釋文切本又作鞮說文鰼齒差也讀若切差卽磋字廣雅三差磨也說文鰼齒也動作切切也是切義同屑而當訓爲磨京房易繫辭傳注磨相礪切也是古義以切爲磨琢亦磨也太平御覽引韓詩如錯如磨易說卦傳八卦相錯李鼎祚注錯摩也詩他山之石可以爲錯說文作厝云厲石也是琢亦爲磨此義廣雅疏證言之甚詳可補諸家所未及論語後錄曰磨應作礳陸德明本作摩非是磨者礳之省耳說文解字無磋字玉部有瑳云玉色鮮白也疑卽是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箋〉論語述何曰詩止乎禮者也自脩之功進而無已故曰來者子貢好學亞於顏氏矣已漢書宣帝紀注云語終辭也經傳釋詞曰已爲語終辭則與矣同義連言之則曰已矣猶乎與哉同義連言之則曰乎哉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注〉王曰但患己之無能知

集解○釋文患不知也本或作患已不知人也俗本妄加字今本患不知人也〈箋〉中論考僞篇引者字患不知人也釋文作患已不患句知下有盖與里仁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先進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語意相同今邢疏本作患不知人也人字淺人所加維城案邢疏本無王注皇本有之今據注意則釋文所云本或作患己不知人也似卽王本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十

南菁書院

論語古注集箋二

吳縣維城朗如著

爲政第二 釋文凡二十四章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注〕鄭曰德者無爲譬猶北辰之不移北極謂之北辰文選運命論註集解○邢本作包注此求用反鄭作拱俱用反拱手也猶北辰之不移○釋文衆星拱之也從皇本○

辰之不移本或作譬猶北極謂之北辰文選運命論註

拱拱手也〔箋〕爲政者謂爲人君也德說文作悳云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北極謂之北辰爾雅文餘姚邵晉涵爾雅正義云諸儒釋北辰者多異繫辭傳易有太極馬融注北辰也易言太極是生兩儀北辰不得生兩儀馬說非也周禮疏引爾雅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是天皇上帝之號也爾雅載北極於星名則不得爲天帝之號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極常居索隱引爾雅爲證此以紫微爲北辰也公羊昭十七年傳北辰亦爲大辰何休注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疏引春秋說云北者高也極者藏也言太極之星高居深藏故名北極也此本天官書而說小

變北辰有其所若歸諸元氣指爲帝號則無其所北辰居其所若以爲星象星隨時而旋轉則無定居屈原天問曰斡維焉繫天極焉加戴氏注云天極論語所謂北辰周髀所謂正北極步算家所謂不動處亦曰赤道極是左旋之極日月五星各有一極日曰黃道極周髀所謂北極璿璣環繞正北極者也月與五星之極又環繞璿璣者也是皆謂右旋之極爾雅約舉二十八舍十二次而繼以北辰者以其爲眾星所共也嘉定錢宮詹原稿闕五字云周髀七衡圖衡間相去一萬九千八百三十三里一百步以三之得五萬九千五百里即黃赤大距亦即黃極距赤極也與璿璣距北極之數遠近懸殊戴說誤金鼎泰蕙田五禮通考曰北極天之至中謂之辰者無星而有其位也北極正相對爲南極二極之中紘古今皆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四周皆平等日月星八重之天循黃道而行各有所行之道南北不定惟赤道爲一定之界七曜各有一道則各有一極其極皆動移而惟北極不動赤道云者赤猶空也空設此道以判南北七政不附麗而行也北辰今謂之赤極言其爲赤道之極云耳德清許宗彥鑑止水齋集曰考工記匠人夜考諸極星以正朝夕何休註公羊曰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周髀曰冬至日加酉之時立八尺之表繩繫表顚希望北極中大星引繩至地而識之又到旦明日加卯之時復引繩希望之首及繩至地而識其兩端相去二尺二寸故東西極二萬三千里其兩端相去正東正西中折之以指表正南北其云東西極二萬三千里即璿璣之徑折半爲一萬一千五百里乃北極中大星距北極樞之數樞即不動處以衡間相去里數準赤道度約之計四度餘若北極小星則周初去極心不應若此之遠蓋周髀本言北極中大星則非今所指之小星可知也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鄭康成謂太一北辰神名北極大星或即此數今法測句陳大星東西所極折中以定南北與周髀北極樞璿之用正同若論語所言即周髀所謂正北極璿璣之中正北天之中者蓋天文考曰北辰非北極小星也古人指赤道極也經書算學天文所在處爲天所在處其實北辰是無星處今人測極星所在晝夜環行折中取之是也凡天之無星曰辰天上十二辰自子畢亥爲日月所會聚之次舍如十一月冬至日月畢會於丑必有所當之星宿漢初不知歲差以牽牛爲冬至常星若以歲差之理言之今時在箕一度冬至子中未嘗板定星辰冬至如何認定極星但以爲標準耳又曰天左旋西行一日一周以赤道極爲極即北辰也日月五星右旋東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並以黃道極爲極非向赤道東行一度古法謂之歲差西人謂恆星行其度右旋東行亦以黃道極爲極即黃極也恆星七十年一度半離日一象限安黃極赤極相距亦二十三度半也赤道極也赤道極有二一北一南黃道圈出入於赤道之內外夏北冬南冬至日在赤道南二十三度半冬至日在赤道北二十三度半也

恆星東行只在黃道之一綫上故黃道極終古不移古今測二十八宿星度南北緯度皆有增減又極星離不動處漸遠是赤道星移而黃道綫不移西人所以重黃極也然黃道極亦以赤道極爲樞北辰所以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又曰赤道宗北極恆星宗黃極赤道西行恆星東行然黃道極亦以赤道極爲樞右旋之度因左旋而成只爲動天左旋西行帶定七政恆星晝夜運轉故七政恆星得以差次自行是東行之度以西行而生黃極以赤極爲樞衆星所以共北辰也發源江永羣經補義曰爾雅北極有星也而漢志北極五星前一星太子第二星帝王亦太乙之座第三星庶子第四星後宮第五紐星爲天之樞沈括謂不動處在樞星之末一度餘而明末西人測之謂樞星離極而至者也又曰易有大極虞注大極大一也鄭云大一者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大一常行於八卦曰辰之間曰天一連動也謂不移動耳其實是與南極三度也北辰不動不運動之心旋轉不停此正如人君之無爲而治晝夜旋轉如輪轂之心旋轉不停此正如人君之無爲而治非眞無所爲也高郵李惇羣經識小曰天行至健其南北兩端不動處如門之樞獨言北辰者以其出地三十六度常見不隱也不言北極而言北辰者辰是無星之處今所指爲極星不過近極之可見者耳非北極也極如輪心雖動不離本處其外則二十八宿左旋五星右旋皆還繞此極也易繫辭傳不行而至虞注星寂然不動隨天右周感而遂通故不行而至者也又曰易有大極虞注大極大一也鄭云大一者北辰之閒曰天一

維城謹案先師周易虞氏略例曰虞所謂星寂然不動即鄭所謂居其所曰大一也又案蔡邕明堂月令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皆曰太廟謹承天順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癡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棄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爲大敎之宮而四學具焉馬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萬象翼之政敎之所由生變化之所由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可與此章之義相發明其引共作拱與鄭本同者當是魯論作拱古論作共也孟子盡心篇注呂氏春秋有始覽注並引作拱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注包曰蔽猶當也鄭曰蔽塞也釋文蔽必世反包云當也鄭云〈箋〉過庭錄曰詩以道情而人情云猶當丁浪反又如字易流故當以正義蔽塞之也曰

思無邪注包曰歸於正也集解○釋文無邪似嗟反〈箋〉思無邪魯頌駉篇文鄭箋思遵伯禽之法專心無邪意也維城案禮記哀公問篇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伯禽

卽魯始封之君爲政所當法者但能正己以正百姓絕其鄙僻之念則譬如北辰之居其所無所爲而天下歸之矣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注馬曰齊整之以刑罰也集解○釋文道之音導下道漢石經作道漢書刑法志引作導刑說文云到也从刀幷聲刑罰皐也从井从刀易曰井法也井亦聲同馬以刑爲刑罰民免而無恥箋禮記緇衣曰敎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維城案說文云遯逃也逃有巧避之意卽免而無恥也道之以德注包曰德謂道德也集解鄭曰六德謂智仁聖義中和釋文以德包云陳鱣曰周官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敎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孔子道民必從周公敎民之典故鄭取以爲說也維城案中周官作忠釋文格注忠言以中心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注鄭曰格來也加百反則忠與中通鄭云齊之以禮陳鱣曰格來詩傳文釋詁格至也義亦相通仁和翟云箋漢祝睦碑作有恥且洛洪适隸釋謂此與魯論不同殆亦借用費鳳碑作有恥且洛顧藹吉隸辨云爾雅洛至也玉篇洛亦訓至格與洛古益通用禮記緇衣

篇云敎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與此義同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箋十五志學禮記王制注引尙書傳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書傳略說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論語偶記曰論語十五而志于學是未及其期先有志及之耳是也于漢石經作乎三十而立讀書叢錄曰漢書藝文志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本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論語發微曰曲禮曰三十曰壯有室立也者立於禮也君子惟明禮而後可以居室不然風俗之衰與人倫之變未有不自居室始者故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也三十漢石經作卅四十而不惑箋孟子公孫丑篇我四十不動心趙岐注孟子言禮四十強而仕我志氣已定不妄動心有所畏也不妄動心卽夫子所謂不惑也五十而知天命箋論語後錄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與此相發明五十學易故知天命論語述何曰五十而知天命謂受命制作垂敎萬世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集解子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六十而耳順注鄭曰耳順聞其言而知其微旨也解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注馬曰矩法

也從心所欲無非法者集解〔箋〕論語補疏曰矩即絜矩之矩己心所欲爲矩法而從之不踰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也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也所惡於前不以先後也所惡於後不以從前也所惡於右不以交於左也所惡於左不以交於右也經讀考異曰舊讀以欲字絕句是所欲連下心字絕句是所欲連下不踰矩爲讀義亦得通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箋〕無漢石經作毋下放此論衡問孔篇引同四書賸言曰朱鹿田曰此從親是孝也孟僖子爲懿子之父本賢大夫嘗從昭公至楚病不能相禮歸而講禮學禮苟能禮者必從之逮死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我死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學禮焉何忌即懿子也今懿子適來問孝則使之從親即是學禮特是未經顯揭則與孟莊之不改父臣與政者明有未盡故遲曰何謂不違親子曰所謂不違親者盡禮之謂也禮記禮運正義云孔子答孟武伯無違之言誤以懿子爲武伯文選陸機答賈長淵詩注引論語樊遲問孝子曰無違誤孟懿子爲樊遲並涉下文而誤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注〕鄭曰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於樊遲故告之也樊遲弟子樊須也集解〔箋〕篇目弟子云樊遲齊人論語後錄曰樊者也又殷之後有樊氏王符說甘泉鍾簴鼓厓考古錄曰家語樊遲少孔子四十六歲史記少孔子三十六歲當以家語爲是樊遲事於經籍不多載惟左氏春秋清之役一見而已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以曲禮二十曰弱冠之樊遲之齒尚少孔子卒於哀公十四年三刻踰漏乃十一年事孔子年已七十一矣遲若少孔子三十六歲則其時正三十五歲既壯之人尚得謂之弱乎維城案此說辨而微誤孔子卒於哀公十六年年七十四年十一年孔子年纔六十九歲遲少四十六歲則是時二十三歲故曰弱也史記作三似係三字之誤又四十字古或作卅形亦相近呂氏春秋尊師篇親與馬愼駕馭弟子事師古禮如是〔箋〕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箋〕論衡問孔篇曰孔子言毋違者禮之欲孔子言毋違不言違禮也孝子亦當先意承志不當違親無違志乎樊遲問何謂孔子之言獨不爲嫌於之以禮使樊遲不問無違孔子乃言生事之以禮葬之以禮祭弓云三家視桓楹葬僭禮之一端也惟是懿子之父仲孫貜春秋書卒在昭公無違之說遂不可知也論語偶記曰檀十四年史記弟子傳遲少孔子三十六歲是貜卒時遲尚未

生今懿子問孝時有樊遲御而夫子備告以生事葬祭者懿子或尚有母在歟檀弓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南宮縚卽敬叔與懿子俱泉邱人所生但懿子嘗師事夫子弟子傳不列其人論語注祇云魯大夫渾何故蓋嘗考孔子用魯使子路爲季氏宰墮三都於是叔孫墮邱季氏墮費此正聖人行道之會獨孟懿子聽小人公斂陽之謀不肯墮成是夫子不得率行其道於魯沮之者實始懿子也懿子幸得親炙門墻乃於子將行道不知相與有成吾甚惜孟僖子式穀後昆之心必屬之於夫子使學禮而定其位爲可慨已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注〉馬曰武伯懿子之子仲孫彘也武謚也言孝子不妄爲非唯有疾病然後使父母之憂耳集解○釋文孫彘直〈箋〉論衡問孔篇武伯善憂父母故曰唯其疾之憂淮南子說林訓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故曰憂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高誘注論語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而不言其所以異維城案孝經紀孝行章孝子之事親也病則致其憂與王充高誘說合馬以爲父母憂子未知何據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注〉包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能養人者也一曰人之所養乃能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養而不愛豕畜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集解○釋文能養羊尚反下及注養人同以別彼列反注同〈箋〉漢石經無乎字禮記內則云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也注養人同以別彼列反注同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坊記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鄭注辨別也經傳考證據內則文謂犬馬亦有芻豢飼秣皆可謂之養況事親而可不以敬將之乎臨川吳論孝養章文學曰善養者不必芻豢也善供服者不必錦繡也以己之所有事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勞猶足以順禮歠菽飲水足以致其敬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不敬何以別乎故上孝養志其次養色其次養體貴其禮不貪其養禮順心和養雖不備可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注〉包曰色難謂承望父母顏色乃爲難也集解○鄭曰言和顏說色是爲難也詩凱風訓屬人子顏色然證以內則鄭義爲長論語後錄曰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問正義〈箋〉陳鱣曰色難包馬鄭皆以色爲父母顏色鄭則柔色以溫之及祭義必有愉色

內豎安否文王色喜有不安節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此所謂色難是矣玉藻曰親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鄭包二義恐失之羣經義證曰大戴禮注引此下云是以君子戒愼不失色於人蓋指色對眾人亦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於人之謂矣有事弟子服其勞〔箋〕勞辱之事有酒食先生饌〔注〕馬曰先生謂父兄也饌飲食也〔集解〕鄭曰食飯曰餕〔釋文〕食音嗣先生饌上音巽反馬云〔箋〕經義雜記曰古鄭作餕音俊食餘云〔箋〕謂知道者曰先生何也曰猶言先醒也不聞道術之人則冥於得失不知亂之所由眊眊乎其猶醉也故世有先生者有後生者有不生者賈誼新書先醒云非爲先生也爲先醒也與韓詩外傳合漢書稱先生或單稱先或單稱生知不必如韓賈之說蓋亦如尊長之通稱論語駢枝曰年幼者爲弟子年長者爲先生皆謂人子也饌具也有事幼者服其勞有酒食長者共具之是皆子職之常何足爲孝內則男女未冠笄者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長者其儀禮特牲饋食禮祝命嘗具羞者又羞有以也兩羞莫舉于俎注古文皆作餕說文羞具食也从食算聲或从巽作饌論語古義據此謂餕爲古文饌說文無餕字拜經日記曰特牲饋食禮注有司徹乃羞如賓注古文羞作餕羞饌餕字本通故古魯異文然內則曰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佐餕既食恆餕注每食餕而盡之未有原也正義每食無所有餘而再設也是餕有食餘勿復進之意故或者亦以爲孝饌止爲飲食不如餕義爲長故鄭從魯不從古文論語後錄曰許君說古文論語故不載餕字先生餕者謂進食於先生古餕與進亦同字祭統曰百官進注進當爲餕進與餕通然則孟子所稱曾元養曾子將以復進者亦即餕字矣孟子以曾子爲養志曾元爲養口體有酒食先生餕者其即養口體之謂歟四書考異曰服勞奉養弟子於先生有然呂氏春秋尊師篇視輿馬愼駕馭適衣服務輕煙臨飲食必蠲絜善調和務甘肥此所以尊師是也若人子事親當更有進此者矣經學卮言曰讀當以食先生饌爲句言有燕飲酒則食長者之餘也有酒有食文正相偶有事弟子服其勞勤也有酒食先生饌恭也勤且恭可以爲弟矣孝則未備也曾是以爲孝乎〔注〕馬曰孔子諭子夏曰服勞先食女謂此爲孝乎未足爲孝也承順父母顏色乃是爲孝耳〔集解〕曾則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箋〉回顏回史記仲尼弟子傳魯
經讀考異曰一讀至言字絕句顏回字子淵愚說文云戇也
曰屬下連文一讀至曰字絕句終
也不愚　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箋〉說文視瞻也以用也觀
讀如出不由戶之由由卽行
也郭注覆校察視皆所爲審諦審卽衆之篆文說文衆悉也
知審諦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考其所爲觀其所由察其
所安此之謂視中也武進莊原鯤四書說曰視其所以或以
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或以
得而視也觀其所由者或由
由其朋友由其鄉人由其所
乎由非道乎皆衆著之不能
人共行一善有不爲利疚不
幾者有既行而無怨悔者有
同此一過有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者有自訟者有自悔者有
因而自棄者有自以爲得者有恬然不以爲事者不安於善
則不保其往矣不安於過則
日進有過而安之則惡日積
不在小大在其所安不可不察

也人焉廋哉人焉廋哉釋文人焉於虔反漢石經無第二
下同廋所留反〈箋〉哉字論語後錄
曰古無廋字說文解字只
作搜韋昭晉語注廋隱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釋文溫故烏門反〈箋〉禮記中庸注溫讀
如燖溫之溫漢書百官公卿表顏注溫厚也
學之熟矣後時習之謂之溫故厚蓄故事多識於新則可爲師禮記學
記云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蓋爲其不能溫故知新也論
語述何曰故古也六經皆述古昔稱先王者也知新謂通其
大義以斷割後世之制
作漢初經師皆是也

子曰君子不器注包曰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無所不周也
〈箋〉禮記學記曰君子曰大道不器注謂聖人之道不如器施
於一物孔疏器謂物堪用者夫器各施其用而聖人之道
宏大無所不
施故云不器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箋〉禮記曲禮不辭費鄭
其言而後從之釋文言而不行爲辭費大戴禮曾子制
言篇君子先行後言中論修本篇君子務以行前言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注〉鄭曰忠信爲周阿黨爲

比釋文不比毗志反下同〈箋〉忠信爲周左傳文論語後錄曰

易卦比之匪人故小人稱比經義述聞曰文十八年左傳頑鄙不友是與比周杜注周密也

哀十六年周仁之謂信注周親也離騷雖不周於今之人兮

王注周合也說文比密也夏官大司馬此小事大以和邦國

鄭注比猶親也吳語令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韋注比

合也蓋周與比皆訓爲親爲密爲合故辨別之如是以義合

者周也以利合者比也其合同其所以合則異猶子路篇君

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皆以字義相近故辨之晉語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

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籍偃曰君子有比乎叔向者君子

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引黨以封己利己而忘君別也

彼之所謂此即此之所謂周周以舉義者也比德以贊事者

也彼之所謂此舉以其私者也引黨以封己

者也此與黨相近則辨之曰比而不別文義正與此相類孔注雖刪訓周爲忠信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注〉包曰學而不尋思其義理則罔然無所

得也集解○釋文則罔本又作冏

則易或失則止正義或失則易者至道深遠非凡淺所識而

人不知思求惟好汎濫外問是失在輕易於妙道故云或失

則易此是學而不思則罔或失則止者人心未曉知而不肯

諮問惟但止住而自思之終不能達其實理此失在於自止

也此是思而不學則殆經義述聞曰何休襄四年公羊

傳注殆疑也謂思而不學則事無徵驗疑不能定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箋〉攻考工記注治也異端後漢書范升傳注謂奇技也公羊文十二年

傳注他技奇巧異端也論語禮記大學注他技

異端之技也論語後錄曰異端即他技所謂小道也小道必

有可觀致遠則泥故夫子以爲不可攻言人務小致失大道

休甯戴震曰端頭也凡事有兩頭謂之異端言業精於專兼

攻兩頭則爲害耳經學卮言曰司馬相如封禪文然無異端

孟子王之所大欲注復問此五者欲以致王所欲也故發異

端以問古人凡用異端字皆如此解任昉王文憲集序攻乎

異端韓詩外傳云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者各爲一

問云或曰良玉不琢又曰非文無以輔德二端彼此互異惟執持不能通則悖悖則害矣有以攻治之即

博反約之意論語補疏曰漢賢良策所謂序異端也已止也不相悖

故害止也又曰漢世儒者以異己者爲異端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立費氏易左氏春秋范升曰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孔氏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以習左氏者爲攻乎異端陳欽稱左氏孤學少與遂爲異家之所覆昌升以習左氏者爲異端欽又以斥左氏者爲異端惟賈逵通五經之說奏曰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邱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袁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鄭康成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康成依方辨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蓋以儒者執一不能通故各爲一端以難之是爲競設異端康成本通儒不執一故依方辨對謂於異端之中衷之以道也是卽康成之攻乎異端矣道中於時而已故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各執一見此以異己者爲非之科孔子而害成矣論語述何曰異端非六藝之術者也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釋文誨女音汝後可以意求之知〈箋〉韓詩外傳三孔子曰由吾語汝夫愼於也如字又音智〈箋〉言者不譁愼於行者不伐色知而有長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之不能爲不能行之要也禮記曲禮疑事毋質正義云

人多專固未知而爲己知故戒之云彼己俱疑而來問己質成也若己亦疑無得成言之若成言疑事後爲賢人所譏刺傷己智也故孔子戒子路云不知爲不知也

子張學干祿〈注〉鄭曰子張弟子也姓顓孫名師字子張也干求也祿祿位也集解○釋文顓音專〈箋〉史記弟子傳子張陳人篇目弟子云陽城人呂氏春秋云子張魯之鄙家也學於孔子論語後錄曰漢書地理志陽城縣屬陳留郡卽陳地子張爲陳人而亦得指爲陳人也子張之子爲申祥申亦顓孫也周秦之間申孫聲相近學干祿史記作問干祿羣經義證云中庸好學近乎知漢書公孫宏傳說苑建本篇引並作好問疑學問古皆同用問干祿者問其方也

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注〉包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愼言之則少過也集解○釋文〈箋〉論語述何曰多聞如春疑者史闕文也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愼之至也寡尤于求反〈箋〉秋采百二十國寶書闕

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注〉包曰殆疑也愼而不行則少悔也集解〈箋〉論語述何曰多見闕殆謂所見

世也殆危也春秋定哀多微辭上以諱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愼之至也經義述聞云殆猶疑也謂所見之事若可疑則闕而不敢行也悔說文云悔恨也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注鄭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亦同得祿之道也集解○釋文行下孟反注同篹論語補遹請學稼則孔子目爲小人不求祿位者也子張學干祿孔子卽告以得祿之道聖人以事功爲重故不禁人干祿而斥夫學稼者也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注包曰哀公魯君之謚也集解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注包曰錯置也舉用正直之人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矣集解鄭曰措投也釋文錯七路反注同置也鄭本作措投也枉紆往反邪也篹史記孔子世家魯哀公問政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司馬貞史記索隱曰哀公問何爲則民服孔子答之今以爲答季康子蓋撮略論語文而失事實論語述何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正直之人措之枉曲之上貴教化也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篹經義述聞曰舉直錯諸枉者舉諸直舉諸枉也因下錯諸枉錯諸直而省諸字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篹韋昭魯語注康子魯正卿季悼子之孫桓子之子季孫肥也案悼當爲平之誤儀禮鄉射禮注以猶與也經傳釋詞曰以猶而也勸說文云勉也子曰臨之以莊則敬注包曰莊嚴也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也集解篹說文臨監臨也監臨下也莊上諱徐鉉曰此漢明帝名也維城案漢避明帝諱改莊爲嚴足證莊嚴同義禮記曲禮注莊敬也孝慈則忠注包曰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矣集解篹經義述聞曰遹周書謚法曰五宗安之曰孝慈惠愛親曰孝賈子道術篇曰親愛利子謂之孝孝與慈不同而同取愛利之義故孝於父母亦可謂之孝慈墨子非命篇入則孝慈於親戚出則弟長於鄉里白虎通義曰孝慈父母賜以秬鬯使之祭祀皆是因而孝於祖考通謂之孝慈禮運曰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子愛利其親謂之孝慈因而上愛利其民亦謂之孝慈表記曰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爲民父母矣正義曰以威莊故尊之如父以孝慈故親之如母此云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語意正同包注失之舉善而教不

能則勸〔注〕包曰舉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則民勸也〔集解〕〔箋〕風俗通義過譽篇歐陽歙曰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魏志徐邈傳舉善而教仲尼所美漢魏人多於教字絕句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注〕鄭曰或之言有也書徵子人不顯正義其名而略稱爲或左定四年包曰或人以爲居位乃是爲政傳正義

也〔集解〕〔箋〕高誘淮南子注或有也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注〕包曰孝于惟孝美大孝之辭也友于兄弟善于兄弟也施行也政所施行也所行有正道郎是與爲政同耳〔集解〕○釋文孝于如字一本作孝〔箋〕乎漢石經作于乎奚其爲爲政也一本無一爲字白虎通義五經篇御覽載華嶠後漢書劉平江革傳引同一本作乎陳鱣曰晉夏侯湛昆弟誥潘岳閒居賦敘梁元帝劉孝綽墓志唐徐堅初學記人事李善注文選與陳伯之書獨孤及李府君墓志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皆用孝乎惟孝句唐石經遂定作乎孝友爾雅釋訓云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後漢書郅惲傳引爲政下有也字注

云論語孔子之言也論語述何曰政者正也春秋定無正月者昭非正終定非正始也夫子以昭公孫齊之年適齊以定之元年反魯不仕故或人問之引書友于兄弟爲孝者繼體之君臣與子一例定公昭公之弟不宜立者也受國於季孫隱如而不知討賊則爲政之本失矣書郎位與桓公宣公例也書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郎位微辭也是亦爲政

嫌辭也奚其爲爲政直辭也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注〕包曰大車牛車輗者轅端橫木以縛軛者也小車駟馬車也軏者轅端上曲鉤衡者也〔集解〕○釋文車音居無輗五兮反轅端橫木以縛軛字林五支反無軏五忽反又音月端上曲句衡軛音厄又作軶〔箋〕鄭曰大車爲柏車小車爲羊車考工記車人疏輗穿轅端著之軏因轅端著之皇〔箋〕宋翔鳳鄭注疏云羊車較長七尺柏車較長六尺則羊車大矣而論語謂大車柏車小車皆說轂輻牙惟羊車不言惟言較而已是知柏車較雖短轂輻牙則長羊車較雖長轂輻牙則小故得此名也拜經日記說略同東原文集曰軏

所以持衡者軏亦作軜大車名輗韓非子外儲說引墨子曰吾不如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說文軜車轅端持衡者案大車高以駕牛小車衡以駕馬其關鍵則名輗軜軜所以引車必施輗輗然後行信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關鍵故以輗軜爲踰軜身上曲非別一物大車之高即橫木橫木即軜包氏以踰丈之軜六尺之高而當咫尺之輗軜疏矣阮元車制圖解云鄭注不誤太玄經閎次三闕無鍵盜入門也拔我輗軜貴以信也此用論語義其曰拔爲衡上之鍵可知且與上闕鍵同義此輗軜爲衡高鍵之證過庭錄曰尸子云文軒六駃是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小者亡則大者不成也案此四寸謂小車之軜鄭注因轅端著之因就也謂就軜衡之大小以著軜衡圍一尺二寸其直徑三分之一則中穿之徑亦四寸也韓子外儲說墨子以受軜者不過四寸知軜之徑亦四寸也韓子外儲說墨子曰輗用咫尺之木云云鄭注軜穿轅端著之云穿是兩頭穿出考工不詳高圍之數大車任重其高圍當倍於衡圍輗又穿出著之故得有咫尺之度戴東原謂輗軜同是咫尺者誤論語後錄曰小車兵車也古者大車與兵車名號各異故輗軜同物而異名說文解字云軜車轅前持衡者古制大車小車皆準以兵車故兵車獨稱車大車之轅即兵車之軜也大車高以駕牛小車軜端持高其鍵名輗軜當持軜其鍵名軜軜在軜與衡之閒輗在轅與衡之閒其用一也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輗者巧也謂鍵小而所任者大歟包注不指鍵言於古制無所取鑑止水齋集曰衡者橫也謂之衡以其厄牛馬之頸也謂之軜衡雨端有環以載服馬之轡而驂馬之繁焉軜曲而下當牛之頸骨低處軜上繫繩引而縛之轅端之橫木橫木者衡也考工記謂之高小車衡長六尺六寸大車高長六尺考工記小車言衡大車言高同一物也其不言軜者略也劉熙以高爲軜鄭仲師謂高壓牛頸非也鄘軜雖說釋衡一牛之頸幾何需此六尺之軜哉今之牛車可以證古制矣若轅端持衡者輗咫尺之木墨子所歎爲巧也包注以輗爲橫木誤然其言縛軜以駕牛則良是戴震謂橫木即軜失之小車一轅馬在轅外兩服馬各有軜軜之兩邊下曲叉馬頸者謂之軥軥軜也軜軜也軜衡雨端有環以載服馬之轡而驂馬之繁焉說文解字云軜車轅前也轅車轅也案軜轅也謂轅端曲叉以縛軜衡也軜縛軜衡也軜衡雖承於轅之曲中而軜在轅前貫車之軜縛軜衡而使之固故別有軜以持之軜之制不可考徐楚金以爲重縛在衡上者則或以皮爲之也今之小車一馬而兩其轅轅端設轡以綴環不復用衡束馬頸者用布若革爲之蓋即古之軜也大抵古制多樸後則改從巧便故古用木者今用革軜亦若是耳要之衡繫於車軜繫於牛馬鄭康成謂衡在兩軜之閒未嘗謂衡即軜而後之釋者混而一之夫以一木而上負轅下制兩馬進退牽制

雖在大車且不可行而況馬之奔逸馳驟者乎維城案此辨衡軛之異極是而輗軏不主關鍵說則不如前數說之精車新序節士篇引作輿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釋文十世可知也一本作可知乎鄭本作可知〕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注〕馬曰所因謂三綱五常也所損益謂文質三統也〔集解〕○釋文於夏戶雅反餘以意求之三綱謂父子夫婦君臣是也五常謂仁義禮智信三統謂天地人三正〔箋〕損漢石經作損禮記樂記沿也注沿猶因述也孔子因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正義五帝三王同用禮樂是因也就而損益是述也故引論語損益之事以解之樂記又云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注言其有損益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集解〕○釋文於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知來可豫知也〔箋〕史記世家曰觀夏殷所損益曰後雖百王可知也曰知錄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數往者順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知來者逆也論語述何曰繼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損周之文益夏之忠變周之文從殷之質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循之則治不循之則亂故云可知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注〕鄭曰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是諂以求福也〔集解〕○釋文諂語釋故曰非其鬼鄭據祖諂也勑檢反〔箋〕論語述何曰鬼祖考之祭命於天子如考言凡祭天曰神地曰示人六宁皐陶之祀若鄭伯以璧假許田請祀周公衛成夢康叔曰相奪予享乃命祀相皆非其鬼也又尊卑有等如王制祭法廟數有定若魯之不毀桓僖季氏之以禘而立煬宮皆非其鬼也論語述何曰如隱公鍾巫之祭之類

見義不爲無勇也〔箋〕論語述何曰如孔父義形於色仇牧不畏彊禦皆勇以成義也論語發微曰自三王五帝九皇六十四民雖降紲絕地廟號祝牲猶列於郊號宗於代宗既立三統損益昭明而明堂郊廟無非法之祭周書大匡云勇如害上則不登於明堂明堂所以明道惟法左文二年傳云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杜注明堂祖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是勇而不義不可爲勇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十終

海甯蔣廷瑑
善化劉鈜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十一

論語古注集箋三

吳縣潘維城朗如著

八佾第三 釋文凡二十六章 箋皇疏此不標季氏而以八佾名篇者深責其惡故書其事也四書考異曰篇名非出自聖人何嘗有寓褒貶意惟第十六篇之首又值季氏此四更以下二字名篇耳其不於後遵前而前若豫爲地者益以論纂成後一時標識而然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注馬曰孰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也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今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也集解○釋文佾音逸〉箋列也僭子念反下同〉

八佾左隱五年傳公問羽數于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服虔注用六六八四十八用四四八三十二六八一十六則八佾者八八六十四人也公羊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何休注六六三十六人四四十六

六人與服氏異季氏爲魯大夫舞當四佾左昭二十五年傳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呂覽淮南亦云二人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曰舞必以八人成列故鄭賂晉以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亦是以八爲列此二人乃二八之誤歐陽士秀孔子世家補曰魯隱公考仲子之宮初用六佾則魯羣公之廟庭由是亦皆六佾可知季氏大夫當用四佾於襄廟六佾之中取其四佾并自有之四佾而乃僭用八佾故於襄之四佾而成八佾以此知萬者二人之當作二八明矣長洲惠士奇春秋說曰左傳將禘于襄公云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論語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也不用之於先君之庭故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論語後錄亦據左傳謂季氏上封事曰季氏八佾舞於庭云云卒逐昭公其爲平子無疑馬注以爲桓子非羣經義證又引呂氏春秋察微篇高注亦作平子云其僭侈已久桓子踵而行之毋書臆言曰論語八佾舞于庭又曰雍徹于三家之堂以廟即是堂堂前有庭歌在堂上舞在堂下也但季氏大夫亦何得遂僭天子禮樂且三家者仲孫叔孫季孫也仲孫慶父後叔孫叔牙後二人皆得罪以死本不宜世有享祭即祭亦不宜三家並廟即並廟亦斷不能以天子禮樂祀慶父叔牙季友三人即並祭三人又何得獨稱季氏此無解者予論宗子作大小宗通繹因得解此蓋魯爲宗國以周公爲武王母弟得稱別子立宗當祀

別子所自出觀大因立文王廟于魯觀史爲周公之所自出名出王廟觀左夫祭文王而可以不用天子禮樂也乎其用天子禮樂者以出王故其祭出王者以宗子故也若三桓爲魯桓公子季友以適子而爲宗卿亦得祭所自出而立桓所自出之廟以三桓並桓出故稱三家堂以季氏爲大宗故又獨一廟漢儒不解有謂公廟設于私家者覩此正三桓所自稱季氏其所以用天子禮樂者以桓公故而桓公得用之者以文王用之而羣公以下皆相沿用之之故然而僭矣文王周廟得用之即周公大廟伯禽世室皆不得用而可用及羣廟伯禽世室皆不得用而可用及羣宮乎故昭二十五年公羊傳稱昭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答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天子之禮也此正與夫子之歎同意益記言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漢儒遵用其說近儒多疑之者故其說如此論語述何云此篇類記正名辨分之事傳曰天子八佾於惠公之廟又僭六佾於仲子之宮自是而後羣公之八佾諸公六諸侯四隱公始僭宮皆僭八佾矣樂舞以象功德也大夫士無廟樂鄉飲鄉射笙歌琴瑟而已三桓設公廟于私家因僭八佾不仁之甚也益據左氏說季氏當用四佾矣維城案說文無佾字漢書禮樂志郊祀歌千童羅舞成八溢舂秋繁露三代改制文質篇傳皆作佾溢方言傳溢撜僪溢衡知佾古皆作溢然經傳不作溢說文肉部胤振脀也从肉八聲疑古止省作脀脀字从八則凡佾宜皆以八人

爲列服氏說爲長論語後錄曰呂氏春秋云秦穆公遺戎王以女樂二八侍寗王逸注二八二列也後漢書祭祀志舞用童男女十六人是古皆以八人爲列亦足證服說之確維城又案魯至定哀時禮樂征伐自大夫出而八佾爲廟樂之僭不書於春秋者春秋例不書大夫之祭夫子此論所以補春秋之闕也下以雍徹旅泰山放此韓詩外傳十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以下兩事類舉總斷是其證矣

三家者以雍徹注馬曰三家者謂仲孫叔孫季孫也雍周頌臣工篇名也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者也集解○釋文徹直列反本或作撤 **箋**雍詩作雝序云禘大祖也**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取於三家之堂注**包曰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也穆穆天子之容也雍篇歌此曲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耶集解○釋文相息亮反助也辟必亦反君也注同 **箋**長洲陳奐毛詩疏曰辟公謂諸侯也論語述何曰辟公即顯相周公也武進莊存與詩說云顯相者周公也士禮有顯相與子皆稱孝皆稱哀必所祭者之子若孫矣豈凡助祭者所得與乎長洲何焯義門讀書記曰廟制室外爲堂堂外爲庭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注包曰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也集解 **箋**漢書翟方進傳引此云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

林放問禮之本注鄭曰林放魯人也集解 **箋**左昭二十八年傳有林雍定八年傳有林放問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也喪失於易也**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箋**

楚哀十一年傳有林不狃**子曰**臣也見周之敝文而不慚故問**大哉問**皆魯人則放或其族歟 論語述何曰林放季氏之世**禮之本夫子以禮乃木末兼具不可偏廢廢其末則秦人之縟肆晉人之清談將作三代之治泯然矣曰與其奢也寧儉言救文雖莫如質亦貴中也**喪與其易也寧戚注**包曰易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也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也集解鄭曰易簡也釋文其易以豉反和易注同鄭云簡寧戚相反 **箋**陳鱣曰包以爲和易意與凡附于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

耳矣時人治喪以薄爲其道失之簡略故夫子以爲寧戚言必盡哀盡禮也當從鄭論語後錄曰臨喪不哀是簡維城案禮記檀弓云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正義謂物多哀少不如物少哀多況乎物本不多者乎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注〉包曰諸夏中國也亡無也解〈集〉論語發微曰釋文亡字無音知讀如字不取包氏說滅亡之爲愈春秋爲國諱且欲據魯爲法故見義於此論語述何曰夷狄之酋春秋於中國無禮義則狄之衞劫天子之使則書戎伐鄀牟葛三國同心朝事魯桓則貶稱人之類言朝則有君可知諸夏之者如潞子嬰兒之離於夷狄雖亡猶進爵書子君子之所與也書滅亡國之善辭言當與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注〉馬曰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也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冉有弟子冉求也時仕季氏救猶止也集解○釋文旅音呂馬云祭名按祭山曰旅救與音餘

〈箋〉禮記王制正義論語季氏旅于泰山明魯君祭泰山季氏僭之也又公羊云三望祭泰山河海是魯祭泰山但泰山是齊魯之界故齊亦祭之是以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論語古義曰班固述贊曰大夫旅泰山是也小顏曰旅陳也謂陳其禮器而祭之是也盧亦陳也盧旅聲相近土冠禮注古文旅作臚爾雅釋山河東代山水澤地所在云岱山爲東嶽泰山博羅縣東北救說文云泰山爲東嶽水經禹貢云止也

泰山不如林放乎〈注〉包曰神不享非禮林放尚知問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邪欲誣而祭之也集解○釋文嗚呼本或作烏乎音同曾謂則登反則也不〈箋〉論語述何曰禮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皆不享許叔反〈箋〉以封泰山之險比惟天子有方望之祀無所不通蓋魯始僭三望季氏因之猶八佾也林放知問禮舉以勵冉有之詭隨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箋〉禮射釋文爭絕句必也射絕句〈箋〉陳鱣曰鄭句者言君子平日必無所爭爭心也然射義用此文鄭注乎鄭讀以必也絕句〈箋〉讀必也絕爭也亦以必也射乎連讀揖讓而升下而飲〈注〉王曰射於升堂及下皆揖

集解○釋文揖讓而升下絶句鄭注詩賓之初
讓而相飲也筵則云下而飲而飲王於鴆反注同又如字
箋皇疏就王注意則云揖讓而升下也若餘人讀則云揖讓
而升升屬上句又云下而飲下屬下句然此讀不及王意
也陳鱣云義疏概指餘人竊疑王肅亦從鄭讀釋文升下絶
句復引鄭注詩則云下而飲明與注詩不同也又射義鄭注
下降也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
者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而升飲君子恥之是
以射則爭中釋文揖讓下而飲連文也論語補疏云皇疏謂下屬下句似指鄭氏詩
箋何未考射義鄭注且此王注實以七字連屬為句未見其
揖讓而升下為句正莫明於鄭氏射義
注釋文以下字絶句正本射義故又引鄭注賓之初筵以明
其異不知宜七字連屬為句鄭氏或下而飲句或揖讓而升
下句如王氏此注且揖讓為句云升及下則升字可句下字
亦可句皇疏非也論語
注云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下也大射又
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
揖射畢北面揖如升射是射時之揖讓而升下也大射又
云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
弛弓於其上遂以執弛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
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立卒觶坐奠于豐下與揖

不勝者先降是飲射爵時之揖讓而升下也此孔子所言者
飲也若謂既以禮升降而飲此罰爵其事可慚是以射則爭
中非言揖讓而升射故康成禮注言亦以明之惟箋詩賓之
初筵引作下而飲與注禮異約略斷取實不如禮注之勝

其爭也君子注馬曰多算飲少算君子之所爭也集解箋論語發微
曰孔子憫魯君臣奢僭思以禮讓為國而身未執政可以無
爭示國人者惟行鄉射之禮故云必也射乎蓋行鄉射則揖
讓升下之禮備具禮記射義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射而
後記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弟子國人咸在篇末亦記孔子曰
君子無所爭數語知發於此時云其爭也君子者謂求正諸
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此君
子之爭也射義又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
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
得與於祭是射是宗廟之事也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注馬曰倩
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也此上二句在衞風碩人之二章其
下一句逸也集解鄭曰文成章曰絢釋文倩七練反盼普莧反
字林云美目也又正簡反

又正莧反絢呼縣反馬〈鑒〉論語後錄曰盼開成石經譌作盻曰文貌鄭曰文成云云巧笑即冶由笑盼所謂目流眺是也義見淮南子毛公則云倩好口輔盼黑白分辭君則云倩蒼白色盼黑色三解皆異一說又云詩巧笑之瑳瑳即倩案瑳玉色鮮白也以倩爲瑳義與辭君近陳奐毛詩疏云楚辭大招靨輔奇牙宜笑嘕只王逸注嘕笑貌倩與嘕一聲之轉傳云好口輔即靨輔也釋文倩本亦作倩引韓詩云蒼白色是韓詩作蒨蒨草初生蒼白色韓詩依字作訓與毛訓異盼从目分聲以分詁盼此同聲爲訓之例韓詩馬注論語並異絢說文云詩云素以爲絢兮从糸旬聲不言其義儀禮聘禮注采成文曰絢與此同義賈疏引此注作成章曰絢知唐時已有異本聘禮注又云今文絢作約釋文約音巡涇胡承琪古今文疏義云說文有絢無約從禮古文也此文作絢當亦古文論語述何曰素以爲絢兮從禮古文也此文作絢當亦天言內心也子夏怪以爲絢爲粉飾故問之

畫繪先布眾色然後以素分其閒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以禮成之也集解○釋文繪事胡對反本又作繢喻美女如字又夷主反〈鑒〉說文繪會五采繡也下引此文攷工記凡畫繪之事後素功注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汙也鄭司農說下引此文作繢惠士奇禮說曰古者裳繡而衣繪畫繪之事代有師傳秦廢之而漢明復古所謂擗開賦白鋪密有章康成益目睹之者鄉射記曰凡畫者丹質則丹地加采矣論語後錄曰丹色亞於赤丹以成質素以成文文質之交畫之遺制見焉羣經識小曰青赤黃白黑謂之五采故白亦采也讀書叢錄曰古論作繪魯論作繢維城案說文纘織餘也从糸貴聲義與繪別自當以作繪者爲正

曰禮後乎

〈注〉包曰予我也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詩已矣

集〈鑒〉漢石經無者字論語述何曰子夏因後素之說而進之解〈鑒〉以碩人首章言莊姜之貴族次章言容儀三章言車服四章言媵御皆諸侯夫人所從同者苟非禮主於內何以見莊姜之賢後乎言不可緩也故夫子以起予嘉之而刪素以爲絢之句見子夏明無邪之旨發止禮之訓有贊述之功也論語補疏曰起之義同於發子夏起於當前顏子發於退後韓詩外傳三子夏問詩學一而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云云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注〉包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名也夏殷之後也夏殷之禮吾能

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之也集解〈箋〉禮記禮運云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注杞夏后氏之後宋殷人之後或據此文謂之字可連下讀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注〉鄭曰獻猶賢也我能不以其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集解〈箋〉獻爾雅釋詁云聖也書大誥民獻有十夫傳獻作儀書皋陶謨萬邦黎獻漢孔宙碑費鳳碑斥彰長田君碑皆用黎儀字儀廣雅釋言云賢也獻可作儀故可訓賢史記孔子世家引此章無文獻不足故也句謂子序書傳時語論語發微曰孔子雖觀坤乾之義夏時之等然以文獻不足之故未及筆削成書以齊六經之列周有百二十國之寶書文也使子夏等十四人求之獻也文獻足而春秋成故能據魯親周故殷紬夏運之三代禮運一篇皆發明志在春秋之義而夏殷之禮亦可推而知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注〈鄭曰〉禘祭之禮自血腥始天官籩人疏禮記禮器正義○釋文〈箋〉論語釋故曰爾雅禘大祭也凡祭之大者皆謂之禘祭天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禘嚳謂冬至祭天於圜丘而以嚳配謂之禘也郊稷者即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祖之所自出天也周以夏正祭青帝靈威仰於南郊而以稷配亦謂之禘也祭地莫大於方澤祭宗廟莫大於五年之祭皆曰禘是禘天神二地示人鬼各一天地之禘不灌灌者據宗廟言宗廟之禘又有三其一王制曰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禴其二則三年之喪畢而吉禘此殷禮也周改春曰祠夏曰禴其二則三年之喪畢而吉禘此諸侯皆得行之左傳叔向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謂吉禘也惟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乃天子之禮祫禘皆宗廟之大祭諸侯得祫不得禘祫禘之分祫則毀廟之主皆陳於大廟立昭穆二尸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廟而立尸凋祫祭禘則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文王廟昭之遷主祭於武王廟其尸后稷廟文武以下則穆之遷主祭於后稷廟文武以下則穆之遷主祭於文王廟昭之遷主祭於武王廟其尸后稷廟稷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廟文王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武王尸一昭尸共一未毀之廟各於其廟祭不升合食祫者合也禘者審諦昭穆也審諦昭穆故昭穆各於其廟也周官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注肆獻祼祫也饋食禘也凡天子三年喪畢而祫於大廟明年春禘於羣廟祫禘自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祫在秋禘在夏鄭玄皆祭統曰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

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是則成王命魯唯禘於周公廟而不及羣廟與天子之禘有殊其後僭於他廟昭十五年禘于襄公定八年禘於僖公皆行於一廟而不遍及羣廟但用天子之禘禮耳其始禘用六月其後或以七月或以十月皆非禮雜記孟獻子曰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呂氏春秋言魯惠公使宰讓如周請郊廟之禮桓王稽璜使史角往止之於惠公也天子宗廟九獻魯亦如之君灌爲一獻夫人灌爲再獻禘禮尸未入先奏大磬之樂九變以致其神此祀先公之樂也禘祫皆然後尸入而行灌禮明堂位灌用玉瓚大圭鬱尊用黃目是謂君以圭瓚酌黃目之鬱鬯授尸灌地降神用玉瓚酌亞灌也既灌之後則君出迎牲視殺而薦腥於堂爲朝踐薦孰於室爲饋食是五獻六獻尸食畢而酳尸是九獻九獻之後又有加爵酳之是七獻八獻夫賓長酳夫士及餕而禮畢論語後錄曰此當以周禮禮記易參求之凡祭獻之屬莫重於灌灌者以鬱鬯降神既灌然後獻牲既獻然後肆薦周禮大宗伯所謂以肆獻祼享先王是凡祭求諸陰陽之義也肆獻所以求諸陰周人貴陰故先求諸陰郊特牲謂臭陰達於淵泉者即謂灌凡祭重灌於禘尤甚故夫子欲觀之諦而不薦有孚顒若禮作祼易作盥本書記作灌並同集解用孔安國義文無依據鄭說近之馬融易注云盥者進爵灌地以降神此是祭祀盛時及神降薦牲其禮簡略不足觀也祭祀之盛莫過初灌降神故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虞翻曰坎爲水坤爲器艮手臨坤坎水沃之盥之象也故觀盥而不薦孔子曰禘自既灌吾不欲觀之矣馬虞皆以論語釋易然則易之說與論語合矣惠棟周易述云禘行於春夏物未成孰薦禮獨略故云不足觀論語述何曰禮不王不禘商周皆禘嚳周公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下及武王文母審諦功德創制顯庸也魯僖公僭禘禮於周公之廟非禮也灌以求諸陰以人鬼爲主與祫及時享同其僭猶未甚既灌而往則祝延帝尸皆天子之禮故不欲觀言周公不饗也江聲論語竢質武進莊述祖論語別記並連下章釋之竢質云禘大祭也緩言之則曰大祭急言之則合併爲禘反語也灌者酌鬱鬯灌地以降神也明堂之祭天帝異饌亦異其禮天無灌而祖有灌以灌禮降神推人道以接天公羊宣三年傳所謂自外至者无主不止也是故禘莫盛于灌孔子觀之意邕神怡故曰既灌而往吾不欲觀此歎美之言猶左氏襄廿九年傳季札觀部舞而歎觀止也或因是而意孔子必知其說故問焉雖然其禮可觀也其說難知也豈觀之而遂敢自信爲知之哉故答以不知也別記云義疏云先儒

舊論灌法不同一云於大祖室裏龕前東向東白茅置地上而持罌酒灌白茅上使酒味滲入淵泉以求神也而鄭康成不正的道灌地或云灌尸或云灌神故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罌臭鬱合罌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鄭注灌謂以圭瓚酌罌始獻神也又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灌鄭注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灌尸之事乃後迎牲案鄭二注或神或尸故解者或云灌神是灌地之禮灌尸是灌神之禮而鄭注書大傳則云灌是獻尸尸乃得獻乃祭酒以灌也今案灌義雖異至宗廟有灌天子諸侯之禮同也魯之失禮孔安國以爲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不知孔子仕魯在從祀先公之後不當復譏逆祀而鄭康成說又與魯禘義異明堂位曰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又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鸞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明魯禘有灌魯郊無灌矣郊特牲曰黃目鸞氣之上尊也鄭注黃目黃彝也周所造於諸侯爲上也正義云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天子則黃彝之上有雞彝斝彝備前代之器諸侯但有黃彝故曰於諸侯爲上也又周禮司尊彝職曰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今魯禘灌用黃彝不備前代之器從諸侯禮也至迎牲以後朝踐再獻之時則白牡山罍兼用四代之禮其餘

可以類推故夫子曰吾不欲觀之矣又禘之見於春秋者閔二年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禘于太廟左傳於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定八年從祀先公皆稱爲禘昭廿五年傳將禘于襄公是魯大廟有禘羣廟亦有禘襄十六年傳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是晉亦有禘矣益三年喪畢合祭於大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諸侯與天子禮同而天子有禘與諸侯異魯祭大廟用禘禮遂假禘之名其實與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之祭自別故不譏禘但譏既潛而往者之僭禮也襄十年傳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郊特牲云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是禘於羣廟皆僭天子之禮樂也譏之也此章譏既灌而往者之僭禮不譏魯祭假禘之名下章又問禘之說者鄭注禮喪服小記及大傳以禘爲郊祭然以記文考之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上言四親下言四廟并及庶子王則所謂禘不當主祭天言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大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大祖受封君也干猶空也空祖無廟君干祫及其高祖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其不祫祭之於壇墠大夫士有空祫則諸侯祫於大廟明矣大夫士及其高祖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其不祫祭亦明矣禮三本曰王者天大祖諸侯不敢壞大

夫士有常宗所以別貴始貴始之本也郊止天子社止諸侯道及士大夫所以別尊卑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鉅者鉅宜小者小也是辨貴始者所以事其先辨尊卑者所以事百神也上言祖宗下言郊社若郊禘合而爲一又何貴始事尊之辨哉白虎通云帝者天號始祖所自出之帝故曰天大祖王肅之說斯近之矣趙匡附會其說以爲魯禘文王則非也蓋自魯以禘禮祀周公故殷祭謂之禘由是而時祭亦謂之禘大廟謂之禘由是而羣廟亦謂之禘由是而諸侯亦謂之禘習而不察故於魯禘之灌節取其禮之正又問大廟有事于大廟書吉禘于莊公又書有事于武宮殷祭曰大事時祭曰有事於其實非禘觀此而微言大義可以互相發明矣周有事以著其名之不正又書大事禮邊人疏禮器正義引鄭此注禘祭之禮自血腥始按鄭注周禮小宰云祼之言灌也明不爲飲主以祭祀惟人道宗廟有灌天地大神至尊不灌莫稱焉是宗廟以灌鬯爲始而言自血腥始當指降神以後正祭之始不則所謂禘祭或指郊祭而言則郊不當有灌譏魯失禮然疏所引鄭注不盡又皆主祭宗廟言宜從區蓋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注〕包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示以掌中之物言其易了也集解○釋文〔箋〕知其說易了以豉反〔箋〕者之於天下也無錫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曰禮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鄭注所自出所感生帝也論語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以其理幽遠所謂聖人有所不知者是也以其爲天地生人之始萬物皆爲同體故知其說者治天下不難也論語述何曰惟王者受命于天其功德必以天諦之必德如文王而後可以配上帝子孫之明德恤祀者若殷三宗周成康元臣之勳在王室者若殷之阿衡周之文母周公方與於大享知其說者則周公其人也稱上帝則子孫不敢私其祖宗臣下不敢私其所事故南郊定諡乃措之廟立之主大行受大名則與於禘細行受細名則不與於禘魯自僖公僭郊禘故夫子爲之諱於春秋不言郊不知禘然曰天下則微而顯矣論語發微曰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爾雅禘大祭也郊與明堂祭之大者故皆謂之禘惟周公能知禘故朝諸侯於明堂而天下大服是爲禘之說非僭竊之世所得聞也故論語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云明有天下而王者方舉禘祭天下之服於禘見之非謂天下之人皆可知其

說也魯郊故中庸仲尼燕居兩篇竝言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明言治國如指諸掌非謂郊社嘗禘如指掌也明堂法龜文一至九之數皆可以指掌求之故言明堂之法之事亦指其掌也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據此知魯郊用建寅月所謂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也祀周公於大廟但用禘禮即以比明堂之祭故明堂位稱魯大廟天子明堂實非明堂之禘也魯頌閟宮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此感天生稷之事又云周公皇祖后稷謂祀帝於郊配以后稷也又云周公皇祖亦其福女此但言周公魯公止是宗廟之禘非明堂配上帝之禮也莊氏說魯禘既灌而往皆以天子之禮僭于羣廟故孔子不欲觀公羊穀梁兩家言魯有周公魯公羣公之廟而不及文王魯頌亦無文王之祀記禮者皆不言惟左氏言魯有周廟祀文王當是相因而僭至於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祖所自出者天也周公奮諦功德知后稷始封文王受命皆感天而生故能配天配上帝帝嚳以木德王爲大皞後爲周之先郊與明堂之祭世世有其位號推之五帝三皇六十四民雖絕地廟位祝牲猶列於郊號宗於代宗王者通三統或繼滅其子孫當不廢其宗祖祭法言禘郊

祖宗之制及於五帝者此也魯之郊禘失禮故禮運孔子曰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此據魯親周故殷緇夏之說也論語爲徵言故與春秋之辭同禮運爲七十子所傳之大義故直明魯禘非禮葢自僖公復魯舊制未徧而薨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作頌適當文公之世開君臣相僭之漸此則周公之衰孔子傷之故曰不知也讀書叢錄曰禮中庸注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物而在掌中易爲知力者也包注指示二字連文義不可通指其掌論語後錄述其父煌云古有指掌算術見徐岳術數記遺法以三指三閒閒有三節以食指上節爲一中節爲十下節爲百中指上節爲千中節爲萬下節爲十萬無名指上節爲百萬中節爲千萬下節爲萬萬亦名運掌算孟子所云治天下可運於掌者是也指掌算術最易指其掌謂如指掌而算不待煩言而決故曰示諸斯示讀如鄭注中庸治國示諸掌之示餘見前章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注包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故不致敬於心與不祭同也

集解○釋文〈簋〉春秋繁露祭義篇祭之爲言際也與察也祭然後能見不見之見者見不見之見然後知

天命鬼神知天命鬼神然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乃知重祭祀孔子曰吾不與祭祭神如神在羣經義證曰舊讀以吾不與祭爲句見春秋繁露愚謂當以與字斷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外宗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著可據論語述何云傳曰士不及四時之祭則冬不裘夏不葛論語發微曰孔子仕魯凡郊禘以及夏禴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皆與於祭禮運與於蜡賓即其一事魯郊禘非禮以不欲觀不知其說以爲國諱其大者既奢僭而不知本其餘祭必皆虛文而無實凡內祭外祭其君若臣不能精意以通昭明天神地示人鬼不可得而禮故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也若謂孔子或出或病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則指孔子自舉祭不當以與祭言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注〕鄭曰奧西南隅

釋文媚美記反於〔箋〕說文媚說也爾雅釋宮室西南隅謂之奧烏報反鄭云云室中隱奧之處也古者爲室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奧疏引孫炎云室中隱奧之處也古者常處焉曲禮云凡爲人子者居不主奧是也說文亦云奧宛也室之西南隅論語後錄云此奧蓋謂廟門外西室之奧也凡祭五祀必先設席于奧祀戶中竈在廟室中則設席在廟堂之奧祀竈門行在廟門外則設席在廟門之奧逸中霤禮說如是西室竈位所謂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者是日知錄曰奧何神哉如祀竈則迎尸而祭於奧此即竈之神矣時人之語謂媚其君者將順於朝廷之上不若逢迎於燕退之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箋〕釋文所禱丁老反一音都報反〔箋〕春秋繁露郊祭篇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何以言其然也祭而地神者春秋譏之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釋文〕監古暫反觀也〔箋〕視也郁郁於六反〔箋〕有文章也从有彧聲彧郎擊之省漢石經作郁漢書禮樂志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其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洽民用和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囹圄空虛四十餘年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述何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如循環也故王者必通三統周監夏殷而變殷之輅從質也服周之冕從文也論語發微曰春秋王者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尅祥敷隱元年春王正月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何休說以上繫王於

春知謂文王也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繫天端方陳受命制正月故段以爲王法不言謚者法其生不法其死與後王共之人道之始也按此知春秋雖據魯新周然必託始於文王故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以是知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謂文王之法度也自杞宋不足徵乃據魯作春秋魯周公之後周公成文武之德而制作明備孔子從而損益之故曰從周者卽監二代之義謂將因周禮而損益之也

子入大廟注包曰大廟周公廟也孔子仕魯嘗祭周公而助祭

也集解○釋文大音泰注及下同簠明堂則魯之大廟如周之明堂又曰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飾大廟矣所謂廣魯於天下是也春秋公羊傳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亦曰大室羣每事問或曰孰公稱宮案大廟亦曰世廟世室羣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釋文鄹人側留反簠論衡知實篇孔子未嘗入廟廟中禮器衆多非一人名邑孔子雖聖何能知之論語後錄曰此當是入廟助祭有所職守當行之事不敢自專必咨之主祭者而後行若問器物則廟中爲嚴肅之地夫子必不嬈嬈如是充說非也

呂氏春秋無醜不能無惡不醜不能不惡不知比充說爲近鄹左傳顏弓竝作聊鄹人卽左襄十年傳聊人紇孔子父也杜注謂聊邑魯縣東南蒐城是也吳沈欽韓左傳補注曰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鄹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與地志云鄹縣西界闕里有尼丘山此蒐城應是鄹城之誤釋文無音可知也一統志鄹縣在曲阜縣東南縣志云東十里有西鄹集與郰婁之改名鄹者別水經注謂郰國叔梁之邑孔子生於此者誤過庭錄曰說文聊魯下邑孔子之鄉从邑取聲又鄹魯縣古郰國帝顓頊之後所封从邑芻聲廣韻鄹聊二字通用左傳杜注聊邑魯縣東南蒐城是也案春秋郰國公羊作郰婁郰婁合言爲鄹鄭語作騶孟子作鄒是鄹郰一名亦一地也公羊春秋襄十九年取郰婁田自漷水傳其言自漷水何以漷爲竟也何言乎以漷爲竟漷移入邾婁魯隨而有之據此知注魯本與郰婁以漷爲竟漷移也何休以郰分其竟故又得侵邾竟而有之漢書地理志魯國騶縣故郰國曹姓二十九世爲楚所滅嶧山在北水經泗水注云漷水又逕魯國騶縣故城南而西南流左傳所謂嶧山也郰文公之所遷今城在鄹山之陽依巖阻以堘固故郰婁之國曹姓也叔梁紇之邑也孔子生於此後乃縣之因鄹山之名以氏縣也據此知漢合郰婁國及叔梁紇邑而置縣是鄹郰爲一地一名之證太原閻若璩四書釋地云

鄹魯邑今在鄹縣界鄹人之子乃孔子少賤時之稱論語別記曰魯用禘禮始自周公廟其後羣公廟皆有禘子入大廟凡禮樂犧牲服器之等每事問焉此簿正祭器之時也雖爲之兆未能遽革而或人乃有執謂知禮之譏子聞之曰是禮也斯聖人之正言猶不欲觀之歎不知之對言問是禮者欲魯之君臣知其非禮而革之也論語述何云魯自僖公僭禘於大廟用四代之服器官其後大夫遂僭大禮每事問者不厎言其僭若爲勿知而問之若曰此事昉於何時其義何居耳以示天子之事魯不當有也或人習而不察故正言以告之

子曰射不主皮注馬曰射有五善一曰和志體和也二曰和容有容儀也三曰主皮能中質也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興武與舞同也天子有三侯以熊虎豹皮爲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之和容也集解○釋文能中〈箋〉儀禮鄉射記丁仲反下及注同〈箋〉曰禮射不主皮鄭注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焉也羣經補義曰鄭以大射賓射燕射爲禮射其實惟大射之侯棲鵠則有皮賓射設正燕射畫獸皆無皮也鄉射用賓射之侯棲鵠則有皮也亦無皮也

歙金傍禮箋云古有大射之名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凡侯未有不設鵠者大射之侯棲皮爲鵠鵠外以采畫之謂之正天子正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士再重燕射之侯天子諸侯亦棲皮爲鵠大夫士則畫布爲鵠鵠外謂之質荀卿書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是也賈景伯周禮注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覩躲躲義蓋假侯中六尺明之與梓人三分其廣而鵠居一數合矧凡侯制跡云侯謂之射侯者天子中之則能言之爲皮侯據正言之爲采侯謂之賓侯服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也鄉射記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凡畫者丹質熊麋虎豹鹿豕之侯威取名於鵠記言大夫士布侯用畫則熊侯麋侯棲皮爲鵠對文見異矣獸貙貙獌獌貙貙梓人職掌獸侯之差射之禮所以習射士功當張麋侯二正與大射同鹿小爾雅謂之槷槷方六寸宋翔鳳訓纂曰小雅發彼有的傳的質也正義引周禮鄭眾馬融注皆正四寸曰質則以爲侯皆一丈鵠及正質於一侯之中爲此等級王肅亦云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引爾雅此文亦作六寸

縶卽質也此與禮器皆不從後鄭以正鵠爲二物而微有不同論語釋故曰鄉射禮篇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不勝者降勝者又射禮射者通謂大射賓射燕射以禮樂行之者也主皮者庶人無侯其射張皮而射之無侯謂之主皮不勝者降勝者又射禮全別也射用主皮者有二其一四時爲祭祀而田畢取所獲禽獸陳之於澤鄉大夫相與射而取之不設侯以貴賤爲勝負謂之鄉射禮篇

經所未言見於記者甚多卽如此記中衆賓不與射者不降賓主人射則司射搢扑降卒射卽席而反位卒事大夫降立於堂西以俟射主人亦飲於西階上之屬皆是不獨主皮之射一節也若貫革及張獸皮而射尙何升降之有哉或又謂大射之侯有皮鄉射之侯無皮何故謂之主皮此亦不然主皮者不失正鵠也布侯謂之正皮侯謂之鵠鄉射用布侯而云主皮者舉皮以賅布亦散文則通之義經例往往如此不必致疑也陳祖范經咫據鄉射記正義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之詩既曰序賓以賢又曰序賓以不侮益分於此今日校射重所謂架子而中猶次之髣髴相似但不是比禮比樂耳若夫周禮司弓矢所云甲革椹質樂記所云貫革毛奇齡稽求篇謂是武射并非主皮劉履恂秋槎雜記以春秋養由基射七札證之是也

也注馬曰爲力爲力役之事也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也集解○釋文周禮大宗伯云大役之禮任衆也同科古和反疏注同告朔古篤反又張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視朔之禮以後遂廢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也公羊文十四年傳疏注築宮邑所以事民強弱賈疏詩云築室百堵西南其戶是築宮邑也又云築城伊匹是築邑也其靈臺隄防之等皆役民力鄭略之也論語爲力不同科是以歸而藏諸廟中天子藏之於明堂每月告朔朝廟出而行之周室既衰諸侯怠於禮魯文公廢告朔朝廟仲尼譏之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刺舍大禮而徇小義也自是告朔遂闕而徒用其羊子貢非廢其令而請去之仲尼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魯人者昭而明之稽而用之惠棟明堂大道錄曰明堂月令者乃虞夏商周四代治天下之大法魯爲望國始廢其禮故春秋特書之子曰我愛其禮其猶有東周之志乎哀三年桓僖廟災季桓子御公立於象魏之外觀舊縣之處命藏大時猶未去也論語駟枝曰告朔之羊哀公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鄭司農云頒讀爲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告布天下諸侯孔子三朝記曰天子告朔於諸侯受而藏之於祖廟天下也又數夏桀商紂之惡曰不告朔於諸侯穀梁文六年

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又十六年傳曰天子告朔於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然則告朔云者以上告下爲文不以下告上爲義天子所以爲政於天下而非諸侯所以禮於先君也餼之爲言乞也謂乞與也凡供給賓客或以牲牢或以米生致之皆曰餼說文氣饋客芻米也从米气聲或作餼其見於經傳者曰饔餼曰餼獻曰餼牽天子於諸侯有行禮有告事行禮於諸侯若頻問賀慶脹膰賜禮之屬大使卿小使大夫告事於諸侯若家宰布治司徒布教司馬布政司寇布刑之屬皆常事也以其爲歲終之常事又所至非一國故不使卿大夫而使微者行之以傳遽達之以旌節然後能周且速焉諸侯以命數禮之或以少牢或以特羊而已幽王以後不告朔於諸侯而唇之有司循例供羊至定哀之間猶秩之夫謂文公始不視朔者據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之文言之也夫四不視朔而謂之始不視朔廢也曠之與廢則必有分矣曠四月不視朔猶必詳其月數而具書而況其廢乎變古易常春秋之所謹也初稅畝作邱甲用田賦皆謹而書之始不視朔豈得不書鄭君此言出於公羊公羊之說曰公曷爲四不視朔公有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彼欲遷就其大惡諱小惡書之例因虛造此言爾如其說自十六年二月公薨竝閏月數之其爲不視朔者

二十有六而春秋橫以己意爲之限斷書於前而諱於後存其少而沒其多何以爲信史乎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注〕包曰羊在猶所以識其禮也羊亾禮遂廢也

〔集解〕〔箋〕漢書律歷志引爾雅作汝張禹傳孔子稱賜愛其羊論語述何曰經書文公四不視朔有疾猶可言自是無疾亦不視朔朝廟大惡不可言也故於餼羊發之論語發微曰我愛其禮以臣事君之禮也春秋文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公羊傳曰公曷爲四不視朔云云穀梁傳曰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黼冕以聽政已甚矣按穀梁言公不臣者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公羊傳曰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爲非常月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莊傳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公羊何休注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大祖廟每月朔朝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此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言朝已死不敢瀆鬼神故事必於朔者因視朔政爾無政而朝又云所在無常故無政竝弼朝者感月始生而朝莫夕不言朔者閏月無告朔禮也告朔一事視朔一事朝廟一事

而皆可以告朔統之者以告朔本天子之事諸侯所以奉天子之命而盡乎以臣事君之禮也大戴禮虞戴德曰三朝記訖于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以敬行之以示威於天下也按有威可畏謂之威事君盡禮使臣以禮皆謂之威亦謂之威儀中候曰天子臣放勳是天子盡臣禮以事天諸侯盡臣禮以事天子是以國治而天下平則告朔者天子之事所以制諸侯者知告朔為天子之事者禮記月令季秋之月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鄭注謂百縣與諸侯互文四方諸侯極於天下必三月而後畢達矣故以季秋行之非如鄭說秦以建亥為歲首於是歲終也月令於季冬言數將幾終歲且更始未嘗言季秋為歲終固周公制明堂之法非秦制矣周禮春官大史正歲年以敘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注秦年以敘事頒之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若今時作歷日矣定四時以次序授民時者也時之事又云頒告朔于邦國注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鄭司農云頒讀為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諸侯以事其親有視朔以使其臣孔子受告朔之命於是有朝廟以聽朔之禮始也史記歷書曰三王之所謂君使臣以禮當以告朔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紀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此天子不告朔則王政不行而周道缺自幽厲傷之謂不告朔觀周道幽厲傷之後而孔子猶以為禮存焉則不告朔之惡尤大故諱愈深其先於六年書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非也以見朝廟視朔皆本告朔以行之則告朔之禮當愛矣鄉黨篇云吉月必朝服而朝皇侃云君雖不視朔而孔子月朔必服以朝是我愛其禮也蓋魯君不視朔則大夫有吉月不朝者故以必朝言之亦切證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釋文盡禮津忍反為諂勅檢反

眾拜上而子獨拜下又如鄉黨所記聞君命入公門及過位躬鞠躬屏氣皆是人不能未見君而臣形敬畏升堂見君則然而或反以為諂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箋 儀禮士相見禮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鄭注言使臣者使臣之禮也大人卿大夫也言事君者

臣事君以忠也疏謂竝是論語孔子對定公文韓詩外傳四君人者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臣以禮事君忠順而不解又云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道覆君而化之是謂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是謂次忠也以諫非君而怨之是謂下忠也不恤乎公道之達義偷合苟同以持祿養者是謂國賊也是則臣而不忠謂之賊而不得謂之臣矣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釋文關雎七餘反哀而注鄭曰關雎國風之首篇鄉飲酒禮疏樂得淑女以爲君子之好仇不爲淫其色也寤寐思之哀世夫婦之道不得此人不爲滅傷其愛也義疏箋詩關雎序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荀子大略篇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盈其欲而不愆其止禮之中也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樂之和也葢關雎者禮樂之大原也漢書匡衡傳臣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於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論語後錄曰毛詩故訓傳哀窈窕鄭箋哀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鄭君兩釋互異鄭志答劉珍曰論語注人閒行久義或宜然是鄭先注論語爲哀繼箋毛詩改衷也論語發微曰鄭以毛詩關雎爲文王后妃之詩樂王化之基不能兼哀言之故於篇義讀哀爲衷於論語哀字不改讀者以魯詩說關雎爲康王時詩漢書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注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臣瓚曰此魯詩也是說關雎者有二義樂而不淫毛學之所傳也哀而不傷魯學之所傳也兩家皆七十子之遺學同出孔子當文王之世后妃有進賢之美詩人以樂心感之故鄭解謂樂得淑女也至康王之世佩玉晏鳴鐘鼓琴瑟之化空繫人思詩人以哀心感之故鄭解謂哀世夫婦不得此人此指康王若文王化行江漢無庸哀世夫婦也陳奐毛詩疏日劉向列女傳仁智篇楊雄法言孝至篇司馬遷十二諸侯年表序儒林傳序班固漢書明帝紀皇后紀馮衍傳楊賜傳張衡傳所引皆中培魯詩又李賢注明帝紀馮衍傳引薛方邳韓詩章句竝以關雎爲刺詩然關雎三章周公巳用合鄉樂作爲房中之樂著於儀禮鄉飲酒燕等篇三家詩別有師承不若毛詩之得其正也論語駢枝曰詩有關雎樂亦有關雎此章據樂言之古之樂章皆三篇爲

一傳曰肆夏之三文王之三鹿鳴之三記曰宵雅肆三鄉飲酒禮工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蓋樂章之通例如此國語曰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左傳但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不言大明緜儀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而孔子但曰關雎之亂亦不及葛覃以下此其例也樂亾而詩存說者遂徒執關雎一詩以求之豈可通哉樂而不淫者關雎葛覃也哀而不傷者卷耳也關雎樂如匹也葛覃樂得婦職也卷耳哀遠人也哀樂者性情之極致王道之權輿也能哀能樂不失其節詩之教無以加於是矣論語述何曰昏禮男子著代女子辭家所以哀也關雎之德宜有鐘鼓之樂非止言文王后妃亦非謂始至用盛樂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注鄭曰主田主謂社也左氏文二年正義公羊文二年疏○釋文社如字鄭本作主簋論語後錄曰周禮大司徒設社稷之遺而樹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注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謂之田祖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兩注相發明歟鄭以今文通之於古故以主爲社主公羊傳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休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象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何專攷今文故以主爲廟主蓋本公羊疏以作社者爲古文作主者爲今文良是經義雜記曰春秋文二年作僖公主杜注引論語正義曰先儒解論語有以爲宗廟主者故杜依用之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古論不行於世且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以張包周等竝爲廟主故杜所依用劉炫就所以規杜過未爲得也臧庸曰經文明云使民戰栗以社稷爲民而立故曰使民若廟主與民何與張包周等徒守古論不攷古義疏矣鄭君雖注魯論而從古義可見鄭學之宏通孔反云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不知此注元以爲田主合之古論主字非單矣陳鱣論語古訓攷二臧說讀書證疑云墨子明鬼篇聖王建國營都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爲菆位韓非子外儲說右對曰君亦見夫爲社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閒掘穴託其中燻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牠是但以泥塗木作爲神主牛農禮說據此謂樹主木主必兼兩義又周禮小宗伯大師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注王出軍必先有事於社及遷廟而以其主行社主曰軍社遷主曰祖又引春秋傳君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曾子問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又云社之主蓋用石爲之奉神之義此但論社主而說又不同也案社非其壇之名乃其主之名說文社地主也古文作祉字从土从木則如韓子

說矣古不作示旁直作杜史記周本紀畢在東南杜秦本紀杜一作社左昭十二年傳前城人敗杜王篇古文社從水從土非也唐武陸渾于社釋文社本作杜王后時制坿字作地後人遂改玉篇社字从坐也禮記禮運注社土地之主也公羊莊二十二年傳注社者土地之主也白虎通社稷篇社者土地之神也義皆與說文同是並可證明鄭義至經文作社四書考異謂古論爲社當時齊魯二論似亦未與古異鄭改爲主何氏杜氏因其改文轉以爲宗廟主故釋文但言鄭本作主不言其因某讀過庭錄謂漢時古論魯論同作問主故今文家以爲廟主古文以爲社主如古論本作問社則鄭方解爲社主社主文亦必從古讀正不得反作問主益何晏集解采孔注遂妄改作問社較前說爲長蓋齊魯二論之作社無據又果鄭改爲主杜即因鄭何必不因鄭也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過庭錄據左公羊疏並禮器祭法正義引異義說而云夏后氏河東宜松也殷人以柏殷人都亳宜柏也周人以栗周人都豐鎬宜栗也是也經學后言云栗象文作棗从鹵古文作鬣从西从二鹵徐巡說木至西方戰栗爾雅釋木文果鄭改作棗从木束聲說文作棗云木也鬣古文棗从西从二鹵徐

巡說木至西方戰栗爾雅釋訓恂慄也郭注恂戰慄慄說文作懼云懼也爾雅釋言慄恂懼也莊子齊物論篇民木處則惴慄恂懼釋文恂恐貌崔云戰也則戰栗者猶云戰慄恐懼也羣經識小云釋文及爾雅疏古本原作哀公問主于宰我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復立其主故問其所宜木也宰我之對本是但不當附會使民一句耳

事不說〈注〉包曰事已成不可復解說也集解○釋文可復扶又反下同〈箋〉論語補疏曰按解字明說字說讀若脫解脫與諫止互明事已成已遂故不可諫止即不可解脫

子聞之曰成事不諫〈注〉包曰事已遂不可諫止也集解〈箋〉論語後錄云既往不咎〈注〉包曰事既往不可復追咎也孔子非宰我故歷言三者欲使慎其後也集解○釋文不咎其久反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箋〉論語古注集箋三

時有以管仲爲大器者故夫子辨之過庭錄曰言其治器之小也管子版法解曰抱蜀者祠器也祠讀爲治即治器也史記管晏列傳贊曰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伯哉劉向新序襍事

篇亦云桓公用管仲則小也故至於伯而不能以王故孔子曰小哉管仲之器益善其遇桓公而惜其不能以王也淮南子繆稱訓說苑君道篇並作筦仲或曰管仲儉乎〈注〉包曰或人見孔子小之以爲謂之大儉乎集解○釋文大儉音泰一音他賀反〈箋〉過庭錄曰凡論語言或者大抵老氏之徒如或曰以德報怨即老子報怨以德也管子爲道家之言先於老子規模皆老子治天下有三寶其一曰儉又老子言禮此以管仲爲儉爲知禮皆道家之說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注〉包曰三歸者取三姓女也婦人謂嫁爲歸攝猶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并兼今管仲家臣備職非爲儉也集解○釋文焉得於虔反取三如字又七喻反本今作娶〈箋〉管氏有三歸周策齊謂嫁爲歸一本無爲字本今作曰歸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鮑注仲蓋三取女也漢書地理志亦云身在陪臣而取三歸論語稽求篇曰禮諸侯娶三姓女大夫取一姓女如春秋僖二十年西宮災公羊傳引魯子曰魯有西宮以諸侯有三宮也何注三宮者謂諸侯娶三國女是時僖公爲齊所脅以齊媵爲適而廢楚女于西宮故云則是三娶者國君之禮是以舊集解疏義云禮大夫雖有妾媵然適妻則祇娶一姓今管仲娶三姓女故曰三歸秋槎雜記曰春秋莊十九年經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左氏無傳公羊云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人來媵公羊傳云三國來媵非禮也惟天子娶十二女左氏成八年經杜注古者諸侯娶適夫人及左右媵乃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穀梁注全錄杜注則是三傳意皆以天子諸侯取妻班次有三適也娣也姪也天子取后三國媵之諸侯取夫人二國媵之並夫人本國爲九女夫人本國之媵從夫人歸子夫家者也士昏禮女從者畢珍玄又云媵布席于奧鄭注女從者謂姪娣也媵謂女從者也是也二國之媵或與夫人同行春秋成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冬衛人來媵九年春二月伯姬歸于宋是也或後夫人行九年夏晉人來媵十年夏齊人來媵是也其本國歸女爲一次二國各一次故曰三歸左氏譏齊媵天子皆不譏齊媵女之遲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包說非也鮑曰三姓女依左氏成八年大夫娶妻姪娣不言娶故公羊云諸侯不再娶鮑說亦非也又案曲禮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正義引熊氏云士有一妻二妾言長妾者當謂娣是大夫姪娣俱不名士但不名娣異于大夫其皆有姪娣明矣士無娣則媵二姪

士昏禮雖無婿親先是也故詩江有汜序正義據士昏禮以爲士有姪娣但不必備據喪大記大夫撫姪娣以爲大夫有姪娣而未明言大夫士姪娣之數以諸侯八妾士二妾例之卿當六妾大夫當四妾北齊元孝友傳孝友嘗奏表曰古諸侯娶九女士一妻一妾皆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君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品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蓋仿古制而變通之論語後錄曰韓非子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疏乃立爲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偪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蒜青衣置鼓而歸夫也其侈偪上說苑齊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我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曰管仲而右不善我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曰管仲之智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內政委焉外政斷焉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惟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案兩書之說不合羣經義證曰臺爲府庫之屬古以藏泉布史記周本紀散鹿臺之泉管子三至篇謂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是齊舊有二臺以爲貯藏之所韓非子管仲相齊云以三歸對貧言則歸臺卽府庫別名矣泉志載布文有齊歸化三字疑爲三歸所斂之貨又晏子春秋內篇云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又一證也論語發微亦云三歸臺名古藏貨財之所聚斂卽是不儉若取三姓女則桓公安得賞之論語三歸當依說苑作臺名爲是包氏說是僭論語所傳時說苑未出韓非子及晏子春秋俱未顯說經家皆不用故班氏作漢志亦言取三歸說本戰國策孫志祖讀書脞錄合二說而一之云三歸臺名然其所以名三歸者亦以娶三姓女故詩新臺序衞宣公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之事左傳言秦穆姬登臺而哭必其嫁時所築管仲僭諸侯豈臺而哭必其嫁時所築臺以迎女故有三歸臺禮經散亾無從引證存之以俟深於禮者不知新臺與左傳魯莊公築臺娶孟任久爲毛氏稽求篇所駁近人謂天子諸侯宮內皆有臺大夫亦然左傳載崔杼季平子孔悝事可證秦穆迎晉姬不聞築臺也是則包氏以爲娶三姓女者一義說苑以爲臺名者又一義四書考異云以管氏本書證之三歸特一地名讀輕重篇自見蓋其地以歸三不歸而名之也本公家地桓公賜以爲采邑耳錢塘梁玉繩瞥記取之官事不攝二句禮運大夫具官注引此文正義云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卿大夫大夫若有地者則置官一人用兼攝羣職又曲禮云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鄭注宰邑士也夫僅曰有宰而已則非備官矣孟子告子篇桓公葵邱會諸侯四命曰官事無攝此諸侯之禮也然則管仲知禮乎注包曰或人以儉問故答以安得

儉或人聞不儉更謂爲得知禮也集解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注鄭曰反坫反爵之坫也在兩楹之間人君有別外內於門樹屏以蔽之若與鄰國君爲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今管仲皆僭爲之如是是不知禮也集解○釋文爲兩于僞反又如字之好呼報反注同反坫丁念反君別彼列反獻酢才洛反一本作酬酢〈箋〉樹爾雅釋宮云屏謂之樹郭註小牆也禮記疏引李巡云垣當門蔽爲樹當門中邵氏正義曰太平御覽引舍人云以垣當門蔽爲樹禮記疏引李巡云垣當門自蔽名曰樹荀子大略篇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外屏不欲見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淮南主術訓天子外屏所以自障高誘註屏樹垣也鄭註玉藻云今桴思也釋名屏自障屏也罘罳在門外是罘罳即外屏也今言邦君則所謂樹者非桴思矣反坫禮記明堂位云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注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當尊南也惟兩君爲好既獻反爵於其上禮君尊于兩楹閒屏謂之樹刻之爲雲氣蟲獸羣經識小曰堂上有東西兩楹楹柱也兩楹之閒當堂之中而外近廉也主酌酒以進賓謂之獻賓飲畢酌酒以進主人謂之酢主人飲畢復自飲而後酌以勸賓謂之酬國君相見之禮賓主飲畢皆反此虛爵於坫上然後拜大夫則無坫案古註圖說坫以木爲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又明堂位云反坫出尊坫在尊之外故曰出尊又云崇坫康圭朝聘時奠圭於此其制亦相仿也案坫字从土乃築土爲之爾雅垝謂之坫內則士於坫一凡土臺可庋物者皆謂之坫也淩廷堪禮經釋例曰大射儀注豐以承尊也則豐當爲禁之屬公食大夫禮飲酒實于觶加于豐注豐所以承觶者也則豐又當爲篚之屬大射儀疏云此豐若在宗廟或兩君燕亦謂之坫致爵在於上故論語云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鄭注云反坫是也賈氏以豐爲反爵之器說與公食大夫注同考鄉射大射飲不勝者皆有豐是公尊所設一豐也燕禮大射是君燕其臣故豐但以承尊而仍反爵于篚若兩君燕當反爵于豐與鄉飲酒禮尊在房古文作禬是以堂隅言郭景純所謂瑞也至許叔重以爲屏牆則又是一坫其棊土以庋物者又是一坫而棊土庋物之坫又有三有兩楹之閒之坫有三爾雅垝謂之坫

堂下矣惟在堂下故稍崇之有房中之坫即內則閣食之制也士於坫一康成謂士卑不得作閣但於房中爲坫以庋食而庋爵庋圭尊者用之庋食則卑者用之方密之曰凡棨土庋物者皆得曰坫是也堂隅之坫亦有二士虞禮苴茅之制僎於西坫士冠禮執冠者待於西坫南葢近於奧者故謂之西坫既夕記設楎於東堂下南順齊於坫是近於窓者則東坫也至屏牆之坫亦曰反坫而其義又不同郊特牲所云臺門旅樹反坫是也是乃外向爲反東發曰如今世院司臺門內立牆之例是正所謂屏牆也葢東發曰坫與出尊相連是反會之坫反坫與臺門旅樹相連是屏牆之反向於外者郊特牲所云乃大夫宮室之僭論語所云乃燕會之僭而東發疑論語之反坫與上塞門相連恐皆是宮室之事不當以坫之反爲爵之反則又不然葢反坫出尊正與兩君之好相合禮各有當不必郊特牲之反坫強并於論語之反坫也賈氏不知坫有三者之分又不知累土之坫亦有三者而漫以爲累土之坫用土豐形如豆故字从豆坫以土以豐爲坫不知豐用木坫一也至周書既立五宮咸有四阿反故字从土不可合而爲一也坫注以西阿爲外向之室則反坫者亦屏牆也禮記郊特牲云旅樹反坫大夫之僭禮也雜記云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棁賢大夫而難爲上也亦謂其僭禮也大夫也

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箋〉經傳考證曰此與富而可求也君而知禮而益與如同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注〈鄭曰始作謂金奏

周禮大司樂疏釋文子語魚據反大師音泰〈箋〉大師奏翕如變動貌注同翕如許及反下引鄭云〈箋〉周禮大師注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瞽矇爲命其賢智者爲大師小師晉杜瞩曰瞩也大師也賈疏以其無目無所睹見則心不移於音聲故不使有目者爲之也就瞽之中命大賢知爲大師其次爲小師是魯大師必大賢知故子以樂語之也四書考異曰孔子世家有與齊大師語樂非齊大師也是殆肄業卒篇率爾議之歟齊大師言樂子年三十五爲高昭子家臣即論語聞韶忘味時語魯大師樂乃子自衛反魯正樂後事本書甚分明始作謂金奏者周禮大司樂疏云先擊鐘次擊鼓鼓奏九夏鄭云先擊鐘故周禮大司樂樂師語亦云始作翕如也鄭云始作翕如也鄭云始作謂金奏是凡樂皆先奏鐘而均諸樂也論語後錄曰凡金奏先擊鐘故周禮大司樂樂師每事皆云令奏鐘鼓鐘先於鼓故也又金奏鐘師掌之擊以編鐘節以晉鼓樂之始作也脏禮瞽矇入〈箋〉瞽矇是也鼜師擊鼓〈箋〉鼜雅也釋樂鐘鼓謂之雅云合也那疏歛合也說文云起也御覽五百六十四引論語注云時聞金奏八音作也翕如翕如變動之貌陳鱣以爲鄭皆翕如之純如也注〈鄭曰從之純如也注集箋三

從之八音皆作釋〈簫〉論語後錄曰鄭君讀從爲重何晏讀爲
讀爲縱予用反所引鄭注僅〈簫〉縱不云鄭讀爲縱者當以釋文但云何
四引從讀爲縱不云鄭注故
注恆以御覽此條爲鄭注疑
說非是八音者白虎通禮樂篇云樂記曰土曰塤竹曰管皮
曰鼓鼗曰笙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敔
此謂八音也純如御覽引論語注感人之貌皦如也注鄭
曰皦如清別之貌釋文皦如古了反鄭云說文皎月之白也故曰明白之貌明
白與清別義近御覽五百六十四引清別上有使字繹如也
注鄭曰繹如志意條達之貌釋文繹抽絲也詩
雅作繹繹彼以繹繹狀苗之達貌御覽五百六十四引論語注同條班固傳注作調
達故鄭以繹如爲志意條〈簫〉說文繹載弩驛驛其達爾
謂之成成猶終也論語別記曰鄭云始作謂金奏時者周
周禮樂師注成謂所奏一章
禮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注云金奏擊金以爲
奏樂之節金謂鐘及鎛以鐘鼓先擊鐘次擊鼓鐘正義
云樂器多矣以鐘爲首而先言之者以作樂必擊鐘左傳謂
之金奏是先擊金以奏諸樂也云聞金作人皆翕如變動者

國語云鐘不過以動聲聲韋注動聲者謂合樂以金奏而八音
從之毛詩鼓鐘欽欽傳云欽欽言使人樂進也欽翕聲相近
言變動者亦使人樂進之意翕本訓合釋詁翕合也大師掌
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注云聲之陰陽各有合黃鐘子之
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
而辰在元枵大蔟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應鐘亥
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
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夾鐘午之
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林鐘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
在鶉火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中呂巳之氣
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
大火夾鐘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辰與建交錯貿
處如表裏然是其合也文大司樂乃奏黃鐘歌大呂注云以
黃鐘之鐘大呂之聲爲均者黃鐘陽氣之首大呂爲之合疏
云黃鐘云奏奏者奏擊以出聲
發聲出音故據鐘而言大呂云歌歌者
二者之鍾以均諸樂必舉此
以作樂言變動以聽樂言於
之請八音皆作者從縱通大
之以八音注云六者言其均
云文之者以調五聲使之相
揚之以八音乃可得而觀之
之矣上始作既單言金奏此云從

之則言八音可知金奏始作律呂相應使人皆變動樂進由是從之以均五聲八音而堂上堂下之樂皆作也云純如咸和之美者高誘呂覽注純美也王逸楚辭注至美曰純鄭樂記審一以定和注審一審其人聲也疏云人聲雖一其感有殊當詳審其聲以定調和之曲何解純如云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聲純如和諧也非鄭義鄭兼和美二義釋之言八音之貌也者埤蒼云皦明也鄭注大司樂云皦如使清濁別爲宮云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清濁注清謂黍賓至應鍾濁謂黃鍾至大呂是十二律五聲八音皆有清濁又樂記比物以飾節注云比物謂雜金革土鼓之屬也言雜八音之器而有以別其清濁唯明者能之云而有以飾節之義而有以別其清濁唯明者能之云繹如志意條達者周頌驛驛其達箋達出地也繹訓繹繹生也繹如志意條達之貌作咸和之美而讀咸爲感者易咸象傳云咸感也說文感从心咸聲惠棟周易述云咸感古今字使清別之則言下增濁字蓋以下用別字應有此義此或別有所本非有意增益鄭注也論語發微曰孔子世家記此節於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後知語魯大師者鄭樂正雅頌得所之事始作是金奏頌也放儀禮大射儀納賓後乃奏肆夏樂闕後有獻酬旅酬諸節而後升歌升歌謂縱緩之也入門而金作其象翕如變動緩之而後升歌重入聲其聲純一故曰純如即樂記所謂審一以定和也繼以笙入笙者有聲無辭然其聲清別可辨其聲而知其義故曰皦如繼以閒歌謂人聲笙奏閒代而作相尋續而不斷絕翕本故曰繹如此三節皆用雅所謂雅頌各得其所也有此四節而後合樂則樂以成合樂即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燕禮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鄭注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一終爲一備備亦成也鄭鄉射禮注云不歌不笙不閒志在射略於樂也不略合樂者周南召南之化本其南之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也昔大王王季文王始居岐山之陽躬行以成王業至三分天下乃宣周南召南之化以及朝廷饗燕鄉射飲酒此六篇其風化之源也是以德之初刑於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故謂之鄉樂用之房中以及朝廷饗燕鄉射飲酒此六篇其風化之源也是以合金石絲竹而歌之據此知孔子所謂樂其可知及謂然後之正歌如鄉射不歌不笙不閒而不合鄉樂則不樂正者並指鄉樂儀禮謂之合鄉樂則告正歌備大射有歌有笙而不閒不合鄉樂則不有歌

告正歌備知正歌專指鄉樂也必合鄉樂而後備一成故知以成是合樂也獻酬酳酢旅酬釋文終論語於金奏至閒歌以翕如諸言形容其象而於合樂但言以成者以合樂之象已於樂其可知一語先出之後言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亦暢言合樂之象子謂伯魚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則子之重鄉樂也至矣羣經識小曰古樂之亾久矣其制之存者見於皋陶謨夏擊鳴球一節知樂有堂上堂下之分也至儀禮鄉飲酒禮燕禮而升歌笙閒合樂之禮備矣論語言樂者二章其曰關雎之亂謂合樂也而子語魯大師一節尤爲明晰曰始作者謂升歌也翕合也曰從之則笙入以後三節矣曰純如者謂閒歌一終也三笙一和其聲純和非如堂上之清也曰皦如者謂閒歌一終也堂上一歌之後閒以堂下一吹明晰而不雜亂也曰繹如者謂合樂三終也堂上歌關雎則笙吹鵲巢應之歌葛覃則笙吹采蘩應之歌卷耳則笙吹采蘋應之其時歌樂與眾聲齊作纍纍如貫珠也至是工告正樂備而爲一終矣天子以須或以大雅而笙入閒合次序竝同

儀封人請見注

鄭曰儀蓋衛下邑也封人官名也集解○釋文箋四書釋地曰衛儀邑城在今開封府蘭陽縣西北二十里請見賢遍反乃衛西南境距其國五百餘里論語補疏曰邢疏引春秋傳衛侯入于夷儀疑與此是一条後漢郡國志東郡聊城有夷儀聊城今屬山東東昌爲齊衛之界孔子至衛未嘗由齊非是此也郡國志浚儀注引晉地道記儀封人此縣也水經注引西征記亦以儀封人即浚儀縣而酈氏非之浚儀在開封漢屬陳留郡之長垣封邱皆在其北孟康言長邱在封邱杜曰宋地郡國志封邱有桐牢亭或曰古蟲牢杜曰鄭地孟康言春秋匡在長垣文八年晉侯歸匡戚之田于衛杜曰匡本衛邑中屬鄭又祭城杜言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城是長垣爲衛鄭交界之地長垣之東爲沛陰杜以鄭之武父在東北封邱之東爲酸棗杜以爲虖延之別名又以鄭之棣爲酸棗城在西南漢志東郡南燕縣古南燕國隱五年衛以燕師伐鄭土地名云東郡燕縣有然則封邱以北長垣以南尚有南燕國郡國志東郡燕縣有平陽亭有瓦亭平陽瀘北又衛之平邱三略十宛濮十億八蒲亭杜皆以爲在燕縣東引陳留志鞠居在封邱則以漢縣計之衛之境止得長垣劉昭得封邱南燕少自此而南皆鄭宋地衛不得有之使儀封人在浚儀當今祥符蘭陽之間雖爲由鄭至衛之道而邑非衛邑蓋者疑詞也封人邢疏竝引周禮左傳文證之論語偶記非之謂周禮封人掌設王之壇壝爲畿封而樹之與論語一例隱元年潁考叔爲潁谷封人桓十一年傳祭封人仲足文十四年宋高哀爲蕭封人

以爲卿昭十九年鄖陽封人二十六年鄖陽邑名乃疆吏也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傳呂封人華豹皆冠以邑名

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注〕包曰從者是弟子隨孔子行者也通使得見者也〔集解〕○釋文從者才用反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

釋文於喪〔箋〕禮記檀弓注喪謂仕失位也論語後錄述其息浪反〔箋〕從祖民云喪讀如將喪斯文未喪斯文之喪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釋〕釋文木鐸〔箋〕周禮小宰注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眾使明聽也木鐸木舌也文事所制以顯天心某爲木鐸振文事在天子則行而端臨曰木鐸教春秋說曰聖人不空生必有大子不有天下知將受命制作春秋垂教萬世也羣經識小曰鐸如今之鈴以繩繫之搖之而出聲其金口而金舌者謂之金鐸金口而木舌者謂之木鐸春用木秋用金文用木武用金時與事之不同也楊子法言學行篇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釋〕釋文韶常遙反舜樂名盡津忍反注同〔注〕鄭曰韶舜樂也美舜自以德禪于堯又盡善謂大平也〔集解〕○御覽五百六十四〔箋〕左襄二十九年傳季札觀樂見舞韶箾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舜誰能當之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杜解引服虔注云至帝王之道極於韶也景祐本漢書董仲舒傳引也作矣西漢會要同

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注〕鄭曰武周武王樂美武王以此定功天下未盡善謂未致大平也〔集解〕○御覽五百六十四〔箋〕左襄二十九年傳季札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史記吳世家集解引賈逵注象文王之樂武象也箾舞曲也南籥以籥舞也大武周公所作樂也服虔云憾恨也恨不及周公所作樂以伐紂而致大平也曰知錄曰觀札論文王之樂曰美哉猶有憾則知夫子武未盡善之旨矣猶未洽于天下孤此文之猶有憾也天下未甯而崩諡此武之未盡善也論語補疏曰武王未受命未及制禮作樂以致大平不能不有待於後人故云未盡善善德之建也識周公成文武之德即成此未盡善之德也論語後錄曰呂不韋書周公作大武案即詩於皇武王之奏也毛公亦云周公作禮記樂記云干戚之舞非備樂也注樂以文德爲備故云韶盡美矣謂樂音美也又盡善也義曰舜以文德爲備若咸池孔子曰韶盡美矣云正謂文德具也虞舜之時雜舞干羽於兩階而文多於武也謂

論語古注集箋四

里仁第四 釋文凡二十六章

吳縣 南菁書院

吳縣 潘維城朗如著

子曰里仁爲美注鄭曰里者民之所居也居於仁者之里是爲善集解箋說文里居也篇曰釋文里猶鄉也周禮遂人五鄙爲鄙孟子公孫丑篇趙岐注里居也仁其最美者也

擇不處仁焉得知注鄭曰求善居而不擇仁者之里不得爲有知也集解○釋文不處昌呂反後不音者及注同焉得於虔反知音智注及下同箋後漢書張衡傳匪仁里其焉宅今李賢注引此擇作宅云里宅皆居也王應麟困學紀聞謂古文云然今以宅爲擇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爲正論語古義曰釋名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是宅有擇義或古文作宅訓爲擇亦通孟子亦作擇趙岐曰簡擇不處仁爲不智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箋禮記坊記小人貧斯約注約猶窮也王逸楚辭招魂注約屈也

海甯蔣延敩善化劉鉅校

武盡美矣者大武之樂比體美矣未盡善者文德猶少未致大平閻陳壽祺左海經辨曰漢書禮樂志曰高祖廟奏文始五行之舞文始舞者本舞韶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宋書樂志魏文帝黃初二年改文始曰大韶舞五行曰大武舞南齊書樂志晉傳元六代舞歌有虞韶舞辭有武舞辭宋孝建初朝議以凱容舞爲韶舞宣烈舞爲武舞宣烈即古之大武凱容本舜韶舞也宋志又曰晉武帝太始二年改制郊廟歌其樂舞仍舊九年荀勗知樂事使郭夏縉書作宋識造正德大豫之舞勗及張華傅元又各造此舞歌辭蓋周存六代之樂至秦惟餘韶武歷漢魏晉初其樂譜皆相承用不造新曲自荀勗等競掷舞詞韶武遂亾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箋論語後錄曰漢書五行志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伏氏洪範五行傳鄭注云容當爲睿睿依志義爲睿觀讀如觀政之觀維城案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云臨事而不敬居喪而不哀祭祀而不恭則吾無由知之矣語意與此相似

不可以長處樂釋文處樂音洛仁者安仁〔注〕包曰惟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也集解知者利仁〔注〕王曰知者知仁爲美故利而行之也集解〔箋〕禮記表記引此二句不云論語冊府元龜品藻者利仁力行者也大戴禮文帝曰仁者安仁性善者也知事篇仁者樂道智者利道亦此意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釋文能好呼報〔箋〕禮記緇衣云惟其惡有方彼所謂君子能好其正衍傳注漢和帝詔貴仁者好人之所好惡而後人之所惡故爲能好能惡必先審人之所好好之人之所惡惡之斯爲能好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釋文無惡如字又烏路反〔箋〕漢石經無也字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箋〕說文欲貪欲也論衡問孔篇刺孟篇鹽鐵論褒賢章後漢書陳蕃傳引處並作居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

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釋文惡音烏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注〕馬曰造次急遽也顚沛僵仆也雖急遽僵仆不違於仁也集解鄭曰造次倉卒也

釋文造次七報反馬云云鄭云云顚沛音貝僵居良反本今作偃仆音赴又蒲逼反〔箋〕漢書河間獻王傳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顏注造次謂所嚮必行也詩大雅蕩篇顚沛之揭傳顚仆沛拔也正義顚是倒頓之名仆是偃之義故以顚爲仆沛者勿遽離本之言此論本事故知爲拔維城案讀拔如字是以爲大木斯拔之拔非也陳奐疏顚讀爲蹎沛讀爲跋扈跋拔與跋通說文蹎跋也跋蹎也蹎跋本字顚沛假借字論語竢質曰說文解字趜倉卒也从走出聲讀若敖鄭公讀次爲趜也顚沛讀若趜踬說文解字曰趜走頓也从走眞聲讀若顚踬也从足貝聲是從江說顚沛當爲趜踬從陳說當爲蹎跋而其以顚沛爲假借則同也穀梁僖二十三年傳註引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無無終食之間句當是撮舉經文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釋文好仁呼報反下同惡

不仁惡烏(箋)漢石經好仁惡不仁者其爲仁矣(箋)吳志顧雍傳注引矣路反下同(箋)下無者字

作也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箋)禮記表記與仁同也論語後錄曰君子羣而不黨故謂黨爲過論語補疏曰觀讀如觀其所由之觀但見其過而不察之則知仁術矣各於其黨卽是觀過之法此爲泄民者示也漢書外戚傳燕王上書稱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故不忍除故曰觀過知仁後漢書吳祐傳喬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遣性伏罪祐屏左右問故歎曰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可謂觀過斯知人矣仁作人者四書賸言謂仁是人字本此漢石經矣作也日知錄曰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弊而後已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箋)漢石經之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箋)說文議語也論議也蓋謂不足與論道語道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注)鄭曰莫無所貪慕也釋文適丁歷反鄭本作敵莫武博反鄭音慕云云與比毗志反(箋)論語古義曰古記雜記赴於適者荀子君子篇告無適也注皆讀爲敵敵字皆作適禮曰鄭讀莫爲慕者慕从心莫聲古本省作莫耳白虎通諫諍篇曰君所以不爲臣隱何以爲君之於臣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賞一善而衆臣勸罰一惡而衆臣懼若爲卑隱爲不可始也論語後錄以爲此言君臣而僭其文范甯訓適莫爲厚薄無依據又後漢劉梁和同論云有愛而爲害有惡而爲美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李燮傳燮拜議郎所交皆舍短取長成人之美其時潁川賈彪荀爽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交

子曰君子懷德(箋)說文懷念思也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注)包曰惠恩惠也集解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釋文放於利方往反（箋）漢書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傳贊注放縱也謂縱心於利也怨說文云恚也恚恨也）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注）包曰如禮何者言不能用禮也（集解）（箋）班昭疏賈逵鷰劉歆書並引有知古本乎字上有於從政三字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解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注）包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己也（集解）（箋）潛夫論貴忠篇引孔子曰不患無位患己不立疑卽約舉此章文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釋文參乎所金反貫之古亂反）（箋）貫有行事兩義爾雅貫事也廣雅貫行也經義述聞曰事與行義相近故事謂之貫亦謂之服行謂之服亦謂之貫矣反（箋）說文唯諾也禮記曲禮云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注應辭唯恭於諾正義父與先生呼召稱唯唯恭於諾也不得稱諾其稱諾則似寬緩驕慢據此則唯與諾有緩急之辨維城案夫子呼參以先生而呼弟子故曾子曰唯也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箋）門人邢疏以爲曾子之門人秀水朱傳授者爲門人臨海金有禮例論語一書凡孔子弟子皆稱門人其非孔子之弟子則異其辭如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曾子有疾召門弟子不直稱門人所以別於孔子弟子也古人著書自時曾子在夫子門不得率其門人同特則問於曾子者必夫子之門人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釋文忠敬也恕仁也周禮大司徒疏中心說文忠如心曰忠恕全祖望經史問答云一者誠也天地一誠而已矣一者命於穆不已天地之一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聖人之一以貫之者也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之一以貫之者也其謂聖人不輕以此告弟子故惟曾子得聞之次之則子貢而畢竟曾子深信子貢尙不能無疑蓋曾子從行入子貢從知入子貢而下遂無一得豫者則頗不然子貢之遜於曾子固矣然哀公下劣之主也子之告之則曰天下之達道五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也又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以行之即一以貫之也哀公尚得聞此奧旨曾謂七十子不如哀公乎其謂子貢自知入不如曾子從行入則以多學而識之問原主乎知然亦未可以槩子貢之生平而遽貶之觀其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則非但從事於知者矣聖人告之以恕則忠在其中矣亦豈但子貢哉仲弓問仁子之告之不出乎此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敬也即忠也不欲勿施恕也曾謂七十子更無聞此者乎洪頤煊湯錫蕃曾氏一貫論多從其說惟趙春沂論謂一毋之指或曰兼體用或曰兼知行或又曰一爲忠毋爲恕此皆不明六書之旨者也說文毋穿物持之也从一横毋一者何惟初大始道立于一故曰一達謂之道此一毋之恉無可易者今且即說文六書之例推之文从一在上爲天一在下爲地如又从二在天地之閒不字从一一猶地也故古文上字皆从一从一者上下通也此非一毋之謂乎士事也數始于一終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一者道也此非一毋之謂乎十數之具也一爲東西丨爲南北則四方中央備矣一丨而四方中央以備此又非一毋之謂乎且忠恕二字皆从心六書之例又或以一謂之音从言含一一即心也是忠恕之爲一毋與六書道合此證之說文而可通者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箋〉說文無喻字錢坫陳鱣竝云當作諭論語述何曰董子曰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事也皇皇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庶人之事也故君子不可貨取而小人當因其所利而利之

子曰見賢思齊焉〈注〉包曰思與賢者等也〈集解〉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注〉包曰幾微也言當微諫納善言於父母也〈集解〉〈箋〉禮記檀弓云事親有隱而無犯注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無犯不犯顏而諫下引此文祭義云父母有過諫而不逆注順而諫之即此幾諫也論語後錄曰幾微也坊記微諫不倦微諫即幾諫內則所謂柔聲以諫也白虎通德論子之諫父以恩故但燦之木無毀傷也案木子火木火之父故論云爾

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注〉包曰見父母志有不從己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意而遂己之諫也〈集解〉〈箋〉禮記坊記微諫不倦注論語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

此所謂不倦是所謂不倦者卽見志不從又敬不違也勞而不怨皇疏引禮記雖撻之流血不敢疾怨爲證邢疏謂父母使已以勞辱之事已當盡力服勤不得怨父母義皆未允經義述聞曰高誘淮南精神篇注云勞憂也勞而不怨承上見志不從而言謂憂而不怨也曲禮曰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可謂憂矣孟子萬章篇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勞與喜相對亦謂憂而不怨下文曰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是其證祭義曰父母愛之喜而勿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懼與憂事相近又一證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注〕鄭曰方猶常也〔集解〕〔箋〕禮記玉藻云親老出不易方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注〕鄭曰孝子在喪哀戚思慕無所改其父之道非心之所忍爲也〔集解〕○釋文此章與學而篇同當是重出學而是孔注今此是鄭注本〔箋〕陳鱣曰案漢石經亦有此章或二處皆有集解或有無者當是弟子各記所聞故鄭注之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注〕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集解〕○釋文此章注或云孔注或云包氏又作鄭玄語辭未知孰是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注〕包曰古人之言不妄出口者爲恥其身之行將不及也〔集解〕○釋文逮音代又大計反爲身于僞反〔箋〕上管同四書紀聞曰出如小德出入之出其訓踰也過也舊說非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釋文〕鮮矣仙〔箋〕後漢書王暢傳引無者字漢書外戚傳引無矣字師古注謂論語載孔子之言少也失之事如此者少也經讀考異曰此凡兩讀以約句失之者鮮矣句又以約失之者句鮮矣句義並通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注〕包曰訥遲鈍也言欲遲鈍而行欲敏也〔集解〕鄭曰言欲難〔釋文〕訥奴忽反包云云鄭云云行下孟反下同遲鈍徒頓反〔箋〕說文訥言難也玉篇吶下引論語君子欲訥於言或作吶禮記檀弓文子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注吶吶舒小貌正

義謂言語卑下也維城案舒有遲緩意遲緩則無易言是兩義可兼通史記萬石君傳贊引此徐廣注訥字多作詘音同假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箋）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引此以爲積善案爲之而已必有近助也易坤文言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虞翻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故德不孤孔子曰必有鄰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注）鄭曰數謂數己之功勞也（釋文數鄭世主反謂數云梁武帝音色具反注同）（箋）陳鱣曰從古爲臣者自矜其功每多被黜故鄭云爾

海甯蔣廷錫
善化劉鉅校

論語古注集箋五

公冶長第五（釋文八二十九章）

南菁書院

吳縣潘維城朗如著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釋文公冶音也長如字可妻七細反下同）（箋）史記弟子傳公冶長齊人後漢郡國志琅邪國姑幕縣注引博物記云淮水入城東南五里有公冶長墓維城案漢地理志琅邪郡姑幕注或曰薄姑應劭曰左氏傳曰薄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此引昭二十年傳文今本作蒲姑蒲薄一聲之轉左昭九年傳正義引服虔云蒲姑齊也長墓在齊地則當爲齊人明矣而孔注王肅家語並以爲魯人疑以字爲氏是有其人亦謂爲魯人皆非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釋文縲尤追反紲息列反本今作絏）（箋）說文無縲紲字陸德明本唐石經並作絏絏作紲者避唐太宗諱也論語後錄曰縲卽纍也纍卽絏也易大壯羸其角馬融注羸大索也鄭康成本作纍春秋傳臣負羈絏是已纍者徽纆絏係也易坎係用徽纆卽纍絏之說歐徽纆虞翻說黑索劉表說三股爲徽兩股爲纆於字纍從三田物不過三三股

徽者三糾繩也然則纍卽徽矣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注王曰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不廢言見任用也

集解○釋文刑戮音六宮禮記檀弓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注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正義以世本仲孫玃生南宮縚並引此以其兄之子妻之爲證又南宮敬叔注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是鄭意以南容南宮縚或是一人若南宮閱南宮敬叔爲一人四書賸言云容與南宮縚或是一人若南宮閱南宮敬叔爲一人孔氏誤認作容而史記索隱并謂容卽敬叔此是妄注敬叔本公族與家語及王肅注稱容爲魯人者大別卽曾受僖子命與其兄懿子學禮孔子然並不在弟子之列史記家語所載弟子祇容一人向使容卽敬叔則未有載敬叔不載懿子者至縚妻姑喪孔子誨兄女髽法若是敬叔則此姑者孟僖子妻也其喪在孟氏或廟或寢夫子亦安得誨之況世族喪服自有儀法不容誨也讀史訂疑曰南宮适非敬叔史記南宮适字子容不云孟僖子之子可疑一适見家語一名縚是已有二名而左傳孟僖子云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可疑二孔子在魯族姓頗微而南宮敬叔公族元士遣從孔子時定已娶於强家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可疑三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爲愈也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道之邦邪可疑四愚以南宮敬叔之德謹言語而不廢於有道與南容皦然二人矣羣經識小曰南宮縚字子容又名适此一人也南宮敬叔卽仲孫閱又一人也敬叔與何忌同母稱敬叔者固孟懿子之弟也周制君承姓卿承氏敬叔爲弟故不襲卿承氏而氏南宮也維城案據此諸說則南容之非南宮敬叔明甚蓋其誤始於世本而鄭君沿之莫有是正者今卽以論語證之先進篇謂南容三復白圭憲問篇記南宮适問羿奡禹稷事夫子稱爲君子又稱爲尚德此邦有道所由不廢邦無道所由免於刑戮語語論語記諸大夫例稱謚不稱名若孟懿子孟武伯之類不當於敬叔獨異之不得以家語載其從孔子適周見金人緘口孔子戒以謹言事疑卽謹言之南容也古家語久亡今所傳乃王肅僞造而肅此注不云卽敬叔則亦不以爲一人矣若夫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詁云魯南宮括字子容一名縚括者包容之稱也史記秦始皇本紀贊秦孝公有囊括四海之意張晏云括括囊也言其能包含天下後漢書蔡邕傳包括無外皆容受之義也縚亦容受之稱廣雅縚容寬也玉篇縚藏也寬也劒衣謂之縚弓藏謂之縚纛皆取包容之義是容之爲字與名括名縚皆相應其爲一人無疑矣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注〕包曰若人者若此人也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取此行而學行之 集解○釋文斯焉於虔反此〔箋〕史記弟子傳魯亾不齊字子賤論語後錄曰子行下孟反〔箋〕李浩說不齊姓虛作宓者非顏氏家訓曰子賤卽虛犧之後史記列傳作宓不齊宓與虛古同字後漢書伏湛傳說濟南伏生卽不齊之後虛犧字又作伏是伏與虛又古字通也說苑政理篇宓子賤與孔蔑皆仕孔子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亾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亾而所得者三孔子謂之曰君子哉若人云云者作也又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眾悅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是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二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事十二人可以教學矣是士附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師之而稟度焉孔子曰若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邑也是可爲取斯之證史記弟子傳引此文無若人二字新序雜事篇引孔子曰君子哉云云若人作子賤焉作安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注〕包曰瑚璉者黍稷器也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器之貴者也 集解○釋文瑚音胡璉力展反簠音甫簋音軌 世說言語篇注明〔箋〕賜也何如史記弟子傳作賜何人也禮記禮器堂位正義〔箋〕目錄云名爲禮器者以其記禮使人成器之義也故孔子謂子貢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瑚璉論語古義云當爲胡連春秋傳曰胡簋之事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連皆不從玉孔廟禮器碑又作胡輦古連輦字通陳鱣曰說文楝胡楝也從木連聲是楝爲正字連爲省文輦爲假音耳釋故云三禮圖瑚受一升如簋而平下璉受一升漆赤中蓋亦龜形飾口以白金制度如釜而銳下按鄭謂方曰簠圓曰簋則瑚亦圓璉亦方貫公彥謂亦以木爲之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注〕馬曰雍弟子仲弓名也佞才也 集解〔箋〕左十三年傳正義服虔曰佞成書無佞字有壬任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而難任人是也爾雅允任壬佞也商周閒始有仁字佞從仁與仁相近故書金縢予仁若考史記魯世家以旦巧代予仁說文佞巧謁高材也從女仁聲巧是一義一義段玉裁注巧者技也謁者諛也爾雅義疏以巧謁爲一

義高材又一義云廣雅云佞巧也韓詩外傳云佞諂也與說文前義合左傳服注魯語韋昭注並云才也與說文後義合維城案許君以巧讇高材世家以巧代仁之巧似有別惟古人之謙言不佞則實謂不才而或人之以雍爲不佞亦佞之偁靈公篇遠佞人是其證主此義雍也篇不有祝鮀之佞則直以爲無口才耳論語佞字多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於虔反下同〔箋〕論語後錄曰禦人魚呂反〔箋〕屢俗字也憎說文云惡也

子使漆彫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注〕釋文漆音七彫丁〔箋〕四書釋地

曰漢藝文志孔子弟子漆雕啟則知史記列傳漆彫開字子開上開本啟字避景帝諱也論語敘事門人無直稱名者惟問于有若對君之辭憲問疑憲所記南宮适本名絏陳亢前後皆稱子禽茲獨曰漆彫開則開爲其字無疑孔注開名流俗本家語開字子若皆失之過庭錄曰漢書人表作漆雕啟啟當是其名啟古字作啓吾斯之未能信吾字疑啓字之訛論語發微曰漢藝文志儒家漆雕子十二篇孔子弟子漆雕啓後按漢書後字當衍或解爲開之後不特文理記載不順況論衡本性篇云世子作養書一篇密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性情與世子相出入據此則開亦自著書七略

安得反不載也韓非子顯學篇有漆雕氏之儒則開之學非無所見蓋亦子張之流歟彫邢本漢志並作雕維城案鄭君篇目弟子傳又有漆雕哆字子斂鄭亦謂魯人則開當是其族王肅家語以爲蔡人故與鄭立異耳

子說〔注〕鄭曰喜其志道深也〔箋〕史記弟子傳集解○釋文說音悅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注〕馬曰桴編竹木也

大者曰筏小者曰桴也集解詩漢廣正義引作鄭注○釋文桴芳符反由與音餘編竹必縣反又蒲典反〔箋〕漢書地理志東海郡音伐〔箋〕子悼道不行謂桴筏而適東夷以其國有仁賢之化稱乘桴浮於海言欲乘桴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顏注論可以行道也論語後錄曰浮說文作泭爾雅云庶人乘泭然則夫子言道不行乘泭者以庶人自處也編竹木楚人曰柎秦人曰檄王逸說說文泭編木以渡也段注周南不可方思傳方泭也即釋言之舫泭方言曰泭謂之簰簰謂之筏筏秦晉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泭方言之通語也廣韻曰大曰簰小曰泭論語乘桴浮于海假桴爲泭也凡竹木蘆葦皆可編爲之

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注〕鄭曰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也無所取材者言無所取桴材也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一曰子路聞孔子欲乘桴浮海便喜不復顧望故夫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復取哉言唯取於已也古字材哉同耳集解○釋文好勇呼報反下同過我絕句一讀過字絕句材才哉兩音不解音聲不復扶又反下〈箋〉陳鱣曰一曰已下即釋文一讀過字絕句也古字材哉同音二字俱從才聲也錢廣伯曰五經文字序例云取材之材爲哉兩音出於一家而不決其當否則一曰已下亦是鄭注也經讀考異謂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凡三讀以過我絕句爲鄭氏讀一曰已下爲勇字絕句過我連下讀而以過字絕句引晉樂肇云適用曰材好勇過我用故云無所取當之與陳說異維城案樂肇說皇疏不載恐不足據且所引樂說亦未必定於過字絕句即陳以一曰已下當之亦屬未然考皇疏云無所復取哉言唯取於已也者云云則亦以過字絕句矣釋文一讀過字絕句之過疑誤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箋〉孟武伯史記弟子傳作季康子又問子曰

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注〕鄭曰賦軍賦也

釋文千乘繩證反下注同賦〈箋〉陳鱣曰賦傳同音故魯論借鄭云梁武云魯論作傅〈箋〉用鄭從古維城案魯論果作傅則鄭當云魯論作傅今從古何據治其賦漢書刑法志云兵教吕禮道之謂也論語後錄謂時魯用邱甲田賦故夫子言之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注〕鄭曰大夫之家邑有百乘左襄二十七年傳正義

采地一同之廣輪也禮記大學正義〈箋〉論語後錄云左傳云十室之邑邑有十室然則千室爲百邑大夫則六十邑齊景公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宋賞向戌邑六十是也又云地東西爲廣南北爲輪故鄭云爾十終爲同革車百乘故坊記云家富不過百乘宰禮記曲禮云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注宰邑士也正義宰邑宰也有宰明有采地公山弗擾爲季氏宰是也維城案邑有公邑有采邑故爲宰者亦有仕公仕家之別論語釋故曰周官之制天子自六鄉以外分六遂及稍家稍小都大都其餘之地制爲公邑使大夫治之在三百里三百里以上大夫如州長在四百里五百里以下大夫爲縣正皆屬於遂人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

地公卿舉甸以賦稍縣畺也鄉遂之民以一萬五千家爲定其餘夫皆受田於公邑故遂人授民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餘夫所受公邑之萊也大宰九賦邦甸家稍都鄙之賦皆公邑所出甸此諸侯之國亦然以魯言之三鄉三遂之外除大夫之采邑皆公邑孔子爲中都宰子夏爲莒父宰子賤單父子游武城皆公邑也惟費宰爲季氏邑成宰爲孟氏邑郈宰爲叔孫氏邑非公邑耳王畿之地皆以家計故春秋之世動云書計公邑蓋以里計諸侯之地皆以家計故春秋之世動云書社幾百蓋二十五家爲社可知邑之大小皆論室之多少也周禮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鄭註甸方八里旁加一里治洫則方十里爲成四甸爲縣方二十里縣二百五十六井二千三百零四夫之地以鄭意推司馬法算之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通不易一易再易計之爲一夫之田實一縣受田出稅人爲七百六十九夫又旁加一里內受田治洫人四百三十一夫計千二百夫云千室之邑舉成數也或容有餘夫分受杜注左傳築郿曰四縣爲都四井爲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都尊之也孔疏引釋例曰都都而無廟固宜稱城案此則自四井以上至縣凡有城皆稱都故云十室之邑其宰爲周禮之縣正也

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注〉馬曰赤弟子公西華也有容儀可使爲行人也集解○釋文〈箋〉篇於朝直遙反〈箋〉曰赤弟子云公西華魯人束帶立於朝隸釋載孫根碑云束帶立朝疑即用此羣經義證曰左氏桓二年傳注紳帶也一名大帶正義云易泌卦上九或錫之鞶帶知鞶帶也禮記稱男鞶革女鞶絲鞶是帶之別稱遂以鞶爲帶名據是則鞶與帶字異而義同或古本如是碑以爲文爾雅釋宮中廷之左右謂之位郤氏正義云位古通作立謂此束帶立於朝郎左傳所謂有位於朝也賓客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注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賈疏要服以內對要服以外小賓言之孤卿對小行人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言之大行人又云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注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是則賓者謂來朝之臣客者謂來聘之臣也與賓客言上擯之事釋故云諸侯及聘賓主介擯皆皮弁服皮弁素積素衣麑裘素韠白屨大夫則素帶士則緇帶其立位則接賓時陳擯入廟門擯者負東塾東上立則在中庭至授玉時上擯進阼階之西釋辭於賓遂相君拜既受玉退負東塾而立此依聘禮言之其諸侯朝會燕饗或在廟或在寢擯者之位大略皆然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
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注〉包曰
既然子貢復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心也〈集解〉○釋
文聞一如字本或作問字非〈箋〉論衡問孔篇引此文愈下無
吾與爾爾本或作女音汝對字吾與汝下有俱字云或
曰欲抑子貢也當此之時子貢之名凌顏淵之上孔子恐子
貢志驕意溢故抑之也論語古義曰鄭玄別傳玄從馬融學
季子謂盧子幹曰吾與女皆不如也曹操祭橋玄云仲尼稱
不如顏淵李注引論語吾與女俱不如也論語後錄又據新
唐書孝友傳任敬臣刻志從學任處權見其文歎曰孔子稱
顏回之賢以爲弗如吾非古人然見此兒信不可及合李善
所引論之是唐時猶未脫俱字也集解用包咸云明有俱
字脫誤孙俗本脫之耳論語述何曰世視子貢賢於仲尼子
貢自謂不如顏淵夫子亦自謂不如顏淵聖人溥博如天淵
泉如淵也若顏子自視又將謂不如子貢矣以能問於不能
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聖賢所以日進而不已也

宰予晝寢〈注〉包曰宰予弟子宰我也集解邢本作孔曰今從皇
本○釋文宰予羊汝反或

音餘晝竹救反寢七荏反鄭曰寢臥息也文選高唐賦〈箋〉宰予史記弟子
注引並作宰我羣經義證云記諸賢例舉其字晝寢雖過夫子
警之宜也門人因之直書其名非也當依古本論語後錄云
寢依字當作寢鄭說是說文解字有寢云臥也寢云病臥也
病臥與臥息義近古者君子不晝居於內晝居於內問其疾
可也宰予無疾而晝寢與帝讀爲寢室之寢晝作晝胡卦反言繪晝其寢室隋侯白注
論語孝習之筆解同見齊語梁武以前無此讀不足據〈注〉包曰
朽腐也彫彫琢刻畫也集解○釋文朽香久反彫丁遙反腐
說文歿腐也朽或从木漢書董仲舒傳孔子曰腐朽之木不
可彫也周書蘇綽傳云若木說曰一時不可以充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僞則是飾畫朽
木以此爲畫讀爲畫之徹不知其用是句包義也〈箋〉糞土之牆不
可杇也〈注〉王曰杇槾也二者諭雖施功猶不成也集解○釋文糞弗問
反本或作糞同圬音烏本或作杇鏝也〈箋〉杇陸本作圬論語
槾或作鏝末曰反又末丹反塗土之器後錄非之云說文
解字曰杇可以涂也秦謂之鏝史記弟子傳漢書董仲舒傳並作杇太平御覽以污爲圬四書考異云爾雅

釋宮鏝謂之杇說文杇所以塗也皆从木作杇左傳污人以時埶館宮室音義污本又作杇其正體污則通借而圬爲鏝作字也槾爾雅雅釋文云鏝本或作槾又作墁歸安嚴元照爾雅匡名曰說文金部鏝鐵杇也从金曼聲或从木作槾又木部槾杇也从木曼聲土部無墁字

於予與何誅釋文於予予宰我之名與音餘語辭也下同〈箋〉論衡問孔篇引與亦作予下同說文誅討也討治也言無以治之也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釋文其行下孟〈箋〉大戴禮五帝德篇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反〈箋〉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言語取人於予邪改之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注〉鄭曰剛謂强志不屈撓書舉陶謨正義包曰申棖魯人也解集鄭曰蓋孔子弟子申續釋文申棖直庚反包云云鄭云〈箋〉說文剛彊斷也申棖史記云申黨字周家語云申續之誤也後漢王政碑有羔羊之節無申黨之欲則申棖申黨一人耳錢宮詹養新録曰詩候我堂兮箋堂當作棖棖與黨堂同音黨亦音相近非由轉寫之譌古文賡續同聲家語申續蓋讀如庚與棠音亦不遠今本史記作績則轉寫誤也珽

經曰記曰七十弟子申續字子周蕭山徐鯤曰史記索隱引家語作繚據字周義疑繚爲潤之案徐說是也索隱於公伯繚字周下云家語無公伯繚而有申子周繇彫雕申又於申堂字周下云家語有申繚字周又史記於公伯僚字周下云家語有申繚字周然則司馬貞張守節所見家語並作申繚蓋家語無公伯繚及申堂王肅僞造申繚一人以當申堂公伯繚二人也字畔亦肺繚下因二人名姓異而字周同爲足相混也論語音義引作申續乃繚字形近之譌困學紀聞卷七載釋文亦同則宋本已誤王伯厚所見本作續今本作繢又續字之轉誤堂棖聲相近故論語作申棖史記作申堂詩箋堂讀爲棖可證論語音義作申續乃後人據誤本家語所改當本作申堂鄭正據仲尼弟子列傳也索隱曰申堂字周論語有申棖鄭玄云申棖魯人弟子也蓋申堂是棖不疑何以棖堂聲相近小司馬正據鄭注論語以申棖爲申堂故云然也論語集解載馬融注云伯寮魯人弟子也季長亦據史記列傳庸述論語鄭注知康成往往用其師說公伯寮注鄭義雖亡知必與馬同隸續載魯峻石壁殘畫像以子服景伯亦在七十子之列並可證公伯寮爲弟子矣王肅好與鄭難因憩子路一事得閒遂於家語削去公伯僚其注論語必不以僚爲弟子索隱引譙周云疑公伯繚是讒愬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其如命何非弟子之流太史公誤此正王肅所得間以難鄭者也包以棖爲魯人者論語後錄云魯有申氏申繻

申豐是也子曰棖也慾焉得剛（釋文慾音欲或羊住反焉於虔反）（箋）說文無慾字申棠之欲則古止作欲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注）馬曰加陵也（集解）（箋）說文加語相增加也維城案左隱三年傳以小加大也解（箋）少陵長爲六逆之二加與陵字法一例不欲亦逆理之舉故馬訓加爲陵也段玉裁說文注以據其上爲引申之義亦與陵義近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注）顏師古匡謬正俗云言夫修春秋所有文章並可聞見論語述何云文章謂詩書執禮（子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注）鄭曰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占（後漢桓（箋）說文性人之陽气性善者也鄭以爲有譚傳注）（箋）賢愚吉凶者陽貨篇云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孟子稱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故也天道潛研堂答問云經典皆以吉凶禍福言易天道虧盈而益謙春秋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道邇吾非瞽史焉知天道龜焉知天史記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皆此道也鄭注與易春秋義同孟子云聖人之於天道也亦謂吉凶陰陽之道聖人有不知故曰命也否則性與天道又何別焉一說性與天道猶言性與天合也後漢書馮異傳臣伏自思惟以詔勑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管輅別傳荷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胸心此亦漢儒相承之說七政變動釋文引作變通論語後錄曰後漢書方術傳曰其流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與孤虛之術是七政變通者當時之占書也史記天官書云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性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正義待須也言天道性命忽有志士可傳授之則傳其大恉微妙自在天性不須深告語也著明也言天道性命告非其人雖爲言說不得著明微妙曉其言也論語述何曰性與天道微言也易春秋備焉難與中人以下言也不可得而聞也漢書睦宏夏侯勝等傳贊外戚傳師古注匡謬正俗並引作不可得而聞已矣常熟錢曾讀書敏求記曰高麗有何晏集解鈔本與漢書傳贊合蓋子貢寓嘆於不可得聞中故以已矣傳言外微旨二字似不可脫史記孔子世家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日知錄曰夫子之文章莫大乎春秋春秋之義尊天王攘戎翟誅亂臣賊子皆性也皆天道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箋〉先進篇夫子稱由也兼人蓋著其勇行之概焉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箋〉孔文子卽仲叔圉衞孔悝鼎銘之文叔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釋文而好呼報反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箋〉子產公孫成子也晉語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韋昭注成子子產之謚維城案論語於列國卿大夫有謚者例稱謚而此獨稱字其殆未知子產之謚成乎憲問篇蘧伯玉放此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箋〉文選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注引作子曰君子其行已也恭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注〉周生曰齊大夫也晏姓平謚名嬰也集解〈箋〉山東通志晏城在齊河縣西北二十五里晏嬰采地

子曰臧文仲居蔡〈注〉包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文謚也蔡國君之守龜也出蔡地因以爲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集解○釋文臧子郎反之守手又反僭子念反鄭曰蔡謂國君之守龜也文選七命注龜出於蔡故得以爲名焉禮器正義左襄〈箋〉韋昭魯語注文仲魯卿臧哀伯之孫伯氏瑕之子臧孫辰也居蔡白虎通三正記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論語後錄曰此云國君之守龜是蔡長一尺侯八寸是也禮曰家不寶龜儀禮大夫士祭著而已則大夫無守龜矣逸禮言大夫龜六寸非也經義雜記曰左傳襄二十三年傳正義〈箋〉仲魯卿臧哀伯十三年且致大蔡焉杜注大蔡大龜釋文大蔡龜名也一云龜出蔡地因以爲名正義曰漢書食貨志元龜爲蔡論語云臧文仲居蔡家語稱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是大蔡爲大龜蔡是龜之名鄭玄云出蔡地因以名之焉非也又漢書食貨志龜不盈五寸貝不盈六分皆不得爲寶貨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入大卜受直注如淳曰臧文仲居蔡謂此也說謂蔡國之大龜也臣瓚曰蔡是大龜之名書曰九江納錫大龜大龜不出蔡國若龜說非也本呂蔡出善龜故因名大龜爲蔡耳據此知包鄭注論語如顏注漢書皆以爲龜出蔡地因名蔡蓋古人命名多從本稱蔡無大龜之訓何詁蔡爲大龜乎家語龜名曰蔡此

王肅好與鄭難陰排論語出蔡地之說耳淮南子說山云大蔡神龜出於蒲竇高注大蔡元龜之所出地名因名其龜爲大蔡臧文仲所居蔡是也此解與包鄭同山節藻棁〈注〉包曰節者栭也刻鏤爲山也棁者梁上楹也畫爲藻文言其奢侈也集解〈釋文藻音早水草有文者也棁本又作椳章悅反梁上短柱也栭音盈昌氏反又式氏反　鄭曰節栭也刻之爲山棁梁上楹也畫以藻文山節藻棁天子之廟飾皆非文仲所當有之〈左文三年〉傳正義〈簒〉陳鱣曰禮器云家不寶龜言有稱也又云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棁君子以爲濫矣二者皆非大夫所當有明堂位云山節藻棁天子之廟飾也故鄭取以爲據崔應榴說略同明堂位注山節刻樽爲山也藻棁畫侏儒柱爲藻文也論語後錄曰棁陸德明云本或作椳釋名椳儒也梁上短柱也椳儒猶侏儒短以名之是椳與棁同字節爾雅作蔡說文解字作捺捺樽櫨也樽櫨猶都盧在侏儒柱上所以負屋之重刻棁爲藻刻節爲山惟天子有之其僭甚矣雜記謂管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蓋以此嘉定吳淩雲吳氏雜著云爾雅宋版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棁棁謂之蔡說文捺樽櫨也樽壁柱櫨柱上枅也枅屋櫨也栭屋枅上標也引爾雅栭謂之蔡是節

彼皆作蔡也又案說文椳木也棁木杖也不同義玉篇椳梁上楹棁同上是棁古通用椳藻說文云水草也重文作藻云瀫或从澡維城案張衡西京賦云蒂倒茄於藻井辭綜注藻井當棟中交木方爲之如井幹也藻棁亦猶是歟**何如其知也**釋文其知音智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釋文愠紆問反〈箋〉章昭楚語注子文鬬伯比之子於菟也漢書敘傳於菟作於檡釋地又續曰鬬穀於菟爲令尹始自莊三十年丁巳代子元終於僖二十三年甲申子玉代凡二十八年其間有二仕二已之事傳文不備楚世家亦未詳維城案莊子荀子呂覽史記並以爲孫叔敖事考叔敖爲令尹見左宣十一年傳十八年楚莊王卒史記稱叔敖死數年莊王用優孟言始予其子以寢邱之地則叔敖之卒先於莊王數年是其仕纔二三年耳恐未有三仕三已之事莊荀諸人去春秋時已遠必係傳譌楚語鬬且曰昔鬬子文三仕令尹無一身之積恤民之故也是子文之三仕三已外傳有明文四書考異謂鬬且與孔子同時與子文同國同氏其語較爲可信維城謂國語著自邱明亦在莊荀諸人之先又與子張同受業於聖門故其言與論語合也王符潛夫論遏利篇亦云

楚鬬文子三爲令尹而有饑色妻子凍餒朝不及夕其言有饑色云云尤足爲無喜色之證

子曰忠矣曰

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釋文未知如字鄭音智箋論衡問孔下同焉於虔反下同箋論衡別通篇云猶吾大夫高子也惠棟陳鱣並謂用魯論過庭錄曰他國不必皆如崔杼之弒君當以高子爲是高國爲齊之世臣當先討賊而不能陳文子有馬十乘下大夫之祿也力不能討故之他邦以求爲君討賊而無一應者如魯之三家也故曰猶吾大夫高子鄭注魯讀崔爲高當在此句下音義在崔子弒齊君下當誤是也維城案襄十九年傳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高厚君於昏也莊公見弒在二十五年則其時崔杼之惡猶未熾

志反本又作殺同十乘繩證反箋左傳注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杜預注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弒齊君是時陳文子出奔二十六年不經見至二十七年文子在齊有弭兵之說則文子自出奔復反于齊凡二年論語述何曰春秋不書出奔者時非執政且旋反國故不錄也此類左氏不著未可謂善於事矣有馬十乘四書釋地謂凡地以開方法計之方十里者爲方百里者爲方一里者萬方一里者百方百里者萬則賦千乘則文子采邑殆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一里者百一里者百一傳而恒子無宇請得高唐陳氏始大棄說文云捐也唐石經作弃遠說文云離也羣經義證曰宣十年左氏傳凡諸侯之大夫違疏引釋例曰迫窘而奔及以禮見放俱去其國故傳通以違爲文記論語者書違指迫窘而奔亦猶例傳

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十邦則又曰猶

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淸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

仁箋論衡別通篇云猶吾大夫高子也惠棟陳鱣並謂用魯論過庭錄曰他國不必皆如崔杼之弒君當以高子爲是高國爲齊之世臣當先討賊而不能陳文子有馬十乘下大夫之祿也力不能討故之他邦以求爲君討賊而無一應者如魯之三家也故曰猶吾大夫高子鄭注魯讀崔爲高當在此句下音義在崔子弒齊君下當誤是也維城案襄十九年傳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高厚君於昏也莊公見弒在二十五年則其時崔杼之惡猶未熾

使高厚不從君於昏無難豫制何至殺其身而禍及其君猶吾大夫高子蓋歎所至諸邦之執政無不若厚之昏者識其昏而去之不可謂非清矣然其始也貿貿然來子故謂爲未知也左氏爲古文家學魯論讀崔爲高乃今文家說然即以古文書證之義亦可通較古論爲長經史問答曰文子出奔之事不知果否即有之而不久遽返仍比肩崔慶之間親其亡而竊政可謂清者乎其後父子相商得慶氏之木百車而戒以慎守何清之有熟讀左氏傳蹤跡自見誅其心直不可謂之清聖人第就子張所問論之不及其他忠厚論人之法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注〕鄭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也文謚也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寧過不必及三思也集解○釋文三思息暫反又如字行父音胡賢行下孟反〔箋〕韋昭魯語注文子也論語後錄曰世本公子友生行父斯吳志注引志林諸葛恪語作思唐石經同生行父斯吳志注引志林諸葛恪語作思唐石經同

子曰甯武子〔注〕馬曰衛大夫甯俞也武謚也集解○釋文甯武子乃定反俞羊朱反

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注〕釋文

則知音〔箋〕詩抑傳國有道則知國無道則愚正義此論語說智下同〔箋〕甯武子文邦諱作國知文選三國名臣序贊注引作智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注〕釋文歸與歸與並音餘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匪反〔箋〕裒公三年孔子在陳魯召冉求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吾不知所以裁之禮記表記正義引子在陳稱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不連狂簡字蓋史記爲舊讀正義從鄭讀也四書釋地曰孔子在陳凡二次一居于魯定公十五年丙午哀公元年丁未二年戊申一居于哀公二年戊申三年己酉四年庚戌史記世家並載有歸與之辭一同孟子一同論語或疑孔子以司寇去魯不可以無故而復國故屢發是歎邪余謂三年已酉者得之魯使使召冉求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云云蓋興起於魯之召求之歸於情事爲得二年戊申蓋復出也狂簡論語後錄謂子路篇作狂狷孟子作狂獧簡獧聲相近斐說文云分別文也裁說文云制衣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注〕釋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孤竹君之子伯長也夷

證一本名元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箋〉那疏本釋文困學
弟齊亦謚也夷齊名見春秋少陽篇〈箋〉紀聞云少陽篇未
詳何書維城案皇疏云父姓墨台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
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不言出春秋少陽篇至釋文始云未
知陸氏從何得之應劭漢地理志孤竹城注伯夷之國君姓
墨胎氏胎台古通據此知釋文姓墨下脫一字大戴禮衛將
軍文子篇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釋文乞醯呼
西反亦作醯

〈箋〉微生高漢書古今人表燕策並作尾生高誘注魯人莊
子盜跖篇漢書東方朔傳尾生注並以爲微生高故論語
後錄論語疾質四書考異敖匪考古錄或以微尾爲聲之轉
或以爲古字通是也疾質又云說文解字曰尾微也是音訓
皆同太史公書蘇秦列傳曰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
子不來水至不去裹柱而死然則尾生高矯情飾行吕誅取
名者故或傳其信或傳其直信既如此直亦可知夫子即其
乞醯而轉乞爲與一事論之其私曲盡見矣醯說文解字云
酸也作醯吕覽吕鸞酒从皿皿器也周禮膳夫職
凡三之饋醬用百有二十甕鄭公曰醬謂醯醢也王舉則醢
人共醢六十甕吕五齏七醢七菹三臡實之醢人共齏菹醢
物六十甕則醢乃醬之酸者非酢也維城案此駁那疏酷酷也
之說然皇疏已云酢酒也醋古作酢是較皇疏但省一酒字
說文云酸酢也闕東謂酢曰酸則酸即酢之別名不得以叔
明說爲非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 釋文色足將樹反又如字〈箋〉禮記表記曰
一本此章有子曰字恐非〈箋〉君子不失足
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四書考異曰失足足恭也失
色令色也失口巧言也又曾子立事篇足恭而口聖君子弗
與也漢書景十三王傳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恭皆以足爲
手足之足不讀將樹反則釋文前一音非也皇疏引繆氏解
足爲滿足亦非此章皇邢本並有子曰字 **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箋〉論語後錄曰
春秋曰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是丘明與夫子同
時人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曰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
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
重昌制誼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恉爲有
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
子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眞故因孔子之史具論其語成
左氏春秋論語發微曰孟子曰吾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
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趙岐
注曰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其事則五伯所理也
桓文五霸之盛者故舉之其文史記之文左丘明書也丘明

爲魯大史自紀當時之事成魯史記故漢太常博士咸謂左氏爲不傳春秋求春秋之義則在公羊穀梁兩家之學然考當時諸侯卿大夫之事莫備於左氏其人質直有耻孔子引與相同故其書宜爲良史終不可廢 **匿怨而友其人** 釋文匿女力反纂云匿隱也左止明恥之止亦恥之 **顏淵季路侍** 纂釋地又續曰子路長顏淵者尚德也子曰 **盍各言爾志** 釋文盍戶臘反注鄭曰盍何不也文選思玄賦注纂禮記檀弓注同 **子路曰願車馬** 釋文憾戶闇反纂衣輕裘唐石經作衣裘爾注輕字論語後錄謂後人以子華使齊章亂之陳纘亦云因雍也篇致誤潛學堂原闕曰北齊書唐邕傳顯祖嘗解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敝蓋用子路故事是古本無輕字一證也釋文於赤之適齊節音衣爲於既反而此衣字無音是陸本無輕字二證也那疏云願以己之車馬衣裘與朋友共乘服是那本亦無輕字四證也今那皇本正文有輕字則後人依通行本增入非其舊矣說文無憾字禮記中庸注憾恨也釋文憾本又作感是知古止作感也經讀考異曰近讀從其字絕句敝之屬下讀據白虎通引論語與朋友共敝之則以敝之斷句而無憾另一讀一切經音義引此作共敝之而無憾是又以其字連敝之而無憾句朱少白云白虎通引無衣字與皇疏同語意直捷深得先賢氣象蓋未敝時已有共敝之意不待既敝而後無憾也維城案皇疏有衣字無輕字朱說誤也四書考異謂白虎通引文不足不專見古人句讀不同此又一說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纂無伐善無施勞謙也易繫辭傳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卽此意也袁宏後漢紀光武帝紀論曰孔子稱顏回之仁以不伐爲先四書考異謂孔子無以不伐稱顏淵文恐因此誤憶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釋文少者詩照纂韓詩外傳六遇長老則修弟子之儀遇等夷則修朋友之義遇少而賤者則修告道覺裕之儀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曠然而天地苞萬物也如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之卷四引同知古本有少者懷之句在朋友信之上者論語述何曰春秋於女叔見安老於荀息見信友於天子錫命見懷少故曰志在春秋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注包曰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者也集解○釋文訟爭也自用反責也纂說文訟爭也易有訟卦武

進張惠言周易虞氏義曰陰與陽爭故曰訟維城案過屬於陰而中心克治之故曰內自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釋文焉如字衞璀於虔反箋禮記曲禮入里必式注不誣十室正義引論語爲下句首箋十室之邑二句爲證荀子大略篇禹過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故下之也大戴禮制言篇禹過十室之邑則下爲秉德之士存焉論語釋故云四井爲邑井有三家四井凡十二家云十室舉成數也有夫有婦然後爲室十二家內或有餘夫分授井地故有十室之邑也皇疏引衞瓘曰焉猶安也論語後錄云荀子多以焉爲安讀亦通

海甯蔣廷黻善化劉鈺校

論語古注集箋六

雍也第六釋文凡三十章

南菁書院

吳縣潘維城朗如著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注包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可使治國政也集解○釋文言任音壬又而鴆反諸侯治直吏反一本無治字一本作言任諸侯治國也鄭曰言任諸侯之治禮記檀弓正義箋論語偶記曰此南面與衞靈篇別彼據天子言此據諸侯言是以包鄭注皆云任諸侯治蓋天子之下尚有南面之君五公侯伯子男是左昭十三年傳子產曰鄭伯男也賈侍中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三十三年傳魏子南面衞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魏舒晉大夫故南面爲干位此皆南面爲諸侯者也諸侯聽政在路寢南面若燕饗之屬則在阼階西面矣注言任諸侯治治字亦不苟下禮經釋例云此南面指人君亦兼卿大夫上言之非春秋之諸侯及後世之帝王也考少牢饋食禮爲祭期主人門東南面宗人朝服北面又明日主人朝服卽位於廟門之外東方南面檀弓司寇惠子之喪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此卿大夫之南面也士冠禮

初加再加皆云出房南面三加如加皮弁之儀賓禮冠者筵于戶西南面特牲饋食禮夙興主人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此士之南面也是有地有爵者皆得南面稱君而治人也經義述聞云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君子南面臨官史記禮書篇作君子於衛君使子爲南面是也蓋鄭大夫有不南面仲弓之德可爲卿大夫以臨民故曰可使南面也論語摘輔像曰仲弓淑明清理可以爲卿臨民矣包注皇疏謂諸侯非也身爲布衣安得僭擬人君乎鹽鐵論殊路篇七十子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亦誤說苑脩文篇孔子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尤誤論語後錄述其從祖民說亦云使南面如使漆彫開仕之意

仲弓問子桑伯子

釋文桑子郎反鄭云王曰伯子書傳無見也集解

注鄭曰子桑秦大夫

○釋文無〈箋〉論語後錄曰呂氏春秋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秦大夫子桑也與鄭說同說見賢遍反〈箋〉枝高誘注公孫枝秦大夫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苑孔子見子桑伯子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子曰其質美而無文吾將說而文之與夫子同時恐非卽公孫枝矣陳鱣謂皇疏引說苑云正與子桑伯子大簡合王肅謂書傳無見豈不見左傳說苑乎

子曰可也簡

〈箋〉說苑脩文篇簡者易野也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

釋文而行下孟以臨民說苑脩文又如字下同〈箋〉篇引作以道民

簡無乃大簡乎

〈注〉包曰伯子之簡太簡也

集解○釋文大音泰注同

子曰雍之言然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釋文好學〈箋〉論衡問孔篇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今也則亡不遷怒不貳過故也因以問則并以對之兼以攻上之短不犯其罰幸說文云吉而免凶也从羊从天天死之事故死謂之不幸短命史記弟子傳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不著卒年家語七十弟子解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白三十一而死王肅注校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且七十矣今此爲先孔子卒時孔子且七十矣今此爲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曰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椁或爲設事之辭拜經日記曰五十以上而卒皆可謂之蚤三十一之文不知所本必係王肅僞撰公羊傳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何休注天生顏淵子路爲輔佐皆

死者天將亡夫子證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
（叢伯玉年十五而孔子卒顏淵死在魯哀十四年論語有顏淵死事諸書無據）
（羊公羊通義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公羊通義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孔子世家河不出圖洛不出）
（孔子年七十三而卒顏淵死在魯哀十四年論語有顏淵死事諸書無據

不足六斗四升也何言乎其實一㪷也蓋㪷之爲言斧也斧之形背廣而刃狹㪷名取義於斧其器則底弇而口侈方尺者其底面漸侈而至于口則不止方尺矣然則上方之微侈者亦可以算測之乎曰此當以方亭之法求之上方蓋尺四寸五分也自乘得二千一百寸有二寸五分又以下方之尺自乘得數相并又以高乘之乃如方亭之法三而一得一千有三十三寸之積乃以斛率之一六二除之適得六斗四升稍不足也不然置千寸之積而以斛率三等求之皆不合一㪷之實夫斛率有二千七百寸者矣斛率有千六百二十寸者矣則量實止三斗七升也有二千五百寸者矣則量實止六斗一升九也斛率有千五百寸者矣則量實止五斗四升也皆不合於六斗四升之爲㪷也見六九齋饌述稟

請益曰與之庾

〔注〕包曰十六斗爲庾也〔集解〕○釋文庾俞甫反十六斗〔箋〕邢疏以庾即聘禮爲十六斛不載別解皇疏謂俞甫之數證包注之訓鄭云豆實四升則觳實一斗二升也又陶人職云豆實三而成觳案如陶旅二文則庾二斗四升矣丹陽姜兆錫儀禮補注據考工記注觳受斗二升謂庾實二斗四升初非聘禮記十六斗之數自包注論語以庾爲逾而晉杜氏之注左傳唐賈氏之疏聘禮記與考工及宋邢昺之疏論語遂展轉成誤小爾雅廣義證非之謂考工記槀氏爲量煎金錫以爲之而陶人之庾與嬴甑益高皆瓦器或者用之以盛未必卽以爲量況陶

人注云庾讀如請益與之庾云讀如則陶人之庾非卽論語之庾明甚故賈公彥謂庾本有二法而孔穎達左傳疏亦云彼陶人所作庾自瓦器今甕之類非量器也與此名同實異論語後錄謂鄭康成讀爲二斗四升之庾矣庾說文解字作斛論語竝質引錢坫說而云與之庾者益之以庾非以庾易釜也豈容沽益之數反多於初與倍而又半殊不近理故厓考古錄亦駁包義又云說文斛量也玉篇今作庾弓人絲三鬴漆三斛注疏無明文據字書當爲庾之本字

冉子與之粟五秉〔注〕馬曰十六斛爲秉五秉合八十斛也〔集解〕○釋文秉馬以秉爲十六斛與聘禮記注同音丙十六斛也〔箋〕同小爾雅廣量云鍾二謂之秉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注〕鄭曰非冉求與之大多也〔集解〕○釋文衣於既反大多上音泰或吐賀反

原思爲之宰〔注〕包曰弟子原憲也思字也孔子爲魯司寇以原憲爲家邑宰也〔集解〕鄭曰孔子初仕魯爲中都宰從中都宰爲司空從司空爲司寇也皇疏與之粟九百辭〔箋〕沈彤周官

祿田考云粟米對文則粟有甲米無甲粟一斛爲米五斗禹貢之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是也散文粟卽爲米漢食貨志述魏李悝云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是也又曰大夫之宰當上士又曰在外諸侯上公之孤食都卿食縣下大夫食甸上士食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食井侯伯之卿大夫士食亦如之維城案魯侯國也夫子爲司寇下大夫也原思爲夫子家宰上士也法當食邑小司徒職謂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則邱者十六井也十六井中有公田一千六百畝祿田考謂公田通率二而當一則八百畝也祿田考又謂凡食公田百畝者實八十畝則八百畝者實六百四十畝也以百畝百五十石計之六百畝當得粟九百石四十畝當得粟六十石而此但言九百者舉其大數也不曰與之田十六井而曰與之粟九百者祿田考謂都邑而未加田者與晉語官宰其粟與之而已然則大夫仕魯其未有加田也論語曰原憲爲家食加韋昭注官宰家臣也加大夫之加田也論語曰原憲爲家宰家邑宰黃丕烈札記武億羣經義證並以此爲異文拜經日記謂此韋解論語以義言之耳非所據論語本作原憲爲家邑宰也蓋孔子爲魯司寇大夫食邑之外別有加田時原思爲孔子家邑宰食此田粟九百也故韋引論語以釋之鄭注本史記世家江永孔子年譜定公九年魯用孔子初仕中都宰十年爲司空進位爲司寇蓋思於其時爲宰也

子曰毋釋文曰毋音無〔注〕鄭曰毋止其辭讓也禮記檀弓正義士辭位不辭祿正義〔箋〕說文毋止之也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注〕鄭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也〔集解〕〔箋〕經義述聞曰毋不也言九百之粟爾雖不欲然可分於鄰里鄉黨爾不以與之乎經讀考異曰毋通作無無以通作已是無以亦可連讀如孟子無以則王乎句亦通原思非辭祿乃辭其多耳夫子不須告以祿不當辭直用推與之義示之不煩以毋字作頓也之義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釋文犁利之反雜文曰犁又力之反色如狸也又力兮反耕犁之牛騂息營反其色赤也角周正也〔箋〕說文犁耕奇禮說曰犁牛耕牛子也犢也騂且角天牲也仲弓可使南面故聚天牲以況之論語騂枝曰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犧牲必於是取之民閒耕牛非所以待祭祀故欲勿用然有時公牛不足則耕牛之犢亦在所取周禮羊人職云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遂人所謂野牲曲禮所謂索牛是也周禮用騂牲者三事祭天南郊一也宗廟二也望祀南方山川三也郊廟大祀也山川次祀也耕牛之犢而有騂角之材縱不用諸上帝亦豈得

論語古注集箋六

舍之不得已而思其次之辭也三代以下世及爲禮末有起畎畝之中膺天子之薦者論匹夫之遭際至於得國而止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故有山川之喻秋槎雜記云趙策秦以牛田水通糧鮑注以牛田爲地名吳氏正注牛耕積穀水漕通糧或以爲漢田始用牛耕耦耕者二人並耕或一人一牛亦可漢始專用牛耕也字書犁从牛冉耕字伯牛司馬牛名犁不可謂牛耕非古也吳氏之言可正春秋時無牛耕之說而論語犁牛爲耕牛矣犁與黧黧牛之黃也似虎黧黑雜色與犁牛異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十六年夏四月耕者爲雇犁牛直是犁牛爲耕牛矣經義述聞曰淮南子說山篇髡屯犁牛既科以橢決鼻而羈生子而犧尸祝齊戒以沈諸河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高注犁牛不純色即引論語文爲證案犁者黃黑相雜之名也魏策驪牛之黃也似虎驪與犁通東山經鵸鵌之魚其狀如犁牛郭注犁牛牛之似虎文者則犁牛即驪牛矣論語後錄曰依字犁作犛犁之子伯牛字子耕犁之弟子傳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玉充論衡自紀篇云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同傑超倫是直以仲弓爲伯牛之子矣維城案史記不言伯牛子且伯牛在聖門德行之科大子問疾之時痛惜甚至亦何至比諸犁牛錢宮詹養新祿謂充言誕妄不足信是也後錄又曰古者用卜牲必先卜日中者用之不中者勿用故於文卜中爲用春秋左傳曰牛卜日牲卜日稱牲是用之矣用讀如用隱大子于剛山之用札樸云汲冢書用紂于南郊春秋成十七年用郊公僖十九年邾人執繒子用之皆是經傳釋詞云諸之乎也急言之曰諸徐言之曰之乎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注包曰果謂果敢決斷也集解○釋文也與音餘下同決斷丁亂反方言㬎勇也廣韻云倉頡篇果敢之勝也郝氏義疏亦引眾經音義引蒼頡篇㬎憨也云憨亦敢也通作果維城案說文云果木實也則此果當亦爲㬎之借字夫子嘗稱由可使治賦又謂由片言可以折獄五曰果注果謂以勇決爲之是也

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藝〈篆〉論語後錄云藝俗字當作埶維城案當讀如多材多藝之藝**於從政乎何有**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 釋文騫起虔反 〔箋〕史記弟子傳魯閔損字子騫費季氏邑左傳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一統志費縣故城在沂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常熟蔣廷錫尚書地理今釋云季氏費邑今山東兗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有故城論語後錄說文解字作鄪玉篇作鄪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釋文善爲于僞反復扶又反則吾必在一本無吾字與鄭本合汶上音問水名 〔箋〕史記弟子傳引無吾字與鄭本合汶上四書釋地云曾氏曰有徐州之汶青州之汶此汶指徐州言以魯事也汶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泲與沂琅邪朱虛縣東泰山鸏泠峽至安邱入濰者別又續云汶水在齊之南魯之北二國之境以汶分諸汶水北者皆謂水北爲陽凡言某水上者皆謂水出今山東濟南府萊蕪縣其源非一惟此爲最大札樸云水以北爲陽尚書地理今釋曰汶水出萊蕪縣原山合流於泰安州之靜安鎮謂之大汶又有小汶出新泰縣宮山之下至徂徠山南入大汶汶水舊由安民亭合濟水東北入海自明永樂九年於東平州東六十里築戴村壩盡遏汶水出南旺南北分流南流達濟甯州會沂泗諸水入淮者十之六矣北流達於臨清州會漳衛諸水入海者十之四矣集解伯牛見前犁牛章有疾淮南子精神訓云冉伯牛爲厲羣經義證曰厲癩聲相近史記豫讓傳漆身爲厲注音賴索隱曰賴惡瘡病也又論衡命義篇伯牛空居而遭惡疾是致病之由疏家皆不及之或云古以惡疾爲癩禮婦人有惡疾去以其癩也茅菅草可療癩見列子注故文選劉峻辨命論云冉耕歌其茅注引韓詩茅菅傷夫有惡疾也 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注包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也 集解○釋文自牖由久反 〔箋〕說文牖穿壁以木爲交窗也荊溪任啟運宮室考曰室之制三面皆墉惟南近東爲戶近西爲牖或以爲北有牖非也惟私室有北出小牖詩所謂塞向是也鄉黨圖考曰喪大記寢東首於北牖下注云北牖下或爲北墉下士喪禮作北墉下此經牖墉兩本異文鄭不破牖爲墉則北墉亦有牖論語釋故曰案士虞禮祝闔牖戶如食閒啟戶啟牖鄉注牖鄉一名是鄭意以鄉卽牖也然北出之向要是名向不名牖郊特牲亳社北牖使陰明也惟亳社有之則知凡室無此矣喪大記北牖下自是墉字之訛任說是也論語後錄曰伯牛之疾惡疾也夫子自牖執其手聖无不通焉有不知醫者執其手者切其脈也既切脈而知其疾不治故曰亡之命矣夫維城案鄉黨篇云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是夫子未必知醫江氏切脈之說姑備一義 曰亡之 〔箋〕義門讀書

記曰亡之者言無可以致疾之道漢書宣元六王傳作蔑之新序作末之並連下命矣夫讀論語後錄曰蔑之言滅也易翑蔑貞凶荀爽本作滅亡有滅義故通之札樸云末滅聲相近說文苜讀若末師古漢書注蔑無也言命之所遭無有善惡如斯善人而有如此惡疾深痛之也蓋連下文兩句釋之如此

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注包曰再言之者痛惜之甚也集解○釋文矣夫音符箋子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鄭注曲禮圓曰篤方曰笥笥與簞方圓有異而云簞笥其類注論語亦然論語後錄曰漢律令曰簞小筐也瓢說文云蠡也段注蠡者蔑也蔑字注云蠡之言離方言劉解也一瓢離爲二故曰蠡鄭注弊人當是齊古論遺文維城案史記重命也夫句不重斯人也而有斯疾句疑亦當時異本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注鄭曰簞笥也周禮籩人疏喪服傳疏左宣二年傳正義○釋文一簞音丹食音嗣一瓢婢遙反笥息嗣反箋文不引鄭云而有笥音陳鱣曰士冠禮疏曰鄭注曲禮圓曰簞方曰笥笥與簞方圓有異而云簞笥其類注論語亦然論語後錄曰漢律令曰簞小筐也瓢說文云蠡也段注蠡者蔑也蔑字注云蠡之言離方言劉解也一瓢離爲二故曰蠡鄭注弊人云瓢謂瓠蠡也漢書以蠡測海張晏曰蠡瓠也九歎瓟蠡蠹於筐篋急就篇騷升參升半卮觚方言蠡或謂之瓢或謂之瓠瓢升半卮觚單或謂之觶則字皆从瓜王伯厚注急就云皇象碑本作蠡李本作蠡廣韻齊薺韻皆有蠡士昏禮四鬴合豆注云合豆破瓠也昏義亦作豆正義云以一瓠分爲四瓢亦作豆者蠹之假借字然則瓢者瓠之半者也莊子所謂剖之以爲瓢也說文陋阨狹也鄙里中道巷篆文从邑省陋巷戶降反箋經義述聞曰徵尻也徵巷古字通陋巷謂隘狹之居郎儒行篇所云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故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而孟子離婁篇亦言顏子居於陋巷維城案離騷云五子用失乎家巷王逸注巷一作居亦其證鹽鐵論地廣章引在下有於字陸賈新語愼微篇漢書樊英傳注引巷下並有之中二字

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釋文其樂音洛箋法言學行篇顏氏子之樂也內呂氏春秋愼大覽云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

賢哉回也

再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釋文不說音悅箋後漢書光武帝紀文也作者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釋文中道如字一音丁仲反今女音汝畫

音〈箋〉中道而廢猶禮記中庸云半塗而廢也
獲〈箋〉鄭彼注云廢猶罷止也畫說文云界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注〉馬曰君子爲儒將以明其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也〈集解〉〈箋〉北堂書鈔六十六引此注作何邵公論語述何曰君子儒所謂賢者識其大者小人儒所謂不賢者識其小者小子是也孫卿亦以爲子夏氏之陋儒矣論語補疏云儒猶士也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小人儒正指此

子游爲武城宰〈注〉包曰武城魯下邑也〈集解〉〈箋〉武城南武城也無要云南武城故城在沂州費縣西南九十里通志云八十里日知錄曰史記仲尼弟子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同一武城而曾子獨加南字南武城故城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正義曰地理志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春秋襄公十九年城武城左氏注云泰山南武城縣然漢書泰山郡無南武城而有南成縣屬東海郡後漢書作南城屬泰山郡至晉始爲南武城此後人之所以疑也宋程大昌澹臺祠友教堂記曰武城有四左馮翊泰山清河定襄皆以名縣而清河特曰東武城者以其與定襄皆隸趙且定襄皆在西故也若子游之所宰其實魯邑而東武城者魯之北也故漢儒又加南以別之史遷之傳曾參曰南武城人者掎加也子羽傳次曾子省文但曰武城而水經注引京相璠曰今泰山南武城縣即南武城也孟子言曾子居武城縣有澹臺子羽家縣人也可見武城曾子辭於鄭君戰國策甘茂亦云曾子處費則曾子所居之武城費邑也哀八年傳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又曰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後漢志南城有東陽城引此爲證又可見南城即武城也南城之名見於史記齊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便守南城漢書但作南成孝武封城陽共王子貞爲南成侯而後漢王符潛夫論云鄗畢之山南城之冢章壞太子注南城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費縣西南此又南成之即南城而在費之證也論語後錄曰武城與南武城俱以武水得名左傳城武城爲懼齊故然則武城近齊之邑也地理志言南成郡國志言南城成與城同不言武者漢代郡縣名之省歟四書釋地曰南武城魯邊邑也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吳未滅與吳既滅與越鄰據此則南武城者近齊而又近吳之邑也左傳杜注以爲一地此卻不誤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從之且謂子之武城曾子居武城俱是此地與程大昌說合惟顧氏春秋大事表列國地名考異據程啟生說謂襄十九年之武城在濟甯州嘉祥縣界昭二十三年傳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併哀八年之武城爲費縣之武城費與邾吳接界非所當備齊之處并申

母之遺體行殆此義謂保身爲孝亦可附證論語後錄云案說文解字由徑之由當作邎公說文云平分也从八从厶音司八猶背也韓非曰背厶爲公又云厶姦衰也韓非曰蒼頡作字自營爲厶非公事不至偃室蓋謂未嘗私謁也偃說文知子游名當作放偃其借字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注〉鄭曰姓孟名之側字之反也〈皇〉〈箋〉孟之反疏所引左傳注孟氏族爲是孟其氏非姓也鄭君偶誤耳莊子大宗師篇有孟子反卽之反也

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注〉馬曰殿在軍後者也前曰啟後曰殿孟之反賢而有勇軍大奔獨在後爲殿人迎爲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故云我非敢在後距敵也馬不能前進耳

〈集解〉○釋文而〈箋〉說文奔走也爾雅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釋名奔變也有急變奔赴之也後殿都練反注同〈箋〉曰殿詩采菽傳曰殿鎮也漢書周勃傳注師古曰殿之言鎮也謂鎮軍後以禦敵也說文重文作胜臀今作臀段注謂軍後曰殿卽臀之假借字蓋取鎮靜在後之義

之云余嘗至嘉祥縣有紇歌臺此地與齊界相接去費縣尚遠啟生說是也維城案如顧說則子游所宰之武城近齊非近吳者然哀八年吳伐我道險從武城之役傳云王犯常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是滅明爲近吳之武城人確有明徵夫子問子游以得以有滅明安得謂子游所宰之武城非滅明所居之武城邪紇歌臺之說地志傳會不足信也　子曰女得人焉爾乎〈釋文女音汝〉〈箋〉作耳阮元校勘記云焉爾者猶於此也言女得人於此乎哉經傳釋詞作耳云耳猶矣也　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注〉包曰澹臺姓滅明名也字子羽言其公且方也

〈集解〉○釋文澹臺徒甘反由徑古定反　鄭曰步道曰徑紀索隱〈箋〉有澹臺滅明者近讀以有字連下爲句經讀此宜以有字爲讀蓋對師問而應曰有也與孟子不動心有道乎句經語勢正同徑說文云步道也徐鍇曰道不容車故曰步道惠氏禮說曰上師野禁亦曰道禁野廬氏掌之橫行徑踰蓋其一也康成曰徑踰射邪趨疾謂不由正道故禁之子游稱子羽行不由徑蓋謂其行方也羣經義證云月令審端徑廬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釋文祝鮀徒多反宋朝張遙反〔注〕鄭曰不有言無也書微子以鮀字爲正經義述聞曰而猶與也言有祝鮀之佞與有宋朝之美也〔疏〕正義〔箋〕祝佗據字子魚當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箋〕說文戶護也半門曰戶異散文當通故禮記禮器云三百三千皆由誠也彼以戶喻誠此以戶喻道語意相似孟子萬章篇云禮門也惟君子出入是門也門戶爲出入之所共由記言入此言出其義一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注〕包曰野如野人言鄙略也集解〔箋〕禮記表記云喬而野朴而不文

文勝質則史〔注〕包曰史者文多而質少也集解〔箋〕儀禮聘禮記辭多則史注史謂策祝賈疏大史內史皆掌策書尚書金縢云史乃策祝是策書祝辭故辭多爲文史周禮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注贊治若今起文書草也是史爲專掌官府文書者兩義皆可通

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注〕包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也集解○釋文文

質彬彬彼貧反文質相半也說文作份文質備鄭曰彬彬雜半貌也後漢馮衍傳注〔箋〕陳鱣曰說文文質備也从人分聲論語曰文質備故从人分聲論語後錄謂林者从樊省聲許君所稱本古文當从古作份論語後錄謂依字當作份蓋以說文於份下引此文也疑古文論語不必盡從古文字故許君不於彬下引之歟況包鄭並作彬則作彬者反爲今文矣論語述何云文質相復猶寒暑也殷革夏救文以質其敝也野以文其敝也史殷周之始皆文質彬彬者也春秋救周之敝當復反殷之質而馴致乎君子之道故夫子又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先野人而後君子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注〕馬曰言人之所以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之道也集解鄭曰始生之人皆正直詩蓼莪箋周書洪範曰正直史記集解引鄭注云中平之人孫星衍疏云此三德一爲天地人之道正直者論語云人之生也直人道也又云中平之人者言不剛不柔中正和平之人

罔之生也幸而免〔注〕包曰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是幸而免也集解〔箋〕論語後錄曰罔讀如易通卦驗曰罔俱陽曰罔俱陰曰罔之罔維城

案詩鄭風羔裘三英簑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孔疏克能也剛能柔能謂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剛則強柔則弱此陷於滅亡之道非能也是則剛不能濟以柔柔不能濟以剛皆所謂俱陽俱陰而陷於滅亡之道者故謂其生爲幸免也論衡幸偶篇引此無而免字經讀考異曰近讀以幸而免爲句論衡引作罔之生也幸或疑而免無此句法愚謂康成讀論語揖讓而升下以而飲另爲句正可舉例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注〕包曰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又不如樂之者深也 集解○釋文好之呼報反下注同 樂之音洛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注〕王曰上謂上知之人所知也兩舉中人以其可上可下也 集解○釋文以上時掌反注可上同語上魚據反下同上知音智 〔箋〕漢書古今人表注言中庸之人漸於訓誨可以知上智之所知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注〕王曰務所以化道民之義也 集解○釋文知音智下章及注同化道音導 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注〕包曰敬鬼神而不瀆 集解○釋文瀆徒木反本今作黷 〔箋〕禮記表記云子曰夏道尊鬼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注遠鬼神近人謂外宗廟內朝廷正義以忠恕養於民是忠焉也維城案朝廷所以臨涖斯民者內之其即示務民義之意歟

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箋〕春秋繁露仁義法篇引孔子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四書考異曰樊遲凡三問仁兩兼問知夫子答之不同夫子固因材施教而一人一問時或有先後之殊材未必變易之速三答均可終身由之遲尤不應見少而屢黷也大約遲之進問猶有餘辭而其辭有別夫子乃各就問辭答之纂語者重在夫子之答略其問辭但渾括之曰問仁問知焉耳各篇中凡諸弟子同所問而夫子異答宜兼以此意隅反之

子曰知者樂水〔注〕包曰知者樂運其才知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也 集解○釋文樂音岳又五孝反注及下同 仁者樂山〔箋〕韓詩外傳三問者曰夫智者何以樂

於水也曰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閒似有智者動而之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知命者歷險致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羣物以生國家以甯萬事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樂水之謂也問者曰夫仁者何以樂於山也曰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與焉出雲道風寖乎天地之閒天地以成國家以甯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樂山之謂也說苑雜言篇所載略同論語後錄曰仁木也木勝土故樂山智土也土勝水故樂水於易艮爲山兌爲澤山土也坎水伴見於兌故澤即爲水山澤通氣仁智用之矣尚書大傳子張曰仁者何樂于山也孔子曰夫山者巖然高崇然高則何樂焉山草木生焉禽獸蕃焉財用殖焉生財用而無私爲四方皆代焉每無私予焉出雲雨以通乎天地之閒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以饗此仁之樂于山者也**知者動**注包曰有進故動集解文知者樂五孝反疑誤樂當音洛若讀五孝反下同**箋**釋文樂五孝反下同則上文已有不煩更音矣論語後錄云兌說也故曰樂**仁者壽**注包曰性靜故壽考也集解中論天壽篇仁者靜解**箋**壽此行仁之壽也

孔子云以仁者壽利養萬物萬物亦受利矣故必壽也荀悅申鑒俗嫌篇或問仁者壽何謂也曰仁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神以和故咎徵不至而休嘉集之壽之術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注包曰言齊魯有大公周公之餘化也大公大賢周公聖人今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興之者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也集解○釋文音泰下同**箋**漢書地理志云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近正也而右曰魯庶幾至道言齊人不如魯也

子曰觚不觚注馬曰觚禮器也一升曰觚也集解○釋文觚不觚音孤酒爵也容二升王曰當時沈湎於酒故曰觚不觚言不知禮也

箋經義雜記曰考工記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觶一升獻而三酬則一豆矣注勺尊升疏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也觚豆字聲之誤觚當爲觶豆當爲斗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注一豆酒又聲之誤當爲斗釋曰爵制今韓詩

說一升曰觶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古周禮說同謹案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郎觚二升不滿豆矣鄭玄駁之云觶字角旁支汝潁之間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角旁氏則與觚字相近學者多聞觚寡聞觚寫此書亂之而作觚耳又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獻而三酬則一豆豆當爲斗一爵三觶相近禮器制度云觚大二升觶大三升是故鄭從二升觚三升觶也案儀禮燕禮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于篚注古文觚皆爲觶此宜從今文作觚者叔孫通撰漢禮器制度亦云觚大二升觶大三升與韓詩周禮合說文觶鄉飲酒角也禮曰一人洗舉觶觶受四升從角單聲觚觶或从辰觚禮經觶觚鄉飲酒之角也一曰觴受三升者謂之觚从角瓜聲此許叔重自用其說非古義也學者宜分別觀之儀禮鄉飲酒禮禮記鄉飲酒義皆有觚無觚說文觚鄉飲酒之觚之角也當作燕禮之角也寫者涉上觶字注誤耳御覽引此注云孔子削觚而志有所念觚不時成故曰觚哉觚哉觚小器耳心不專一尚不時成況於大事乎論語釋故曰史游急就章急就奇觚與眾異觚木簡也文選文賦或操觚以率爾注方以其棱角言之謂之觚起於秦漢孔子所謂觚當是酒器觚哉觚哉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

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注〉包曰逝往也言君子可使往視之耳不肯自投救之也〈集解〉逝往釋詁文說文同陷說文云从自多聲臣鉉等曰今俗作墮非是可欺也不可罔也〈注〉馬曰可欺者可使往也不可罔者不可得誣罔自投下也〈集解〉說文欺詐欺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注〉鄭曰弗畔不違道也〈集解〉○釋文一本無君子字兩得矣夫音符〈箋〉經義雜記曰既言君子不嫌其違畔於道後顏淵篇此章再見正本皆無君子字據釋文知此處係衍文後漢書范升傳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義門讀書記曰約漢人讀曰要論語述何曰文六藝之文禮貫乎六藝故董生云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可謂博矣君子約之以禮繼周以俟百世非叶也日知錄曰君子博學於文自身而至於家國天下制之爲度數發之爲音容莫非文也品節斯斯之謂禮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記曰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又

曰禮滅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傳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而論法經天緯地曰文與弟子之學詩書六藝之文有深淺之不同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注

鄭曰矢誓也否不也釋文不說音悅矢之孔鄭繆皆云誓也否鄭繆方有反不也天厭於琰反塞也又於簟論語後錄曰坊記曰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旅焉拒而不答問不已攝駕而去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覿乎古者大享者意衛君夫人享夫人與焉於時禮義雖廢猶有行之有所據不得以後世依託之書廢之也又史記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說亦必有所據坫案以孔叢合坊記義與史記殊維城案史記載使使請見之辭則非因大饗明矣孔叢子究係僞書不足據矣古誓字周易虞翻注矢誓也否史記作不經義雜記曰太史公自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則所采論語當是古論作不或通借爲否鄭康成繆播訓爲不與世家文合凡古人誓多云所不左傳僖廿四年重耳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可證子云子所不者此記者約略之辭所不下當日更有誓辭羣經義證曰否論衡作鄙下言孔子解之曰我所爲鄙陋者天厭殺我至誠自誓不負子路也書否德史記作鄙德釋名否鄙也鄙劣不能有所堪成也否鄙亦聲相近羣經音辨厭一音於頗反塞也論語竢質曰否讀如否卦之否否厭讀如叔孫豹瘸天厭己之厭呂氏春秋貴因覽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後錄謂釐夫人南子稱釐靈音之譌與夫子自陳反乎衛此二至衛事也在定公十四年浪宕王崧說緯謂當在出公輒時輒之立南子主之趙鞅納荊聵于戚與之爭國恐其位不固欲用孔子以鎮服人心故子路有衛君待子爲政之言南子知孔子無爲輒意乃以聘饗之禮請見意欲孔子爲輒也子路以與前言正名之旨相反故不悅亦通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釋文民鮮仙善反　禮記中庸鄭注

庸常也用中爲常道也鮮罕也周禮師氏一曰至德注至德中和覆燾持載含宏者也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風俗通義過譽篇引中庸上有大哉字論竢質曰命乎天率乎性中庸之德至矣民少有久於此者歎世學不勞者之

難得也論語述何曰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春秋貫乎六藝而主乎用自東周以後無用之矣子思子發揮大義康成氏能言之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釋文博施〈箋〉白虎通聖人篇聖者通也道也聲也始政反道無所不通明無所不照聞聲知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禮別名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下引聖乎堯舜其猶病諸以必也絕句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釋文夫音符〈注〉鄭曰方猶道也後漢班彪傳注〈箋〉說文譬諭也論語述何曰春秋外所謂取譬不遠也錄內而略外必先正君以正內

海甯蔣廷黻善祉劉鉅校

論語古注集箋七

南菁書院

吳縣潘維城朗如著

述而第七釋文今三〈箋〉陳鱣曰注疏本作舊三十九章今三十八章後人改也子曰善人陸分章今合之故少一章

盧文弨考證同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注〉包曰老彭殷賢大夫也好述古事我若老彭祖述之耳集解鄭曰老老聃彭祖

釋文而好呼報反注同老彭案大戴禮云商老彭是也鄭云云老聃周之太史未知所出曾子問正〈箋〉說文述循也遰籀文從秫作述也禮記樂記云知禮義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墨子非儒篇儒者曰君子循而不作即述而不作也老彭大戴禮虞戴德篇記孔子之言曰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四書考異云此最足以明聖人竊比之意羣經義證曰老彭鄭指爲二人攷漢書古今人表有老彭大戴禮商老彭祖以壽終

注彭祖殷賢大夫治性益壽七百論語曰竊比於我老彭高氏亦指爲一人老彭殷賢大夫夫子爲殷後故云我以引而近之論語後錄曰王弼曰彭彭祖案諸家皆以老彭爲兩人唯大戴禮謂老彭卽彭祖高注呂不韋書亦云陳鱣曰史記老莊傳云老子者姓李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臧室之史也故鄭云周之大史包以老彭爲一人雖本大戴禮然會子問載夫子問老聃事甚詳正與竊比意合宜從鄭說樸學齋札記曰莊子音義引世本云彭祖姓籛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又案史記云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隱曰周藏書室之史蓋老彭二人孔子於老子有親炙之義且以尊周史也世本以爲一人傳聞之誤耳太史公書述舊聞此言當爲修春秋而發故孟子云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卽竊比之義班固幽通賦若允彭而偕老兮顏注謂彭祖老聃同鄭義也維城案潛夫論讚學篇顓頊師老彭當別是一人論語述何云此篇類記夫子刪定六經之言易詩書禮皆述古者也春秋夫子所作亦謙言述者其義亦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注鄭曰人無有是行於我我獨有之也集解○釋文默而俗作嘿亾北反不厭於豔反不倦其卷反是行下孟反〈箋〉五經文字默與嘿同經典通爲語默字論語竣質曰孔子嘗曰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又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此言何有於我蓋謂此三者夫人能之何足云有於我哉子罕篇亦有是言誼同此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釋文講和解也述也遂也遷徙也憂說文作悆思爾反〈箋〉說文講和解也從心从冓徐鍇曰悆形於顏面故从冓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注馬曰申申天天和舒之貌也集解○釋文燕居於見反鄭本作宴天天於驕反和舒貌〈箋〉禮記曰錄云退朝而處曰燕居後漢仇覽傳注引論語燕作宴陳鱣曰一切經音義云宴爲今文臧在東曰鄭所注魯論是古文故作宴也申申或作伸伸師古注引此文作伸伸如也天或作妖妖廣雅曰妖妖申申容也皇疏天天者皃舒也讀書證疑以貌舒爲笑云笑古止作天或作芙說文媄女子笑皃許氏以芙爲笑段借字讀書叢錄曰申古作伸儀禮士相見禮君子欠伸鄭注志倦則欠體倦則伸說文天屈也言燕居之時其容體屈伸如意論語述何曰燕居謂不仕之時申

申謂施教也天天如謂弟子發矇有如時雨化之也禮仲尼燕居篇其一端矣維城案漢安世房中歌施教申申王逸楚辭注申申重也禮記仲尼燕居夫子與子張子貢言游更迭問答不憚煩言是其證笑古作芙或通作芙無有作天者故謂天天爲笑貌可謂卽云天天盛貌蓋言夫子燕居容貌之盛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釋文不復扶又反下同本或無復字非

〈箋〉經義雜記曰集解載孔注云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據陸氏所見本知經無復字乃後人援注所增以經云久矣吾不夢見明先時曾夢見故注云不復夢見復字正釋久矣字陸氏反以無復字爲非不審之至讀書叢錄云文選劉琨重贈盧諶詩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劉所見本亦當無復字經讀考異云近讀從吾衰也爲句久矣作一讀吾不復夢見周公作一讀此甚矣作一讀吾衰也爲句久矣連下讀爲一句攷證四書考異謂李絳論朋黨李善註西征賦引論語曰吾衰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皆無久矣二字久矣字連上爲句舊讀多如是潛夫論夢列篇曰凡夢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時有反有病有性孔子生於亂世日思周公之德夜有所夢之此謂意精之夢也

子曰志於道〈箋〉魏書崔光傳引此章文志上有士字**據於德**〈箋〉說文據杖持也德禮記少儀注三德也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依於仁**〈箋〉說文依倚也**游於藝**〈箋〉禮記少儀注藝六藝也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注〉鄭曰束脩謂年十五以上也後漢延篤傳注詢魯讀爲悔字今從古釋文以上時掌反注〈箋〉論語偶記曰邢疏引檀弓少儀穀梁傳所云束脩但言賜人問人不言爲贄脯脩是婦人相見之物男子無之嘗以爲疑及見鄭注謂年十五以上恍悟邢疏之謬蓋古人稱束脩有指束身脩行言者列女傳秋胡婦云束髮脩身鹽鐵論桑宏羊曰臣結髮束脩得宿衛後漢延篤傳曰且吾自束脩以來馬援杜詩二傳又並以束脩爲年十五俱是鄭注佐證書傳云十五入小學殆行束脩時矣經學厄言云漢書王莽傳自初束脩伏湛傳自行束脩迄無毀玷延篤傳云蓋並同鄭解是言成童以上皆教誨之也若馮衍傳珪璧其行束脩其心鄭均傳束脩安貧則爲約束脩飾之意與魯論悔字得相

台是子言從能束脩以來內省常若不足故所行未嘗無悔也然既定依古文作誨自當以十脡脯爲正解疏引少儀穀梁傳文乃明證矣禮薦脯五脡凡作脯之法皆以條內中屈之五脡則爲朐者五爲脡者十故謂之束取其與束帛十端而五疋者同義尙書大傳云國人束脩奔走而從者三千乘是以束脩爲束載乾肉猶裹糧之意也此束脩之別一解樸學齋札記曰禮曲禮云童子委摯而退receive童子見先生或尋朋友既未成人不敢與主人相授受幷抗之儀但奠委其摯於地而自退避之然童子之摯悉用束脩也故論語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是謂童子也案如正義謂束脩卽童子摯與鄭說正合然束帶脩飾之訓出孔氏論語注見書泰誓正義益童子初勝帶而以束羔取善羣雁取候時也夫子於闕黨童子則使將命互鄉童子則與其潔已皆未嘗無誨之證羣經義證曰後漢書延篤傳注引鄭此注伏湛傳注同此以年計之一解也後漢書和帝紀束脩良吏胡廣傳使束脩守善有所勸仰劉般傳太守萬般束脩至行爲諸侯師注束脩謂謹束脩潔也鄭均馮衍傳云云此以行義計之一解也曲禮正義檀弓少儀穀梁傳云云漢書朱邑傳束脩之餽論語筆解引說者謂束爲束帛束脩爲脩脯此以贊言之又一解也論語竢質謂檢束其身脩治其行是從謹束脩潔義禮經釋例從束帶脩飾義並不從邢疏而申鄭義陳鱣云魯讀誨爲悔是假借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注鄭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啟發爲之說也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隅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復重教之也集解○釋文不憤房粉反不悱芳匪反鄭云憤悱疑辭也包曰憤憤口悱悱心義近益一則心舒治也義近維城案說文云憤懣也懣懣義亦近益一則心不能達一則口不能宣也舉一隅皇本唐石經文選李善西京賦注引隅下並有而示之三字論語述何曰聖人之言皆舉一隅以語之鄭本亦當有而示之三字論語讀書叢錄云鄭曰說則舉一隅以三隅反故文約而旨無窮董子說春秋云不能察寂若無深察之無物不在謂不書多於書也史記世家引此節文無不悱不發句。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注鄭云助哀戚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釋文舊以爲別章今宜合前章注集箋說文哭哀聲也歌詠也禮記檀弓曰弔於人是

日不樂注曰君子哀樂不同日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曲禮曰
日不歌注云哀未忘也周禮女巫疏引鄭志謂一日之中既
以哀事哭又以樂而歌是爲哀樂之心無常經讀考異云舊
讀哭字屬上是日爲句據鄭志臨碩難曰孔子哭則不歌是
出何經論語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謂一日之中云云玩鄭
所答明以是日絕句又臨碩問亦言哭則不歌益可爲證四
書考異據義疏本論衡感類篇引是日下
有也字亦謂哭字當連下讀與曲禮正合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釋文舍之
音捨放也與爾與及也〈箋〉論語述何曰用舍天也孔顏之
或云與謀也是夫音符〈箋〉學用則堯舜三王之事舍則傳
之其人非有所加損也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釋文誰與如
字皇音餘〈箋〉四書考異曰集解皇疏均未嘗讀作餘音陸氏謂皇音餘豈皇氏又有
別著異讀邪皇疏久淪海國近方從市舶購到其中或有被釋文馮河字
竄亦未可知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釋文馮
反〈箋〉詩大叔于田傳暴虎空手以搏之陳奐疏孟子盡心篇
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穆天子傳七萃之士高奔戎請
生捕虎必全之乃生捕虎而獻之暴搏捕一聲之轉馮河說
文作淜云无舟渡河也从水朋聲論語後錄曰古淜與父同

音馮字从父淜字从朋皆古音正故通之暴虎馮河蓋當時
有此語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又曰袒裼暴虎易曰用馮
河皆是文穎說冀州人凡水大小皆謂之河夫子究人也究冀人聲相近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
成者也釋文好謀〈箋〉論語補疏曰邢疏以成爲成功義殊不
呼報反成猶定也定卽決也三國志郭嘉傳
嘉北見袁紹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袁公多端寡要好謀無
成欲與共濟天下大難難矣好謀無決卽是好謀無成好謀
而成卽是好謀而能決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注〉鄭曰富貴不可求
而得者當修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爲
之矣集解○釋文執鞭必緣反或作鞭音吾孟反非也吾亦爲之矣〈箋〉論語補疏曰
莫大乎富貴富貴非聖人所諱言也但有可求不可求耳不
可求所謂不以其道得之也苟以其道得之何不可求之有
孟子言非其道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
下不以爲泰正與此章之恉相發明非道以求富貴鄙夫也
必屏富貴不言並其可求者而亦諱之此堅瓠之謂聖人所
不取也而與如通而可求卽如可求執鞭爲條狼氏之職孔

子爲委吏乘田正所謂吾亦爲之論語後錄曰執鞭有二義周禮秋官條狼氏下士八人其職云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六人侯伯四人子男二人此一義也地官司市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此一義也以求富之言例之或從地官爲長士鹽鐵論貧富章引作事說苑立節篇云大聖之操也**如不可求從吾所好**釋文好呼報反

子之所愼齊戰疾釋文齊側皆反本或作齋同戰疾之彥反〔箋〕鄉黨篇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愼齊也本篇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愼戰也鄉黨篇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愼疾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注〕周生曰孔子在齊聞韶習樂之盛美故忽於肉味也集解○釋文聞韶士照反注同〔箋〕史記孔子世家魯亂景公與齊大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漢書禮樂志云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舜之後招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招江氏孔子年譜云昭公二十五年奔齊魯亂孔子三十六歲適齊則聞韶當在是時也說苑修文篇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韶音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大矣哉爲此樂者不圖爲樂至於此論語後錄曰史記說苑三月上並有學之二字案其義是韶漢書禮樂志作招古字通經讀考異云近讀從韶字絕句考此宜以子在齊爲讀與子在陳同例下文聞韶三月常作一句史記孔子世家聞韶音學之三月正以聞韶屬三月爲義論語述何曰此章述樂而獨取韶樂則韶舞之意也樂經雖亡脩堯舜三代之禮則有以致太平之瑞應不然韶樂雖存何足救齊之亂哉**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注〕王曰爲作也不圖作韶樂之至於此此齊也集解○釋文爲樂並如字王云爲作也本或作嫣音居危反非〔箋〕四書考異曰按蕭似讀爲爲嫣因謂嫣氏樂宜在陳而不圖在齊

再有曰夫子爲衛君乎〔注〕鄭曰爲猶助也衛君者謂輒也衛靈公逐大子蒯聵公薨而立孫輒後晉趙鞅納蒯聵于戚衛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否乎集解○釋文爲衛于爲反注及下同大音泰蒯

苦怪反瞶五怪反鞅於丈反于戚干慼反曼姑音萬〔箋〕事見春秋哀公元年子貢曰諾吾將問之釋文吾將問之〔箋〕說文諾一本無將字〔箋〕膺也

人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

〔箋〕論語古義曰賢人古本作賢仁故鄭注云孔子以伯夷叔齊爲賢且仁字如此解之若作人字不勞解也經學卮言云本作仁者似誤會鄭注句意而妄改鄭則統求仁而得且有仁行若作仁者仁也言古之賢仁徐彥云古之賢仁也言古之賢士仁兩句言之耳韓非子曰伯夷之賢與其稱仁亦同此意

曰怨乎

〔箋〕韋經識小曰公羊傳以父命辭王父命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不疑猶引此以斷衛大子之事則在春秋時可知然蒯聵之廢宜也輒之立亦宜也以靈公而廢蒯聵無辭以輒而拒蒯聵則輒將何以爲心矣此怨乎一問最爲深切也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注〕鄭曰父子爭國惡行也孔子以伯夷叔齊爲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也集解○釋文惡行下孟反

〔箋〕論語述何曰春秋絕蔵贖之出奔又不與其入衛而與石曼姑齊國夏以伯討辭於靈公曰卒月葬無危文於輒無立文似得爲衛輒故再有子貢子路皆疑焉輒於王法得立不得拒父爲輒之義當不爲喪主而奉以避位蔵贖之罪已成於出奔又挾晉亂臣而欲篡衛天子不能討齊衛不能拒輒之勢求仁而不得仁矣其禍起於靈公故夫子不爲也時夫子居衛有公養之仕故曰夫子不爲二賢謀爲夫子反魯地矣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釋文曰飯符晚反疏本或作蔬

所居反食如字謂菜食也一音嗣飯也曲肱古弘反臂也而枕之鴆反樂亦音洛〔箋〕論語後錄曰疏食粗糲之食也儀禮喪服傳云既虞食疏食飲水既練食菜果飯素食壯疏猶麤也麤即粗字說文解字云粗疏也鄭以粗釋疏許以疏訓粗明疏即粗矣粗字从米米之疏者曰粗既虞疏食既練素食虞深而練淺是疏食深而素食淺矣詩召旻彼疏斯粺箋云疏麤謂糲米也米之率糲十粺粺九繫八侍御七九章算術粟一石糲米六斗舂斗一斗爲粺九升又去爲繫八升又爲侍御七升故疏爲最粗程瑤田九穀考曰凡經言疏食者櫬食也櫬形大故得疏稱論語疏食菜羹玉藻稷食菜羹二經皆與菜羹並舉則疏稷故玉藻曰朔月四簋子卯稷一物可知疏言其形稷舉其名也不食稻粱黍也諸侯日食梁稻各一簋食其美者也朔月四簋者黍稷稻粱也稷食者簋增以黍稷豐之也忌日食稷者貶之飯疏食也是故居喪者疏食菜羹論語曰食夫稻於女安乎是居喪者不食稻也喪大記曰君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不辟粱肉是

居喪者不食粱也檀弓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子卯稷食是居喪者黍亦不食也不食稻粱黍則所食者稷而已故曰疏食者稷食也又云左氏內外傳之麤卽疏食之疏一日有冀州人在武邑坐言其鄉俗食以棗爲主輔之以麥其賤者則輔之以高粱去是而又北則以高粱爲主矣余曰高粱雖舂之揚之止謂之麤糧耳此足證余考定之不繆說文粱齋也五穀之長齋稷也粢秫也案秫稷之黏者秫案稷之黏者爲秫北方謂之高粱又淮南子秋畜疏食高誘注菜疏曰疏穀食曰食月令仲冬之月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者野虞教道之注云草木之實爲疏食亦二義得兼其守皆可通作蔬曰疏食四書考異又據周禮聚斂疏材釋文云菜也謂疏兼有麤菜二義憲問篇飯疏食飲水曲肱或从肉詩無羊傳肱說文作厷云臂上也厷古文厷象形肱或从肉詩無羊傳臂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注鄭曰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己之有也集解〈箋〉論語述何曰此因上文而類記之受命於靈公皆不義也際可之仕公養之仕誠不如疏水曲肱矣之不特蔽隤與輒也卽石曼姑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注鄭曰魯讀易爲

亦今從古　釋文數色主反學如字魯讀云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風俗通義窮通卷引孔子曰假我數年加亦作假論語稽求篇云古以詩書禮樂春秋易爲六藝亦名六學學之者則自十五入大學始每三年通一學三十而五學已立惟易則無時不學漢藝文志所云五學猶五行更遞用焉而易則與天地相終始故古者四十強仕五十服官政至六十則不親學矣夫子三十而爲中都宰未至五十則游仕之十五卽游仕齊魯閒五十而爲中都宰未至五十則不親學矣夫子三際猶思學易所謂易則無時不學漢書蓋將假此入官之年爲無時不學者蓋將假此入官之年爲窮經年也惟恐過此之不親學也五十者終學之候也論語古義曰魯論易爲亦君子愛日以學及時而成五十以學斯爲晚矣然秉燭之明尙可寡過此聖人之謙辭也或云古五字如七覩旺肅孔子晚而好易故有是語史記亦云又經典釋文校語云外黃令高彪碑恬虛守約五十以斆此從魯論亦字連下讀也斆音效約音要維城案說文斆覺悟也从教从门门尙朦也曰聲學篆文斆省則斆爲學之正字五十以斆卽五十以學學與約爲韻似無庸改讀也陳鱣曰五十以爲韻似無庸改讀也陳鱣曰五十以學者卽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意也亦可以無大過矣者卽欲寡其過意也然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云是作學易爲得故鄭定從古也前明田藝蘅留青日札曰易乾鑿度云孔子占易得旅息志停讀五十究作十翼

此言五十卽乾鑿度之五十也孫淮海近語曰非以五十之年學易是以五十之理數學易也大衍之數五十河圖中之所虛也惟五與十參天兩地而倚數合參與兩成五衍之成十五者十其五十者五其十參伍錯綜而易之理數盡於此矣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注〕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也禮不誦故言執也〔解〕〔箋〕禮記曲禮曰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正義曰何允云詩書謂教學時也臨文行事時也案論語云詩書執禮是教學惟詩書有誦禮則不誦惟臨文行事若有所諱則並失事正故不諱也論語駢枝曰雅言正言其音得之但以爲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則非是執猶掌也執禮謂詔相禮事文王世子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雜記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是也夫子生長於魯不能不魯語惟誦詩讀書執禮三者必正言其音昔周公者爾雅一篇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劉熙釋名曰爾昵也昵近也雅義也義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爲主也張晏漢書注亦云爾近也雅正也後人解近正之云或以近而取正或以爲近於正道皆非也上古聖人正名百物以顯法象別品類統人

情壹道術名定而實辨言協而志通其後事爲踵起象數滋生積漸增加隨時遷變王者就一世之所疑而斟酌損益之以爲憲法所謂雅也然而五方之音不能強同或意同而言異或言同而聲異綜集諸俗釋以雅言比物連類使相附近故曰爾雅詩之有風雅也亦然王都之音最正故以雅名列國之音不盡正故以風名先邶鄘衞者殷之舊都也次王者東都也其餘或先封而次在後或後封而次在前或國小而有詩或國大而無詩大氐皆以聲音之遠近離合爲之甄敘矣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論書名聽聲音正於王朝達於諸侯之國是爲雅言雅之爲言夏也孫卿榮辱篇云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又儒效篇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則雅夏古字通論語發微亦云記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詁者古言詩書禮皆有古言爾雅二十篇首以釋詁釋言釋訓三篇其餘皆由是推之所謂雅言也此爾雅出於周公孔子之明微也六書之次指事象形會意文字之本體明著而易曉諸聲轉注假借文字之施用萬變而不窮者也故有詔聲則詩書禮可習其讀轉注則詩書禮可筆之書而一以貫之矣是固必以雅言若禮則行於當時宜可通乎流俗者而孔子皆以雅言陳之故曰執禮皆雅言也是三者爲夫子之文

章弟子所共聞故必以雅言明之若易春秋則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故爾雅亦不釋也許宗彥鑑止水齋集曰聖門以讀書爲學詩書執禮學之事也書以道政事新民之學也禮以範視聽言動克已復禮止至善之學也禮者止也思無邪則心正矣容周旋中禮則盛德之至矣然則大聖之道亦豈有外於詩書執禮歟此子之所以雅言也論語補疏云此與上五十學易當是一章如子路無宿諾之例記者因孔子有學易無大過之言以此申明之子所雅言指易乃不獨易也於詩於書於執禮皆雅言也論語文最爲簡妙上既言子所雅言下不必又贅一語玩皆字正從易連類之辭雅是爾雅之雅文王周公繫易多用假借轉注以爲引申孔子以聲音訓詁贊之故爲雅言孔子贊易似不同於說詩書禮同是雅言非有異也江都汪詁之所發明贊易與說詩書執禮樂正以教學人習之故雅言易中經義知新錄曰詩書執禮樂而玩其占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象春秋則徵言也易觀其象而玩其占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太史職之孔子贊之修之而後商瞿左邱明傳之故曰仲尼沒而微言絕論語備記曰子所雅言不及樂何也蓋樂在詩禮中矣季札觀樂爲歌十五國風樂在詩也宗伯之屬典樂之官凡二十樂在禮也鄉飲酒及燕禮並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黍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鄉射禮奏騶虞閒若一大射禮歌鹿鳴三終燕禮大射亟管新宮周南召南燕禮謂之鄉樂周禮磬師謂之燕樂此更樂與詩禮之不可分者也是子言詩禮而樂已在中也四書考異曰禮文王世子執禮者詔之此執禮文之再見者也周禮大史大祭祀戒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此執禮事之詳著於經者也古者學禮行禮皆有詔贊者爲之宣唱校呼使無失錯若今之贊禮官其書若今之儀注於此而不正其言恐事亦失正故子必雅言也曲禮臨文不諱正義臨文行事時也文者禮節文執文即是執禮所云不如區有去求羌于二音臨文時當唱去求不以諱正而唱羌于也雅言者如齊謂得爲登吳謂善爲伊燕閒暗語不妨各操土風執禮則必合中夏雅音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釋文葉舒涉反

邑春秋大事表曰楚遷許于葉敵也楚子乃使遷許于析卽析公今河南南陽府葉縣南三十里有古葉城

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釋文憤符粉反樂以音洛　箋史記孔子世家引作孔子

聞之曰由何不對曰其爲人也下有學道不厭誨人不倦句
論語述何曰上章言易詩書禮此謂作春秋也吳楚猶夏亂
賊接踵所以憤也春秋成而樂堯舜之知我
蓋又在莫年矣經傳釋詞云云爾語已詞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注鄭曰言此者勉
勸人以學也集解○釋文好呼報反〈箋〉經傳攷證曰此聖人不以生知
好而信古而自居而處於學知也敏勉也蓋
勉力以求之

子不語怪力亂神注王曰怪異也力謂若羿盪舟烏獲舉千
鈞之屬也亂謂臣弒君子弒父也神謂鬼神之事也或無益
於教化也或所不忍言也集解○釋文羿五報反盪徒浪反烏音試下同〈箋〉漢書
志引論語說舟吐浪反弒音試下同〈箋〉郊祀
無力亂字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釋文我三人行一本無我字〈箋〉史記孔子世家引必有作必
必得我師焉本或作必有〈箋〉得唐石經穀梁傳二十七年

傳范甯注引三人行上並有我字漢書武帝紀元朔二年詔
三人並行卽用此文論語後錄曰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
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此云善不善當作是斛非
謂三人中有善不善也維城案子產語見左襄三十一年傳
潛夫論德化篇引而改之作我則改之與左傳同論語
述何曰春秋外離會不書者言不足別善惡此其義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注包曰桓魋宋司馬黎也天
生德於予者謂授我以聖性也合德天地吉而無不利故曰
其如予何也集解○釋文魋徒雷反〈箋〉論語後錄曰說文無魋字漢書
桓魋是椎正字魋別字史記孔子世家是歲魯定公卒
記作魋結西南夷西粵朝鮮傳有椎結史
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桓魋欲殺之十二諸侯
年表魯哀公三年孔子過宋桓魋惡之二者不合宋世家與
表同江氏永謂兩不從繫於定公十四年云孔子五十七歲
陳鱣曰司馬黎誤當
作司馬黎兄是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注包曰二三子謂諸弟
子也聖人智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以爲有所隱匿故解

之也集解○釋文知廣音智隱匿汝力反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注包曰我所爲無不與爾共之者是丘之心也集解〈箋〉論語述何晏集解曰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不足以至隱者不著也其事與文則眾著其義則二三子皆身通之故曰無行不與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釋文文行下孟反忠李云臣事君也信李云與朋友交〈箋〉義門讀書記曰小學先行而後文弟子章是也大學先文而後行此章是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箋〉詩賓之初筵正義引此文善人上子曰作又曰是善人以下古別爲一章善人先進篇云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恆易彖辭云久說文云常也子路篇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蓋歎無恆者之眾而以此警之也困學紀聞曰善人周公所謂吉士也有恆周公所謂常人也見周書立政篇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釋文亡如字一音無此舊爲別章今宜與前章合〈箋〉後漢紀引此亦作無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釋文子釣音弔不綱音剛鄭本同弋羊職反不射食亦反宿息六反謂宿鳥也〈箋〉說文釣鉤魚也綱維紘繩也經義述聞曰綱乃網之譌謂不用網罟也弋說文云橜也象折木衰銳箸形从厂象物挂之也論語後錄曰依義當爲隹說文解字云隹繳射飛鳥也字少通用維城案經典多借用弋無作隹者宿說文云止也蓋謂止宿之鳥也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注包曰時人多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也集解〈箋〉詩桑柔篇予豈不知而作子言本此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箋〉白虎通禮樂篇孔子有言吾聞擇其善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也似即引此文漢書溝洫志贊亦引下二句識作志論語述何曰不知而作謂不窮闕疑也多聞謂兼采列國史文擇善而從取其可徵者寓王心也多見謂所見世識其行事不著其說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注鄭曰互鄉鄉名也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孔子門人怪孔子見也集解○釋

文互鄉戶故反鄉名難與言〈箋〉困學紀聞曰王无咎云鹿邑
絕句童子見賢徧反注同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謂互
鄉童子見孔子者此處也前代因立互鄉縣其城猶存鹿邑
屬亳縣四書釋地續以爲不足憑瞽記曰寰宇記引劉芳徐
州記云合鄉卽古互鄉孔子所謂難與言者攻漢志合鄉縣
屬東海方輿紀要曰合鄉城在嶧縣西北古之互鄉也寰宇
記又謂互鄉在陳州項城縣北一里恐非論語後錄曰互之
言午午者牾也互鄉猶寤邱耳論語嫉質亦云互讀與午同
午牾也互鄉之人性多牾難與之言故鄉得互名說文解字
曰僮未冠也从人童聲是今作童爲借字瞽記又云皇邢二
氏並引琳公云互鄉難與言童子見八字通爲一句言此鄉
有一童子難與言耳非一鄉皆專惡也此解似勝鄭注十室
之邑必有忠信豈有一鄉之人皆難與言者一〈箋〉論語後錄曰言疾惡何必已甚乎夫子曰人而不仁疾之
已甚亂也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論語述何曰春秋列
國進乎禮義者與之退則因而貶之此其義也〈注〉鄭曰往猶去也人潔已自潔而來當與其進之亦何能保
其去後之行也〈集解〉○釋文〈箋〉論語述何曰諸侯卿大夫所
之行下孟反多過惡而有一節可以立

法聖人所不
遺亦其義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注〉包曰仁道不遠行之則至
是也〈集解〉〈箋〉後漢書列女傳班昭女誡引此文斯仁至矣作而
仁斯至矣潛夫論德化篇亦作仁斯至矣是古本
仁字在
斯字上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注〉鄭曰司敗人名齊大夫釋文司敗如
字鄭以爲人
名云〈箋〉論語古義曰古陳田字通故以爲齊大夫陳鱣曰鄭
臣歸死于司敗杜注陳氏名司敗也左文十一年傳楚子西曰
官而齊大夫取爲名也維城案陳說是也春秋時齊有陳氏
無田氏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
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
不知禮釋文揖伊入反說文云攘也一云手著胷曰揖〈箋〉巫
期史記弟子傳巫馬施字子旗呂氏春秋亦云巫馬旗論語
古義曰說文施旗皃齊欒施字子旗知施者旗也古人名字

相配故曰虎通云聞名即知其字聞字即知其名古旌旗字無作期者當从史記作旗論語崤質曰巫馬官名於周官屬夏官先世居是官因以爲氏也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者禮記坊記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注吳大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取焉去姬曰吳而已至其死亦略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薨孟子蓋其且字論語後錄曰此所云春秋即不修春秋也司敗蓋據此而言周之制同姓百世婚姻不通昭公取吳不告于天子天子亦不命之故雜記曰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論語述何連君而知禮二句解之云春秋於孟子不書逆女不書薨葬於卒也不書吳孟子諱文也陳司敗若問昭公取同姓可爲知禮乎則夫子不答也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論語駢枝曰引晉欒肇論語駁曰燕齊謂勉強爲文莫又方言曰侔莫強也北燕之北郊凡勞而相勉若言努力者謂之侔莫案說文忞強也懵勉也忞讀若旻文莫即忞懵假借字也廣雅亦云文勉也黽勉密勿皆一聲之轉文莫行仁義也躬行君子由仁義行也維城案說文忞从心文聲懵从心莫聲二字相次則文莫者忞懵之省非叚借也淮南繆稱篇猶未之莫與高誘注莫勉之也與此同義論語述何曰夫子書六經皆以古文不依史籀所造故不猶人也躬行或不能不隨時如魯人略孔子亦略是也故云未之有得經義述聞曰莫猶人也上下相應猶左傳其將積聚以待不虞之用其將積聚也與相應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論語補疏曰聖者通也大戴禮四代篇云聖知之華也聖與仁即知與仁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注馬曰正如所言弟子猶不能學也況仁聖乎〉集解鄭曰魯讀正爲誠今從古釋文抑爲於力反不厭〉陳曰魯讀亦通馬曰正如所言對子義較精故鄭從之於豔反正唯下引魯讀〈簽〉

子疾病子路請禱〈注包曰禱禱請於鬼神也〉集解○釋文子疾一本云子疾病皇

本同鄭本無病字案集解於子〔箋〕後漢方術傳引作孔子有疾亦無病字惟周禮大祝罕篇始釋病則此有病字非疏引作孔子病禱說文云告事求福也子曰有諸〔注〕周生日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乎集解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釋文有之誄曰力軌反說文作讄云或作讂以求福也以誄爲誼也神祇祈之反〔箋〕誄周禮小宗伯注作讂禱累功德引作讄古文論語作讄引見說文論語後錄曰作讄者是讄禱也誄誼也禱者求福之詞誄者死後之稱不得以誄爲讄然亂之亦自漢時周禮大祝六曰誄先鄭曰誄謂累積生時德行以錫之命主爲其辭也春秋傳曰孔子卒哀公誄之或曰誄讀論語所謂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以六辭之誄讀如論語之誄是溷讄於誄之始歟神祇說文云神天神引出萬物者也祇地祇提出萬物者也子曰丘之禱久矣〔注〕鄭曰明素恭肅於鬼神且順子路之言也後漢方術傳注〔箋〕論衡感虛篇引此云聖人脩身正行素之日久天地鬼神知其無罪故曰禱久矣論語後錄曰莊子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莊子之言與此可相發明出卜讀同詩握粟出卜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釋文〕不孫音遜〔箋〕論語述何敞也奢今之敞也固則不中禮不孫則士下亾等故救春秋之亂者寧儉而不中禮矯枉者勿過其正不得直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注〕鄭曰坦蕩蕩寬廣貌也長戚戚多憂懼貌也集解魯讀坦蕩爲坦湯今從古〔釋文〕坦吐但反湯徒黨反〔箋〕坦說文云安也陳纘曰鄭讀湯者同王道蕩蕩戚干歷反說文云戚斧也一曰大也陳纘曰鄭讀湯者同王道蕩蕩必二字皆異文詩宛亾之湯當爲但湯盧學士曰魯論亦不湯也是湯蕩義同湯蕩無思慮貌王逸說維城案高誘淮南子原道訓注引論語曰其德坦蕩似即此文

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釋文〕釋文一本作子曰厲作例皇本作爲是也〔箋〕君子案此章說孔子德行依此文

海甯蔣廷瑑
善化劉鉅　校